

序

我的先世是蘇州人。我當然也是蘇州人。但我卻生長上海。受了上海化。一口吳儂軟語。先就敬謝不敏。所以實際上也可算得是上海人了。既然生於上海。長於上海。那麼我這三十四歲的人。總可以戴得上一箇老上海的頭銜。而對於上海的一切情形。總可以爛熟胸中。十分明白了。無奈我這箇老上海一向是閉門家裏坐。不大管閒事的。所以別地方的人初到上海。來問我上海如何如何。我竟瞠目無以對。至於以前陳年宿古董的上海故事。更是一無所知。老友陳无我君。他比我早出世十多年。在報界喫飯。也足足有三十年了。他對於上海的情形。真是瞭如指掌。收藏的報章書籍。也著實不少。近來他在興頭上。特地編成了一部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分門別類。竟有三十項之多。一箇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的上海。盡在這一部四百六十多頁的書中了。此書一出。便可見得陳君確是一箇真

正的老上海。而我們欲爲老上海而不可得的。讀了此書。也可得到許多見識。進而爲老上海。戊辰四月周瘦鵑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上册目錄

一 淞濱掌故

吃貴米得福勿知	一
新衙門老爺之衢歌	一
英租界茶樓小令	二
鴉片煙館與煙價	二
西醫驗看鹽水妹	三
楊柳樓臺	三
出賣風雲雷雨	四
蟹蟹贏蚌龜	四

王瓜翠

脫衣見夫

捉狗養狗

時樣童寫

觀音吃燒豬

阿利阿利

赤緊

金葉包屁股

馬上侯

總會起源	八
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茶坊錄	九
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煙間錄	二
二十年前上海藥肆錄	三
報界掌故之俄羅斯地跨三洲案	四
大彰主筆之能	五
地價難償	五
界牌易撤	六

人地生疎	一六
不分前後	一七
原來要他密	一八
外國闊人說的	一九
無介事就算無介事	二〇
牧師可爲上議員	二〇
黃狼不知地理	二二
混帳主筆傳	二二
二 瀛海瓜泥	
記席二郎游秘魯事	二三
泰西情女雅蜜里傳	二四

海島女王沐浴大典	三五
曼丹土番懲姦之奇刑	二六
兒子阻老子結婚	二七
西女割股療妹	二七
伊藤博文之香塚碑文	二六
英樂師懷才不用	二六
風俗之奇奇怪怪	二〇
睡花	三一
啞樹	三三
黎人奇術	三三
華醫名震海外	三三

三 綺窟宵談

四大金剛錫名之始	三四
林陸又號哼哈二將	三四
也是蘇州	三五
妍戲子有道	三五
大人與先生並論	三六
黛玉蘭芬之口可以養吾	三六
書寓公司	三七
飽受炎涼氣味	三六
北里漏卮談	三六
挑出第一名	三六

三聲閒話蕩湖船	三元
小輪入海	三元
隔年生日	四〇
何必乾吃醋	四〇
妓女之八股化	四〇
胡玉梅與滿洲禮	四一
觀察討狀元	四一
吃他三夜醋	四二
人上人	四三
蘇老郎是小賊	四三
多多益善	四四

吃鮑魚湯	四四
下海難忘	四五
吃司菜	四五
善於變法	四六
非貝里	四六
不貳過	四七
絕好頭銜	四七
聞鼻煙	四七
不食煙火	四八
與一盞燈何涉	四八
何時提轎	四九

星出天麻面……………	四九
算我一場和……………	五〇
竹槓敲來薺菜青……………	五〇
狀元誤報……………	五〇
卵大人騷大人……………	五一
石子客人……………	五一
作法自斃……………	五二
王老大吟詩……………	五二
四 歌場憶語	
書館與歌妓之回顧……………	五三
精忠傳不敵果報錄……………	五三

金耀祥走頭無路……………	五四
書場之小掌故……………	五四
唱殺林寶珠……………	五五
林步青唱做兼擅……………	五六
水香菱排場……………	五六
天樂窩聽歌……………	五七
唱書妓慣作嬌態……………	五七
富貴樓之盛況……………	五八
小廣寒點戲互賽……………	五九
五 情瀾蠡勺	
珠江情女寄情郎書……………	五九

珠江情郎祭情女文……………六一

沈問甫明經悼亡聯……………六二

吳門某氏女史寄外書……………六三

某君憶內詩……………六四

兩情女傳……………六四

簫笛姻緣記……………六六

金陵徐英校書寄江西謝霞仙書……………六六

………六六

說情……………六七

紅樓學闡微……………六九

林旭夫人填詞……………七〇

錦江何潤彩校書寄吳郎書……………七〇

六 墨妙豹窺

弟非要孔方之兄……………七一

吾乃金巧林是也……………七二

薦牘與批詞……………七二

某隨員寄大姐阿四書……………七四

鶴市吹簫客寄金小寶校書書……………七四

………七五

絕妙情詩……………七六

薦葉奇文……………七七

林黛玉薦函……………七七

七 粉墨春秋

上海京班與杜蝶雲·····	七六
劉維忠與丹桂·····	七九
劉大奎官與孫小六·····	七九
丁蘭蓀敗興·····	八〇
車前子·····	八〇
姜善珍忘本·····	八一
盛極一時之天福·····	八一
天華園與程麻皮·····	八二
破天荒之雛伶·····	八三
抵捐勝會·····	八三

武旦人才輩出·····	八三
聞鼓聲而思將士·····	八四
同慶園之粵班·····	八五
記周鳳林·····	八五
記汪桂芬·····	八七
記何家聲·····	八八
月嵐月峯·····	八九
天娥旦跳槽涉訟·····	八九
查潘鬪勝·····	九〇
高彩雲坍臺·····	九一
大姐捉強盜·····	九一

燒殺弔殺	九一
九皇會	九一
春行夏令	九二
李春來悔約	九二
三盞燈能填詞	九三
開口跳發訃	九三
喝彩五分鐘	九四
記胖巧林	九四
想九霄出奔	九六
海上名伶雜詠	九六

上海名園之追憶	一〇一
雙清別墅與桃李園	一〇二
味蕪園菊花大會	一〇三
辛家花園之滄桑	一〇三
徐園題壁詩	一〇五
遊張園十快說	一〇六
夜遊張氏味蕪園記	一〇七
愚園內之壽仙班	一〇八
愚園琵琶會	一〇八
新花園納涼記	一〇九

八 園林風月

九 竹枝妙詠

上海竹枝詞……………	一一〇
淞濱竹枝詞……………	一一二
滬北竹枝詞……………	一一三
滬上青樓竹枝詞……………	一一四
新歲青樓竹枝詞……………	一一五
上海春賽竹枝詞……………	一一六
上海黃鶯兒詞……………	一一六
海上青樓黃鶯兒詞……………	一一八
申江十美曲……………	一二〇
十 花塚仁聲	
羣芳義塚始末……………	一二三

募捐箋啓最錄……………	一二三
募捐購置花塚議……………	一二三
代林黛玉校書致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	
諸校書勸捐花塚箋……………	一二五
代校書林黛玉等擬募捐購置花塚小啓	
……………	一二六
再代林黛玉等募捐花塚啓……………	一二六
擬建花塚募捐小啓……………	一二六
玉鈞集題辭……………	一二三
奉題玉鈞集卽東遊戲主人……………	一二三
林陸金張四校書爲募捐花塚之倡作四	

詩以寵之……………一三二

記海上諸校書集款捐立花塚……………一三三

題玉鈞集四章……………一三三

題玉鈞集即東遊戲主人……………一三三

題玉鈞集……………一三三

誄詞……………一三三

題花塚古意十首……………一三四

題花塚絕句八首……………一三四

題玉鈞集呈遊戲主人……………一三五

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校書捐
建花塚贈以三章……………一三五

花塚吟……………一三五

題林陸金張四校書捐建花塚冊後……………一三六

題玉鈞集七絕八章……………一三六

題玉鈞集四章……………一三六

玉鈞痕傳奇……………一三七

集宴……………一三八

寫蘭……………一三九

弔塚……………一四一

玉鈞痕傳奇敘……………一四二

塚誌碑文誄詞彙錄……………一四三

葬花義塚誌……………一四三

羣芳義塚誌	……	一四四
擬羣花塚碑文	……	一四六
預擬花塚告成代林黛玉哀羣花誄并引	……	一四六
……	……	一四六
林黛玉自述苦衷函	……	一四六
十一 燕語鶯聲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	一四九
西河橋邊是舍場化叟	……	一五三
大金剛戴帽談	……	一五三
實概看人阿要討厭介	……	一五三
修好子帶來我看看	……	一五三

阿要嚙清頭	……	一五四
大姐說七字令	……	一五五
弗要瞎三話四哉	……	一五五
俏娘姨之生意談	……	一五六
張書玉告誡馬夫	……	一五六
十二 瑰意琦行		
沈娥娥自屠食母	……	一五七
懷才不遇之劉某	……	一五八
某生誅妖道	……	一五九
左寶貴與劉鎮標	……	一六〇
大清義民張羅澄	……	一六一

劉永福擊斃法駙馬……………一六二

篤孝鏢師許淦……………一六三

俠義大刀王五……………一六三

劍客李忠……………一六五

象山李烈婦……………一六七

十三 平康本紀

記李三三……………一六七

記姚蓉初……………一六九

曹夢蘭軼事……………一六九

林黛玉軼事……………一七二

記陸蘭芬……………一七七

記張書玉……………一七六

記金小寶……………一八一

雙麗合傳……………一八三

江船女子檀香小傳……………一八五

情妓張桂卿傳……………一八六

十四 耆舊遺風

席子梅延壽一紀……………一八七

天南遯叟之富貴壽考……………一八八

王紫詮恭維名花……………一八八

倉山舊主名重東瀛……………一八八

吳旣人不甘腰斬……………一八九

沈縵雲還票救人……………一九〇

十五 奇案摺奇

雲南寧弭縣姑逼媳姦謀殺案……………

……………一九〇

直隸少年殺婦食陰案……………一九二

樂清馬氏母子冤案……………一九三

醴泉相元杰案……………一九四

湘省瞿四婦案……………一九五

黔省假雷火殺人案……………一九六

東流王三衙案……………一九七

十六 趣譚擷趣

流過幾回水……………一九八

做鐘撞和尚……………一九八

標飄漂……………一九九

奇文獨賞……………一九九

居心不正……………二〇〇

尙有第二箇來……………二〇〇

要錢不要命……………二〇一

上下五千年……………二〇一

請打巴掌充酒面……………二〇一

壯夫不爲……………二〇二

飯菜不相逢……………二〇二

蛋殼不可動	二〇三
清慎勤	二〇三
非孔子之後裔歟	二〇三
稱款開捐	二〇四
洋監生	二〇四
吃在身上	二〇五
不得不苟延殘喘	二〇六
十七 乩仙靈判	
浮石散仙判海上羣芳	二〇六
啜墨山莊之乩詩	二〇八
太白酒仙判武榜	二一〇

譚瀏陽降壇詩	二一〇
碧秋女史乩書小令	二一一
十八 幽怪閒談	
蔣小畹失扇冤死	二一一
彭絳仙被蠱桃妖	二一三
魚妖變官肆淫	二一四
夜叉啖魄	二一五
趙孝廉見鬼	二一六
陳某斷獄被控	二一七
女鬼飲恨吟詩	二一八
沈茂才冥中判案	二一九

心邪入夢	……	二九
再婚媒受冥刑	……	三〇
鬼妻	……	三〇
布客遇山魃	……	三一
鬼隸索手輕錢	……	三一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上冊

一 淞濱掌故

吃貴米得福勿知

上海米價三十年來已漲至兩倍。猶憶光緒戊戌春間米價陡增。每石至七元以外。滬人奔走相告。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城內某處小飯店。有閉歇罷市而爲官長諭開者。租界中之小飯店。相率長價。向來每碗十二文者。加至十四文。且碗又改小。有小工在某處飯店吃飯。因碗小價增。與堂倌爭論。客有經過其處。詢悉情由。爲之排解曰。汝不見各報所載。官商紛紛運米出洋。據此看來。恐不免有絕糧之一日。今汝尙有一碗飯吃。真正得福勿知也。噫。以今視昔。當時之嫌米價貴者。真正得福勿知也。

新衙門老爺之衢歌

昔廣陵有衢歌云。紅帽哼哼黑帽哈。江都典史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此固載諸笑林廣記中。人人所共知者也。乃後有仿其意而爲之者。行歌於租界中。一而再焉。如唱如和。迄今猶有人

焉能述其詞。一緣陳寶渠太守任職員時。嗜食呂宋煙。卽坐藍輿中。亦必口啣此物。歌者則曰。紅帽啞啞。黑帽哈。烟霧騰騰。吸雪茄。路人問是何官府。會審衙門大老爺。厥後瓜代者。爲餘姚謝洪卿。刺史國恩。因當洪楊亂時。曾在本籍統帶綠頭勇營。以抵禦者也。因之署中製有高脚牙牌一對。曰。統帶姚江信義軍。於是好事者又歌之曰。黑帽哈哈。紅帽啞。統帶姚江信義軍。路人問是何官府。會審同知謝國恩。自是繼此任者。有賢有愚。或歌或默。不爲傳揚。則亦如廣陵散矣。

英租界茶樓小令

英租界茶樓最多。其中之甚著者。如四海昇平樓。鳳來閣。引鳳樓。三元同慶樓。百花樓。滬江第一樓。青蓮閣。風月樓。長春樓。得意樓。五層樓。鵬飛白雲樓。玉壺春。一洞天。碧露春。樂也樓。龍泉樓等。有觀樂詞人。集成鷓鴣天一闕。極巧合有趣。詞云。四海昇平引鳳來。三元同慶百花開。滬江第一青蓮閣。風月長春得意回。金鳳闕。玉龍臺。五層樓峙白雲隈。玉壺春向洞天買。碧露龍泉樂也該。

鴉片烟館與烟價

清季未禁烟時。租界中大小烟館。密若繁星。大烟館如南北誠信。第一樓。青蓮閣。五層樓。論交樓。昇平樓。南北寄園等。日夜客滿。幾如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此外潮幫小烟館。亦星羅棋布。遍地皆是。另有

廣州煙館。如廣誠信。正誠信。廣誠發。廣誠昌等。亦不下數十家。洋場煙膏。推廣幫爲第一。各幫均不能及。厥價較昂。每錢須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兩。間亦祇有七八錢。老吸烟者。非此不得過癮也。如吸別幫之烟。每過癮須五錢者。吸廣煙祇須一二錢。蓋大土力厚之故。惟廣幫煙灰。可以換烟。每灰一兩。換烟四錢。別幫不能也。

西醫驗看鹽水妹

租界中秦樓楚館。名目繁多。另有一種粵妓。卽俗所稱爲鹽水妹者。專接各國兵輪水手。其價甚廉。時或白晝入室。作神女襄王之會。頃刻雨散雲收。掉頭不顧。此等妓女。必須身體清潔。一無隱疾。方准接客。故每逢禮拜二。相率至跑馬廳西首醫生處。稟到驗看。挨次傳見。如上司之見下僚者。有疾則披頭散髮。門不懸燈。無疾方可照常當差。立法甚善。蓋爲異鄉作客人保全不少也。

楊柳樓臺

福州路西部地近胡家宅。（在現時丹桂第一臺對面萬花樓之處）舊有小樓一所。顏曰楊柳樓臺。乃昔年倉山舊主與諸名士評花飲酒。顧曲徵詩之所。當時文壇耆宿。如王紫銓。何桂笙諸先生。每逢春秋佳日。輒於樓中觴詠留連。樂數晨夕。裙屐風流。一時稱盛。轉瞬三十年。人去樓空。垂絲何在。青驄過客。回

首當年能無歎歎欲絕乎。

出賣風雲雷雨

清季四馬路一帶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華麗之人。滿口大言云。某觀察我戚也。某總辦我友也。鄉愚不知。多爲所惑。有託謀事者。有託關說者。必須先付謝儀若干。迨一經到手。即不見面。以致英法公堂瑣案。時有被騙扭案請究之事。曾有某甲代各菜傭包請各署平秤買物告示。祇有道憲及會審委員之示。而領事及縣署皆無。被請託者。輒至煙間。索還原洋。其事始寢。或者謂此輩皆出賣風雲雷雨者也。

鼈蟹贏蚌龜

滬上每屆七月。各街各弄。必設盂蘭會。名曰打醮。或僧或道。團聚一室。法鼓金鏡。洋洋盈耳。壁間懸掛紙燈。紙錢紙衣。裊隨風飛舞。光怪陸離。風雅者率懸燈謎於市。乘機遣興。嘗有城內某弄。舉行燈謎。燈火輝煌。各燈上紙條紛紛。射燈虎者徘徊街衢。搖頭擺尾。極想窮思。該弄有某庠生。素負時望。生平酷好爲此。而心思靈巧。往往出人意表。以故所懸燈謎一出。遠近觀者如堵。適有某孝廉過其處。見衆人正在凝思。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孝廉援筆大書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乎。合市大閤。某雖恨其刻薄。然不能以爲非。是酬以應得之物而去。於是城中傳爲笑柄。而某庠生從此戒不復爲此戲。

王瓜翠

海上婦女妝飾。日異月新。時時更變。宣統間流行新式。釵環釧臂。一色淨碧。從前翡翠映水綠爲上。菜綠次之。油綠葱綠。尤其次也。時適俄羅斯與中國滿洲接連之嚇斯呼爾山。新產一種新翠。以中語譯之。爲王瓜翠。釧臂一對。價值巨萬。釵環等件。亦非數千不辦。晝錦里陳萬源。春源祥。各珠寶店多有之。富家閨閣。爭購佩戴云。

脫衣見夫

海上爲九流三教薈萃之處。雖此中人十九爲圖三餐一宿之流。然庸中佼佼。自亦有奇能異術者在。有峨嵋山人者。以下名於時。某日有少婦因夫出三日不歸。就卜於山人。山人適外出。其徒爲之占卜。向少婦曰。汝任取一物可爲汝卜。婦遂取桌中一破扇。扇頁應手落。曰。是乃凶徵。婦問故。曰。是骨肉分離之象。尊夫或已死於外矣。婦大哭。適山人歸。問其由。曰。吾徒誤矣。此乃脫衣見夫之兆。汝可速歸。汝夫或已先歸矣。婦猶信疑參半。及歸則其夫果已候於門矣。

捉狗養狗

西人喜豢犬。而惡華犬。租界捕房特設巡捕專司捕捉。如三日無人來領。卽以槍斃之。二十年前滬上善

士憫畜類無辜。曾於蘇省造屋。將滬上無主之犬。載蘇飼養。亦大善事也。最奇者。狗捕落差。換去捕衣。與常人無異。而華犬遇之。必咆哮狂吠。如遇讐敵。蓋物傷其類也。噫。租界華人受役西人。於同類。卽大肆摧殘。置犬之不如也。

時樣童寫

大馬路五字日昇樓對面。昔有泳源祥鞋店。招牌大書時樣童寫四字。人皆莫明其故。有謂該店主熟讀說文。或鳥寫二字可以通用。有謂該店主祖父有名鳥者。故以寫字代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解之者曰。此店必兼賣帽子。衆問何以見得其人曰。寫字上加一頭。非連帽子。而何。詢之果然。

觀音吃燒豬

英大馬路保安司徒廟。本供奉朱司徒爲正祀。俗呼爲虹廟。嗣因居民崇奉觀音。移在前殿。香火極盛。爲一邑冠。朔望粵人來廟還願。皆用燒烤全豬前導。以鼓吹一部。非享司徒。乃享觀音也。每逢六月。老幼男女。凡入廟進香之人。皆茹淨素。名曰觀音齋。而觀音反據案大嚼燒豬。此理殊不可解。

阿利阿利

古稱無根之語爲謠言。往往天意示警。先使小兒口中稍稍洩之。蓋小兒無知。且無私心。諺云。小兒口中

出真言。或天神下降。化爲小兒。混入兒羣。教小兒言之。如周宣王之世。有紅衣小兒。教人謠言是也。光緒季年。滬上城廂內外。大街小巷。凡百小兒。均呼阿利二字。遠近一轍。數十成羣。彼呼阿利阿利。此亦應曰阿利阿利。間亦云阿利阿利。張家園裏。不知是何用意。卽質之該孩等。亦茫然不解。至今思之。亦一奇也。

赤緊

清季滬上有西婦多人。創立天足會。勸令中國女子永不纏足。著爲論說。到處勸人。某西婦將此事向人演說。正在口講指畫。辯滔滔。詎有某華婦向其辨駁曰。若謂中國女子纏足。以爲誨淫。汝外國女子多將腰肢縛得赤緊。意欲何爲。西婦赧發於面。赧然良久曰。此敝國與貴國風俗不同處。華婦曰。然則我中國女子纏足。亦是敝國與貴國風俗不同處。

金葉包屁股

馬眉叔觀察之公子小眉。寓居新馬路昌壽里。好馳馬。一鞭斜指。顧盼自豪。一日在新開地方。馬失前蹄。公子收勒不住。馬仰人翻。跌落地下。將公子之股跌傷。鮮血直湧。擡回公館。昏不知人。遍請名醫。束手無策。適有某搖鈴走方郎中。願以五十元包醫。如數允之。命主人備金葉十張。某藥數味。用金葉將股包好。外敷以藥。居然血止痛定。人亦漸漸甦醒。然而公子之股。已如戲劇中所演九更天聞太師之面孔矣。

馬上侯

上海紹酒。曩以王寶和。章東明。善元泰。三家鼎足。後來惟言茂源足與抗衡。同寶泰略遜一籌。延陵開而未久。若三益。馮泰和。則爲下乘矣。麥家圈有馬上侯酒店。人皆不知其命意。後於三馬路分開北號。生意頗盛。有人云。唐詩有葡萄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句。或指此爲馬上封侯之兆。然附會甚矣。或主人別有深意。則不得而知也。

總會起源

上海租界最初盛行又麻雀戲時。捕房以其男女混雜。殊屬不成事體。令包探查禁。罰銀示懲。而廣幫中人。來居是邦者。卽向捕房領照。謂之總會。不下十數處。章程中載明。婦女不得入會。從此遂成定例。其後總會組織。漸次進步。光緒中葉。有人在南京路泥城橋西首金隆西飯店隔壁。設一棠陰別墅。爲同志游宴之所。並以所有餘屋。供來往官商租住。除備尋常飯菜外。另備各國番菜。西式點心。滿漢酒席。碰和殼席。烹飪清潔。價值公道。應酬亦頗周到。并自備綠呢藍呢大轎。轎式皮蓬馬車。時式東洋包車。可以任客喚用。兼有自製清陳公膏。雲南清膏。零躉批發。在當時總會中。尤爲特色。旋又附設一消寒四社。其啓事云。本墅經營甫竣。韻事雖興。六一裔孫。與甘園居士。提倡風雅。延攬勝流。一時羣賢畢集。耆老如嚴小舫。

觀察陳潤夫封翁。時務如汪穰卿貢士。康幼博明經。續學如王幹臣吏部。劉振懋中書。清望如沈淇泉編修。劉襄孫庶常。詩詞如黃曉秋戶部。高侶琴茂材。掌故如張叔和觀察。袁翔甫大令。書畫如符子琴太守。敬聚五上舍。西賓如希來福君。斐禮斯君。皆讌集流連。傳爲佳話。茲際圖開九九。徑啓三三。爰修餞臘之盤。大啓消寒之社。琴棋詩畫樹幟四科。凡入社者。各從其類。每月只收洋五元。以作公費。登四社題名錄爲記。逢讌集之日。本墅代備蔬肴。格外清潔。番菜酒席。照例加算。想海上人材濟濟。其共襄盛舉爲快。云云。此種風雅式之總會。究與社會潮流不合。旋即閉歇矣。

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茶坊錄

宋徽宗論曰。茶之爲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伊古以來。摺紳之士。韋布之流。盛以雅尙相推。從事茗飲。今則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碎玉鏘金。瓊英咀華。較筐筭之精。爭鑿裁之別。雖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爲羞。可謂熙世之清尙也。茶坊之設。盛於吳越。海卜自互市以來。踵事增華。增設尤夥。或相輔以煙間。或招引夫游雉。以及搖小會。吃講茶。罔不於斯。蒼萃焉。商埠之建。以滬濱爲首區。游蹤所憩。以英界爲總匯。爰舉各茶肆之知名者。都計若干家。臚列於後。雖變遷無常。有同於陵谷沿革之異。或慨於滄桑表而出之。未始非考鏡之一助也。

英大馬路自西起

鴻福樓

一洞天

五福樓

江海朝宗一笑樓

五雲日昇樓

龍泉樓

三元同慶樓

一壺春

一林春

石路北首

鳳來閣

萬福樓

鵬飛白雲樓

拋球場橫街

一春臺

後馬路

得意樓

太陽星月樓

鐵大橋

四海萍萃樓

二馬路

錦福樓

三馬路自西起

萬祥春

九臯鶴鳴樓

引鳳樓

五福樓

四馬路自西起

羣芳花萼樓

四海心平樓

金波玉泉樓

碧露春

乾元品春樓

西園

三萬昌

儀園

順風樓

留園

四海昇平樓

青蓮閣

五層樓

萬華樓

滬江第一樓

樂也逍遙樓

石路南首

長春樓

秋月樓

玉龍臺

四海鶴陽樓

金鳳閣

洋涇浜口

渭仙樓	金隆里	祥春樓	怡珍居
西新樓	風月樓	錦繡萬花樓	六馬路
海上德星樓	滿庭芳	百花樓	福泉樓
月華樓	鳳鳴閣	萬寶樓	玉壺春
德興樓	寶善街自正豐街起	德園	潮陽樓
玉樓春	怡新樓	寶元樓	
棋盤街東	四海鴻運樓	愛吾廬	
風生一嘯樓	龍園	同芳居	

二十前上海英租界煙間錄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謂上海有一奇事。卽狂吸鴉片。是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則土店多於米店。烟館多於飯館。所有烟間。皆高大其室宇。精潔其器具。榻則鏡石鑲嵌也。燈則精銅雕鏤也。斗則壽州購辦也。烟則冷籠清陳也。抑且槍必擇其老。扞必取夫鋼。盤必擇其潔。以及烟茶之供給。手巾之伺應。不特有癮者趨之若鶩。卽無嗜好之人。觀此一榻橫陳。青燈有味。消磨歲月。呼吸烟霞。亦於此間得少佳趣。

而忘其為伐性斧腐腸藥焉。當時英租界烟間最多。茲列一表以作紀念。

大馬路自東起拋球場	協順昌	西市	協順長
同信昌	五雲日昇樓後	萃芳園	西園
中市	沁芳園	四馬路自東起	華芳花萼樓
龍園	石路北首	樂也逍遙樓	四海心平樓
北誠信	同信昌	留香園	望平街
夏日長	盆湯弄	滬江第一樓	綺園
恆益	老延齡	萬華樓	寄園
中園	恆豐祥	五層樓	石路南首秋月樓內
清園	鐵大橋南塊	留園	協順長
同慶樓	奇園	青蓮閣	寶善街
西市	二馬路東市	四海昇平樓	怡珍
	清芬堂	馨芳園	同芳

萬寶樓

正豐街

正延齡

豐園

棋盤街

芳園

宏園

明園

奇園

聚園

燧園

西棋盤街

風生一嘯樓

二十年前上海藥肆錄

昔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修短有數。年壽由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無節。故奇寒盛暑。致斃不同。伐腑爛腸。摧年惟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誠哉斯言。殊令吾三復而不能置也。古之名醫。皆自採藥。今則藥與醫分。而泡製亦日精。一日滬上自通商以來。五方雜處。地址逼隘。人心奢侈。舉凡起居之奉。飲食之需。皆足以罹厄致疾。致病之由。既較他處為易。需藥之人。亦較他處為多。於是四方精於刀圭之士。皆出其緒餘。冀售其術於海上。雖製藥有中外之殊。立店有遠近之別。而其心存濟世。志在利人。則一也。茲錄二十年前上海著名中西各藥肆。以資參考。

大英醫院黃浦灘 華英大藥房四馬路 樂善堂老巡捕房對面 中法大藥房法大馬路 中英大藥房棋盤街 惠濟大藥房四馬路 良濟藥房三馬路 屈臣氏大藥房大馬路棋盤街 老德記四

馬路。科發藥房。大馬路。普太和。棋盤街。鹿芝館。棋盤街。趙同春堂。老巡捕房對過。杏林軒。拋球場。久敬堂。虹口白大橋。崔國泰。虹口青雲里總弄。益三堂。鐵馬路天后宮。存濟堂。法馬路永興里口。宏仁堂。三馬路慶安里。仙壽窩。與讓街。鄭福蘭堂。三馬路。種德園。老巡捕房對門。濟世堂。二馬路中市。普仁堂。棋盤街。探芝堂。大馬路。保壽堂。鐵馬路天后宮東。保和堂。河南路。京都同德堂。大馬路。天寶齋。西鼎新里。百花祠。胡家宅。閔小槎。三馬路。慶昌恆。參號。大馬路德馨里。四川華美軒。三馬路西晝錦里。馮存仁堂。三馬路。蔡同德。拋球場。蘇存德。拋球場。王大吉。五馬路。

報界掌故之俄羅斯地跨三洲案

二三十年前。上海報紙內容。極爲幼稚。主筆之人。每有不明世界大勢者。故議論時事。常鬧笑話。其最可笑而喧傳一時者。爲俄羅斯地跨三洲一案。蓋最老某報主筆黃某。於庚子冬間中俄秘約事件發生時。各報皆載此項新聞。獨某報一字不提。黃某且力辨其爲子虛烏有。勸人勿聽信謠言。又撰一論說。劈頭第一語曰。俄羅斯地跨三洲。於是引起各報之駁斥譏評。黃某猶嘵嘵硬辯不已。當時除中外日報蘇報以堂堂正正之旗鼓。與某報對壘外。同文滬報附送之消閒報。亦連日著評譏刺。而冷嘲熱

罵措詞尤爲有味。此乃上海報界一大公案。不可不記。爰摘錄消閒報所載之詞。以實吾淞濱掌故。並博閱者一粲。至某報之名。消閒報直書不諱。茲特爲隱去。好在閱者一望而知也。

□大彰主筆之能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報紀有俄羅斯功臣一則。蓋因某主筆以俄羅斯地跨三洲一語。作爲論說之第一句。而譏之。初固不敢自以博聞多記。開罪同類。故出之諧謔。以示雅道無傷也。詎二十三日。口報主筆讓成論說。詆誚本報。將不可移易地跨二洲之俄羅斯硬派爲地跨三洲。維時本報因年終停印。無從爲之糾正。當有中外日報先得我心。特正其誤。乃口報主筆恬不知羞。猶復於日前曉曉置辨。本報亦以中外日報正之於先。不必再費筆墨。因是而蘇報又作阿拉司喀考以駁之。旁觀不平。人慮誤後。學人亦登各日報告白以正之。口報主筆至是乃俯首帖耳。噤不出聲矣。近有友人擬就此一事。將本報新聞。及口報中外日報蘇報論說。并各日報告白。加以序跋。彙刻一書。印成十萬冊。廣爲分送。以彰口報主筆之能。世之留心新學者。可拭目而俟之。又昨日中外日報又有不讀書人來函。亦當一併列入云。

□地價難償

一晒子函云。美國向俄國購回美洲西北隅一地。其事距今已三十餘年。當美國購地時。用金圓七百二

十萬。乃口報主筆仍云俄羅斯地跨三洲。是必奪美國之所有。仍歸俄國而後可。俄國復得原地。固所願也。所惜者。美國用去金圓七百二十萬。一塊地皮又不得收入版圖。彼美人亦豈肯向隅哉。或曰。既若此。美人購地原價。即由口報主筆代償。則其地可仍歸俄人矣。雖然。七百二十萬金圓。談何容易。彼口報主筆雖百世爲主筆。亦不能償也。爲口報主筆者奈何奈何。

□界牌易撤

又云。中俄疆界。已屢次改易。每次均有損失。其損失之地。均已照新界立有界牌。蓋中國國勢之弱。固無如之何也。口報謂朝廷未嘗明棄。不知已有條約。已立界牌。虛言爭之。亦復何益。然則必撤去界牌。而後各地可仍歸爲己有。第恐撤去界牌。中俄必至開釁。北方又有戰事。奈何。或曰。此無慮也。口報主筆予俄人以美洲一地。俄人所得已多。中俄疆界。若令俄人退去若干。相俄人亦無不可。但必須口報主筆筆墨間一轉移耳。

□人地生疎

口報主筆。自老成凋謝以後。不無不學無術之徒充斥其間。以致紕繆百出。不勝指摘。即就所知而言。如前年以顯皇帝爲睿皇帝之子。置成皇帝於何地。口報所不問。此已經某報力斥其謬者也。又口報去年

九月中旬論說中云。端王爲皇上叔父。接已革端郡王爲今上同祖兄。而口報混亂宗支。至於此極。實可駭異。又前數日新聞中又有已故協辦大學士孫燮臣協揆一語。孫協揆現在西安行在。實任禮部尙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口報目爲已故。不知何所依據。又去歲論說以美國新近擬開之尼瓜拉哇河爲卽巴拿馬。曾經本滬報駁正。至其硬派地跨兩洲之俄羅斯爲地跨三洲。則尤爲五洲人士所騰笑。夫以呼人爲研求新政之後生小子。并勸人再讀十年書。然後出論天下事之前輩主筆。而偵謬若此。非惟可笑。亦屬可憐。因此而研究新政之後生小子。再讀十年書。然後出論天下事之執筆人。敢拈四字。製成匾額一方。奉揚口報主筆。頗爲雅切。其文曰。人地生疎。想口報主筆得此四字之榮。逾於華袞。定當頓首拜嘉。不致作不恭之卻也。

□不分前後

本月二十六日口報贊襄和局新聞云。前內閣學士張幼樵閣學佩綸。爲編修時。志氣驕張。儼然負不可一世之概。迨中法之役。馬江一戰。棄甲奔逃。經中外臣工交章奏參。朝廷赫然震怒。將治以失律喪師之罪。幸合肥相國妻以愛女。得此奧援。遂獲寬免。僅從輕充發軍臺效力贖罪云云。噫。口報主筆其日夜熟睡而爲此言者乎。按合肥相國妻張以女時。張已遇赦。某日直督署大堂上有黏一長聯以譏之者。字冗

不能記憶。惟上下聯結末。係罪滿軍臺。搖尾北洋來贅壻。恩隆甥館。忍心南海對冤魂之句。此聯會刊天津時報。其他姑勿具論。惟張之賢於李氏。在充軍以後。此爲實徵。乃口報加以幸合肥相國妻以愛女得此奧援等語。一似結褵而後重復充軍者。不知口報主筆何所不滿於合肥相國之女。而必欲使其獨守孤衾。又不知口報主筆何所不滿於合肥相國。而必誣以爲張佩綸之奧援也。口報主筆素以強辨著名。於俄羅斯地跨三洲一言。辨論至三四日。想此中必有緣故。何不再作論說而詳說之。俾天下人知張佩綸贅於李氏。係在軍臺效力之前也。否則又當拈取四字作爲匾額相贈矣。書至此。客有過訪者。問那四字可以移贈。答曰不分前後。

□原來要他密

鳴鼓人投函本報云。近覽中西各日報。無不言俄約事。獨口報則闕然。此中生疑竇者累日矣。今日警覲密約解。於各政府各日報及國民議論。皆斥曰附會兒戲無據之詞。道聽塗說。爲子虛烏有。初爲駭異。繼則細玩其確守幾事不密則害成之一語。恍然釋我疑團耳。厥報主筆非俄狼之毒種。必密約中爲虎作倂之下大夫無疑矣。否則何人皆道聽塗說。彼獨確守其戒。爲俄作密約解乎。夫報章爲國家關風化。生民智。攸關重大。厥報詎可矯然獨異。違背文明。貽譏世界。各報亦與有責也。何可默然不辨哉。亟宜徧發

傳單。鳴鼓而攻。以問厥實。或曰厥種根深蒂固。胸中又熟讀十年萬卷之書。誰敢斥其非耶。曰不然。蓋喪心病狂之夫。尙可藥石救之。而無氣之屍。日陳腐於大庭廣衆之間。試問孰肯忍受乎。其有醫國衛生之心者。必速爲設法。拋之荒澤無人足跡處。雖鳥獸不食。聽之揚塵潛滅也可。豈不清淨哉。

□外國闊人說的

有不具姓名人來函云。中俄訂約一事。寰宇皆知。乃有不識時務之報館主筆。力辨爲子虛烏有。嘵嘵不休。因有人譏成放屁才筆演義以譏之云。話說上海地方。有箇主筆。兩隻眼睛。兩隻耳朵。一隻鼻子。一張嘴。也沒有什麼奇異處。只是生性奇怪。所說的話。專門與人相反。人家說香的。他必定說是臭的。人家說有的。他必定說是沒有的。這話甚長。也不必說了。一日又在一處。大發議論。說現在的人實在會造謠言。就好像那一件事。真真是沒有的。爲什麼竟沸沸揚揚起來。硬說他是有的呢。內中一箇人駁他道。你錯了。如果沒有。爲什麼連外國人也是這樣說呢。只見那才筆搖頭晃腦說道。不然不然。是一箇外國闊人向我說的。他說這種新聞。是出在上海地面的。斷斷信他不得。難道這不是實據麼。不料話纔說完。卽有人問道。你所說的外國闊人。我也認得的。我便同你去對證對證。何如。當時不由分說。卽拉了那才筆同去。質對方得坐定。那才筆卽硬着頭皮說道。那日我來這裏。說到那樁新聞。承你指教。說不過是上海新

聞罷了。可是你老先生說的麼。不料那闊人聽罷冷笑道。我也沒有這句話。真是你放屁了。我聽得人說上海有箇放屁主筆。大約就是你了。

□無介事就算無介事

蘇滬間諺語。謂並無其事者爲無介事。而一般輕嘴薄舌之徒。則故反其意。謂之爲像煞有介事。此語極盛於曲院中。所謂識時務之俊傑。則不然也。乃近來中俄訂約一事。關係重大。有志之士。相率集議力節。而粉飾太平者。則輒指爲並無其事。彼自爲聾聵。而直欲使四萬萬耳聰目明之人。盡化爲聾聵。其用心之加人一等。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迨日來得各處紛紛來電。知政府已決不簽押。其人乃自鳴得意曰。我說並無其事。何如何如何。其可笑如此。雖然。俗語中有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之言。三復之。亦未始非中國之福。渠云無介事。就算無介事。爲人消閒者。亦無如許閒工夫與之爭閒氣也。

□牧師可爲上議員

林秋濤氏投函本報云。近閱口報論說。語多錯謬。如俄羅斯地跨三洲。孫家鼐已故等語。美國非失地。忽而使美國失地。孫家鼐尙未死。忽而置孫於死地。殊覺可笑。屢經貴報及各報斥駁之。教誨之。或亦可少開其罔陋。乃近日又有西國牧師即可爲上議院員之語。經滬上西報直糾其謬。仍恐我中國人不察。致

爲彼癡惑。不可不辯也。不知西國牧師可擢爲上議員者。或由牧師陞爲監督。或由小牧師陞爲大牧師。然後能陞遷此職。實非尋常牧師即可爲上議員也。果如口報主筆所言。則西國上議員人多如鯽。將何以安置之耶。抑將口報主筆從前所割美國之地以建議院耶。（下略）

口黃狽不知地理

明眼人投函云。黃某不知何等人。自命爲博通輿地之學。因而同類者咸以地理先生呼之。黃嘴癆如老嫗。而又如山膏之善罵。因此而人又呼之爲黃狼。卽俗語中撒連環屁之黃鼠狼也。一日席間因妄談地理。有捏一笑話嘲之者云。某姓家有黃狼患。所畜鷄及其他食物。屢被偷喫。主人銜之。一日偵知其出入之穴。俟其出。卽以物堵塞甚固。迨其返。覓穴不得。繞室亂竄。疲於奔命。撒出無數臭屁。力竭而斃。黃狼之患雖除。而滿室臭惡。不堪觸鼻。乃焚祛穢之品以解之。適有友過訪。問何事。主人告以故。友點首嘆曰。黃狼黃狼。汝只知放屁。那裏懂得地理也。黃素患肝疾。聞人嘲之如此。舊疾復發。暈絕於地。後由家人昇歸。則已奄奄一息矣。黃之取侮。由於自取。毫不足惜。乃笑話中之黃狼。不能如狡兔之營三窟。卒至喪其身。命則黃狼之拙爲大可憐也。

口混帳主筆傳

昨有慕濤氏函來仿陶靖節五柳先生傳體作混帳主筆傳一篇。其所指何人。明眼人一望而得。惟來函既未敘明。則不妨略缺。以待閱報諸君之思索也。其文曰。主筆不知何許人也。不必詳其姓氏。混俄羅斯地帳。因以爲號焉。狂悖多言。專慕勢利。好論事。不求甚解。每放大屁。便礮然下溺。性嗜錢。家貧不能常得。守舊知其如此。或置錢而招之。所索不盡。期在必壓。既壓而吠。曾不論情是非。環球懵然。不知天日。筆墨穿鑿。肚皮屢空。蠢如也。常著報章自娛。頗參謬見。不辨黑白。以夢自終。贊曰。消閒有言。不斤斤於前後。不汲汲於人地。味其言。茲若人之醜乎。欲彰主筆以示其志。巫來由之民歟。葛擔於之民歟。（西語罵人曰葛擔於。卽罵人入地獄也。）

二 瀛海爪泥

記席二郎遊秘魯事

席二郎。常州鄉人也。落拓不事生產。母妻兄嫂。皆鄙夷之。往蘇州傭於烟館。尋隨賈客赴粵。久之稍有蓄。因從客商海南大獲利益。年餘積洋幣四千元。盡易金貝。附法國篷船以歸。至中洋。遇颶風。舟飄忽不知所底。觸礁石。盪盪欲沉。洋人大窘。乃悉召客而謂之曰。財物重不可攜。攜則必無命也。可盡捐之。夫婦因

裸以示客曰。客各宜如我。於是客皆棄其物。從之。遂下四擱艇於海。艇各四五十人。人攜一槩一瓢。糗糧二袋。舟底貯淡水。相與盪槳北行。晝則視日。夜瞻北斗。行月餘。乃抵香港。其遲者四十八日始至。至則人皆如枯木。癱瘓不能登岸。法會館悉與致之。調養越月。始能步履。法官各給以衣履資斧遣之。二郎回廣州。依故人。復事舊業。初捐物之令下。二郎囊金貝納袴中。無知者。故獨二郎費具在也。居無何。客有約赴秘魯貿易者。秘魯居南墨理加。在南黃道之南。去中國數萬里。時未通輪船。舟行六閱月。乃得達。二郎曰。吾遭大難不死。復何懼。遂悉以貨市廣產藥材以行。同舟三百許人。過赤道。熱甚。大疫。死者七八十人。凡客之履歷。貨之多寡。及有疾病死亡之故。舟主必詳記於冊。至秘魯。舟主奉冊報關。其司關大吏繫舟主於獄。而至舟詢死客故。辭與記冊符。乃釋之。然後納稅。登貨舍。客此其國律令。懼舟主或盜客財。客有不得其死者故也。二郎居秘魯。鬻其貨。贏利數倍。秘魯人有母女相居者。贅二郎爲婿。於是母子夫婦。夙夜力作。家益以富。居三年。產一女。二郎念母老思歸。其婦欲從之。二郎不可。曰。期以三年。不來則請他嫁。婦許之。遂分贖產之半而歸。猶數萬金也。此時已有輪船矣。歸則母病將死。妻已去。惟兄嫂貧困如故。歸十日而老母死。二郎治喪葬。爲兄嫂置田產。仍欲回秘魯。友人勸止之。遂往松江開煙土棧。而附書秘魯婦與訣。二郎曰。秘魯負山濱海。縱不知幾千里。而橫止數百里。畏地震。震則山崩海嘯。室宇人民顛覆。其地

天氣溫暖。少風雨。多霧。霧能滋養五穀。歲再熟。然秋成之際。霧濃則穀朽敗。先是華人罕至。自粵匪亂。而至者始衆。頗橫行不法。國人患苦之。國有老道人。年三百餘歲。居山中。事靜多智慧。自國王以下皆神事之。有大事輒與謀。日者國王欲盡誅華人。迎老道訪議。老道曰。我國僻處南荒。開闢千餘年來。地殆無歲不震。自華人乘至。而十餘年間。風霧和。山海逸。此中土之氣通於我國也。華人未可以殺之。如客行多暴不能制。或請中國皇帝遣官來鎮治之。則可。國王以爲然。故未幾遂有秘魯請領事官之事。二郎又曰。秘魯風俗醇厚。不知諂富貴。鄙貧賤。夜臥不閉戶牖。無盜賊乞丐。貧無依者。至富者之家。畧事灑掃。則主人與其飲食如家人。初不問其誰何也。妻母愛婿之情。亦無異中國人。而夫婦恩義尤篤。坐則並肩。出則攜手。頃刻不相離。當迎老道入邑時。舉國皆焚香膜拜。蓋夷禮簡易。雖朝見國王。鞠躬而已。其下拜事天神。儀也。吾意我中國人。而何拜若夷老之有。立而睨之。婦大懼。以錐刺吾股。使伏地。我不得已從之。婦喜曰。如是則吾夫婦當獲神師佑矣。二郎言至此。不覺淚之潸潸下也。後二郎在松江別娶婦。生數子云。

泰西情女雅蜜里傳

韓福春。廣州人。從父商於英。與英女雅蜜里居同閨。幼同嬉。長同學。而相愛特甚。每日薄暮。必偕出遨遊。或相對忘言。或絮語不已。一日不見。見則有離別之色。情之所至。莫有過焉者也。然女性嚴正。韓每微語。

挑之。凜乎不可犯。乃約同游巴黎斯。女請於父母。父母以其諗熟也。聽之。至則召妓女數輩。與女譙飲。左擁右抱。作種種褻態。欲以誘之。女談笑自若。略無羞澀。既謂韓曰。今夕房門不鎖。君不妨前來清話。一破岑寂。韓竊喜曰。小鬼頭春心動矣。至夜半。摸索入女室。女已就寢。燈燭悉滅。月透晶窗。照見女顏。尤豔絕也。韓坐牀邊。手摩女頰曰。嬌潤如玉。既捫其兩乳曰。新剝雞頭。蔑以過之。女不言亦不動。聽其所爲。時韓慙慙如焚。將探其私處。女忽厲聲曰。若胡爲者。韓卽斂手謝之曰。誤耳。女怒曰。誤亦不可恕。韓聞此言。如飲咽冰雪。邪慙頓滅。女執其手曰。吾與若情好何如。曰。至矣。女曰。既至矣。何與他人曠呢。乃爾將置我於何地耶。韓曰。男子情慾。異於女郎。有所發洩。則流溢不可或遏。非真有所愛戀於彼也。區區此心。終在左右。燕婉之求。若肯相從。則吾生更復何求乎。女曰。心苟不渝。追問他故。但不知君心果何如耳。韓上指天而下指女曰。心如明月。照我兩人。女卽引錐自刺其胸。流血一縷。使韓舐之曰。吾與若情好。究何如也。曰。至矣。復何言。女曰。果至矣乎。因抱韓頸。淚流被面。哽咽不能作一語。自此恩義彌篤。然終不能犯以非禮。噫。雅蜜里誠天下之情種子也。而韓則登徒子之流。非真知情者。吾不禁爲雅蜜里歎惜焉。

海島女王沐浴大典

亞非利加有孤島。名馬達加斯。其島主乃女王。地屬法蘭西。女王之位已廢。當其未廢之前。女王有沐浴

大典每年一次。舉行之際。甚爲堂皇。屆期女王臨幸浴殿。百官扈從。或執巾櫛肥皂香水。以及修容之具。雍雍穆穆。行至浴殿。先由侍官入內。試湯之溫涼。然後於浴殿之上。張設帷幔。恭導女王入浴。殿外卽施放鞭炮伐鼓。約廿五分鐘時。女王浴畢。着衣。胸前挂寶石纓絡。輝煌奪目。手執銀鑲牛角杯。杯中滿貯浴湯。導循大道還宮。總理大臣前引。御前排列鹵簿。百姓夾道而觀。女王以樹枝蘸杯中湯。遍灑。觀者得沾濡一二滴。喜幸非常。殆若觀音大士手執楊枝。灑遍大千世界。自今女王退位。沐浴大典。付之雲烟。一瀟楊枝。無人僥倖矣。

曼丹土番懲姦之奇刑

南洋曼丹土番風俗。未嫁之女。及寡婦無可依靠之人。則聽其自由。至於有夫之婦。倘有淫奔者。對於同種。猶從未減。若對於華人。則人人輕惡之。有李某在曼丹叻完地方作工。與番婦有染。而土番不之知也。一日婦來李店中。託言買貨。以博笑言。見店無人。遂野合於其中。事已。二人牽衣調笑。被道傍之婦所窺。覺往告有夫。及婦歸。其夫捉獲。將衣裳脫下。兩手用繩網綁。倒吊轉來。人頭在地。兩足向天。圍聚多人。每人以一桶水向婦下身潑去。約有三點鐘之久。始行解脫。蓋意謂受異種之人所亂。卽蒙不潔。故以水洗之云。

兒子阻老子結婚

昔有老儒之子。好台游。其父屢戒之。弗悛。一日。父閱某氏「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忽朗誦其一小比。曰「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此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畢生莫殫之憂。」其子知爲諷。已而發。然固無以難也。已而其父亦有外遇。其子偵知之。乃亟朗誦此文之對比曰「百年之歲月幾何。忍令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其父聞之。亦未如之何。詎海外亦有一事。頗與此後半概相似。美國朗必治。有老人轉臣氏。年九十二歲。鰥居已久。有子四人。長子年七十二。次年六十三。又次五十八。又次五十五。頗足以娛晚景也。乃此老人。以西山日薄之年。忽作枯楊生稊之想。與一七十餘歲之老婦。吉丁頓結識。卿卿我我。寒暖相依。屢欲締訂鴛盟。又恐爲子媳所姍笑。故遲遲未果。然其子媳亦旣微窺之矣。一日轉臣與吉丁頓忽相逃去。徧尋無跡。其子疑此兩老必逃往他埠結婚。特電請各處警署。阻其婚約。聞者播爲趣談。或曰。是亦不忍消磨老父精神之微意也。夫九二殘齡。去百年猶有幾何。惜西人不能令其子對之朗誦耳。

四女割股療妹

英屬加臘地方有少女。年方七歲。其背誤爲湯火所傷。勢甚危重。卽爲延醫調理。醫云。欲此傷口復完。須

得同胞之肉一塊。以補其缺陷。乃可。否則華陀再生。恐亦束手無策。其婦聞之。親往見醫士。謂真能使吾妹愈。惟命是聽。醫乃以藥迷之。使不知痛苦。割其股肉一小塊。如法調治。其妹日有起色。不久遂告痊癒。按中國古有割股療親。人每嘖嘖稱孝。今西女且割股療妹。不尤人情所難哉。宋太祖之炙艾分痛。似覺猶遜一籌矣。其友愛之誠。洵非尋常所可及。彼世之同氣連枝者。平日憂戚疾痛。渺不關懷。且每以物產之微。鬪牆起釁。視此能無愧死耶。

伊藤博文之香塚碑文

日本伊藤博文。風流一世。至老不衰。東京妓女。多與彼有一夕歡。妓界稱之爲牡丹花王。不啻中國之妓稱嫖界大王也。伊藤能詩。詩多不佳。惟所題香塚碑句。哀感頑豔。頗足動人。乃知此老於情字。亦費三折肱者。香塚碑在東京郊外。相傳從前有不知姓名少年男女二人。殉情致死。雙葬其中。孤塚斜陽。餘香猶在。游人多過而憑弔者。塚有碑。碑文係伊藤手筆。其詞曰。香已滅。玉已裂。祇有愛情無斷絕。情海茫茫。無窮冤孽。死作鴛鴦不羨仙。世間那有長圓月。共三十四字。可抵一篇長恨歌矣。

英樂師懷才不用

余易齋觀察。昔從劉欽使出洋駐英都。偶游天文館。見一人徘徊其間。沉靜端凝。知爲有學問者。與語大

悅之。其人曰。吾爲哈某。居某街。翌日請過舍。小坐可乎。余諾之。如期往。則賓客紛集。其室宏闊。四面開窗。室中設木臺。臺置長桌一。藤椅三。桌上張大洋琴。此主人座也。客則四面環坐。哈曰。予今延客。有甲乙二姑。並善音樂。稱倫敦翹楚。無何兩姑至。皆好女子也。與客各握手畢。卽並坐琴桌。甲姑先彈。手撚足踏。琴聲出焉。音如簫管。響遏雲天。已而嗚嗚咽咽。如慕如泣。似有思婦怨女。幽圍愁苦。凝涕迴立。而莫可告語。又若征人夜起。孤鴻嘹唳。明月一天。相思萬里。悵望悲吟。不知所以。座客聞之。莫不隕涕。於是甲姑輟彈。乙姑繼撥。大絃嘈嘈。小絃切切。大呂黃鐘。夷則無射。如大聲發於水上。砰湃冷浪。疑有萬頃波濤。奔湧浩放。而不知旣極。又疑崇山峻嶺。幽崖絕壑。嵯峨窳冥。森風夜警。而林木蕭索。虎嘯猿吟。一時迸作。已而險難旣夷。四海一碧。杳渺三山。神仙飄忽。玉管雲璈。抑揚清越。羽衣霓裳。不可殫述。座客聞之。莫不飄飄疑仙。軒乎浩乎。若御長風而遨游九天。乙姑罷彈。客皆起立曰。妙哉妙哉。得未曾聞。哈曰。諸君坐。請誦一言。賤子少嗜音樂。研心竭慮。察其精微。以爲簫管宜揚。琴瑟宜達。鐘鼓磬鐃宜敞。枳梧宜抑也。乃爲高臺曲房。宏軒深室。週以清池。樹之嘉木。使工各執其器而居其位。以作樂焉。遠而聆之。果然八音和諧。高下咸宜。島嶼清揚。鏗鏘流利。不啻鈞天之音。繚繞乎茂林修竹間也。又爲琉璃之室。則音愈清遠。蒙以氈毯。則音彌幽妙。此皆積數年心力乃成。而萬金貲產罄盡矣。上書國王。詳疏吾藝。久之不報。旣而聞之。乃有法

國某者。亦以好樂上書吾君。而君用之。大加寵幸。考其藝。則吾之粗者也。嗟乎。白雪陽春。和者無人。巴人下里。攘攘蒸蒸。從古如斯。夫復何云。僕遂焚琴劈管。屏棄舊業。然已一貧如洗。竟至冬無炙炭。乃爲小口火爐。炭極省。而煖氣倍之。聊以禦寒。客有購吾爐者。用之良得。於是買者日衆。各國通行。年來藉以自給。境亦稍裕。噫。絕學之精。沉淵化雲。野人之能。天下攸聞。天乎人乎。使我痛哭遐想。而不知所成。今聆兩姑妙音。不禁見獵心喜。請爲諸君一奏薄技可乎。衆曰。幸甚。於是整襟危坐。援琴而彈。其聲則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如沙場夜鬥。控弦鳴鏑。兵戈戛擊。萬馬踏鐵。而不聞人聲。又如俠客烈士。拔劍獨起。趙廁吳宮。秦庭燕市。叱咤咨嗟。聲皆變徵。既如孤臣諫諍。君王不聞。投棄海表。飲泣吞聲。座客聞之。莫不髮指眉豎。感慨悽清。曰。請止矣。毋使我悲懷鬱結。而不能自勝。哈。推琴而起曰。吾終爲賣爐人已乎。客皆歎惋。有泣者。

風俗之奇奇怪怪

日本高麗風俗。往往男女同川而浴。而西南苗夷跳月之法。必先野合生子而後成婚。以爲夷俗之難以廉恥喻也。顧其間亦自有所謂廉恥者。粵西猺獠伊居者。婦人四月卽入水浴。至九月方止。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私不忌。惟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此一種節義也。暹羅之俗。遇華人有與其婦通者。則其夫皆喜以爲榮。或邀之共飲。謂其妻美。故華人愛之也。此一種見識也。臺灣土番。

其人不知歷日。無祖先祭祀。自父母外。無伯叔甥舅之稱。重生女。不重生男。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略不避羞。此有一種分別也。若夫烏澣之人。娶妻而美。則讓其兄。羅鬼之卒。新婦見舅姑不拜。裸體而進盥。謂之奉堂。則居然謂之禮讓矣。

婆羅洲在南洋地方。尚嗅足之禮。土人胸前皆鑽小孔。爲插花之用。不知火器。但有刀鎗。每殺一人。必將首級攜歸。男子苟未經殺人。則衆人以爲懦弱。鄙棄弗與聯姻。故生子當十三四歲。父母卽教令操刀殺人。命案愈多。聲名愈振。室中骷髏纍纍如貫珠者。謂之榮顯大家。土人最重夢兆。夜間有夢。日卽罷工。召巫者卜之。名曰的押。其的押有海陸二種。國中總神曰吐情。又印度內地最重神牛。凡廟中必供牛一頭。土人捐助。供其飲食。神牛所遺之糞。極爲貴重。廟中祭司先行藏貯。至歲終則向各家分派。爲婦女裝飾。祭祀化焚之用。大家婦女出門。面上必抹牛糞。又俗尙關閉之禮。男女如欲修道。則擇吉遍召親友。男命人將陽具割去。女命人將陰骨塞閉。陽具及陰血置盤中。遍示衆人。衆始歡賀。

睡花

曩讀蒲柳泉異史云。山中一種草。厥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仰。竊謂爲寓言耳。乃不謂西方又有睡花。睡花產於美國。初無名。卽見者亦不能辨。人若嗅之。卽厭厭欲睡。再嗅則鼾聲作矣。遂錫其名曰睡花。凡

耿耿不寐。心有隱憂者。置一朵於床頭。即可引入黑甜鄉裏。果爾則郎驛一枕。不必詫爲神奇矣。余謂壽天下勞人思婦。輾轉中宵。離愁萬斛者。安得睡花百千萬朵。一一遍給之。使之高枕無憂乎。

啞樹

美國又有一種奇樹。名曰啞樹。其枝幹與尋常之樹無甚差別。人或不知而誤拂之。便如命人之三絨其口。越七日始愈。人初不之識也。一日有某甲過其下。見其扶疏可愛。遂效陶彭澤之撫以怡顏。及歸家。竟類衛武公之若捫朕舌。百治不效。過七日始漸能言。默揣致病之由。疑及於樹。與友言之。友笑其妄。至樹下試搖撼之。亦即不能言。越七日瘳而啞樹之名乃大噪。嗣後無敢步後塵者。吾謂世之多言買禍者。當家植一株。時時摩挲之。以遠害而免禍也。

黎人奇術

廣東瓊州島。屹立海中。漢時武帝征南越。立儋丹珠厓郡。今則沿海州縣環繞。內有生黎熟黎之分。羣集於五指嶺七指山左近。風尚與內地迥不相同。黎人所製之蠱藥。其害較閩粵尤甚。有湘人某甲。娶定安縣某氏女。方喜成立室家。攜眷內渡。不意該女誓不同行。久之甲亦迷不知返。後遂絕口不談歸事。但知有妻。而不知有家。人皆異之。有知其受害之緣由者。言女以藥置指甲中。向男衣角彈之。便一心相向。愛

不忍釋。他日重服此衣。更覺思念不置。無論相離遠近。必返尋一見該女而後已。故爲色所迷。仍回海南。度日者指不勝屈。聞土人有方可解。不肯輕以傳人。聞此藥均得之於黎山叢木中。難以購取。尙有一種黎符。以法向人胸前指畫。能使腹中生一蛇或一牛。俱令人不可測度。最奇係用術畫一馬槽。使在腹中日漸長大。久之身裂而槽見。與秣馬之槽無異。洵海外奇談也。

華醫名震海外

粵人某。略知醫術。然不能精。就診者寥寥。貧不能自存。乃輾轉至舊金山。舊金山粵人甚多。而醫生殊鮮。某至稍久。有延之治病者。頗奏效。金山有某西人。以富雄一埠。值其女病。西醫莫能治。病轉危殆。富人愛女切。徧託知交爲覓良醫。或有舉某者。咸尼之曰。華醫何足言。且西醫已不能治。何華醫爲。而富人急欲女之愈。曰。姑延之來。或冀得愈。且業已不救。雖延劣醫。亦不加損也。於是某至。診脈畢。取囊中藥投少許。飲之。頗見輕減。又改方服數日。病竟大愈。於是富人大喜。酬以重金。並諸貴重之物。又爲登報揄揚其事。由是某之名大震。就診者遙涌而至。某之室至不能容。乃別賃屋中有大房者。房中東西平列長案二。就診者列坐東案之東。及西案之西。某出兩案之中。自南而北。則兩行之人各出右手置案上。某之兩手分按之。某轉身自北而南。則兩行之人各出左手置案上。某亦以兩手分按之。按訖。某卽就囊中取藥。分與

諸人曰。汝服此即愈。可勿復來。或曰。服此明日病狀當有改變。可再來診。然不知其何藥。又不知其審知何症。故用何藥也。兩行人得藥後。各起去。則又來若干人。滿其座。如是再三始已。每日皆如是。亦有愈者。故某之名不減。由是致巨富而歸。

三 綺窟宵談

四大金剛錫名之始

張氏味蕪園樓閣玲瓏。花木陰翳。每當花晨月夕。游客如雲。若逢禮拜之期。尤爲熱鬧。香車寶馬。逐隊而來。所有時髦倖人。無不畢集。惟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校書。每日必到。每到必遲。其到也。萬目灼灼。四座盡傾。宛如迎接貴官模樣。有人戲曰。此督撫司道體制也。又有人曰。時人稱撫薄臬爲三大憲。茲則有四人焉。不如名之曰四大金剛。遊戲報登載是說。於是四大金剛之名遂傳播遐邇云。

林陸又號啞哈二將

四大金剛之號既出。有人議謂。金小寶張書玉兩校書。雖豔幟高張。其居處車服。足與林陸相埒。惟彭城到滬甫逾一年。資格尙淺。濟河彌自矜貴。徒以豪奢爭勝。前此並無赫赫名。獨西河平原。飲香名者十餘。

載。而平原尤較西河年齒加長。徐娘老矣。丰神尙不改當年。洵天生尤物。爲春江之領袖也。因易金剛之號曰哼哈二將。然此名不甚著。故知者甚鮮云。

也是蘇州

滬濱妓女。蘇產雖多。各省均有。江北揚州丹陽。則所在皆是。京津兩湖。間亦有之。然詢其籍貫。則必云產自蘇州。怡紅館主一日遇蘇妓於席。詢之以蘇州對。又同座有丹陽妓。詢之以也是蘇州對。怡紅館主因作采桑子詞以調之。兼及京津兩湖揚州各妓云。阿儂慣在閩門住。妓女非蘇產。詢其居何處。則必以閩門對。不是蘇州。也是蘇州。說到丹陽掩面羞。煙花三月今誰數。不是蘇州。也是蘇州。明月簫聲總是愁。其一指丹陽妓揚州妓言。漢皋解佩人誰遇。不是蘇州。也是蘇州。神女巫巫山總可羞。胭脂北地慚無色。不是蘇州。也是蘇州。未改蓮花一串喉。京津妓多唱蓮花落小調。其二指兩湖妓京津妓言。

姘戲子有道

滬俗校書。慣與優伶交好。然生涯儘管興隆。並不寂寞。且有因此而反得時髦者。故人有句云。楚館秦樓千百輩。不姘戲子不超羣。殊不誣也。亦有一等客人。專以此事譏議諸校書。有某生曾詢諸此中之老手。

謂汝輩亦何所取而若是。其人則答曰。我等淪落風塵。閱人不爲不夥。惟必氣味之相投。乃堪身心之相許。無如近世一般闊客。雖或膺國家之顯秩。擅富貴之雙全。無如就其外而觀之。終嫌有市井氣。就其內而察之。終嫌有寒儉氣。往往出於優伶之下。以故祇可圖其財帛。而不堪聯以心情。噫。此真閱歷之至言哉。

大人與先生並論

妓女之稱。信人者。惟海上爲然。亦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乃繼又稱爲先生。且有大先生。小先生之稱。則蓋觴於紅樓夢中之叫女彈詞爲女先也。不過去一女字。增一生字耳。先生之稱。既遍於秦樓楚館。不得不謂之自極尊崇矣。尊小姐。自當並尊客人。於是某大人之稱。亦遂徧於秦樓楚館。大人先生。相提並論。無獨有偶。某君曾叩諸勾欄中人。謂狎客雖多。顯秩例可稱爲大人。然亦未嘗全屬此輩。豈不有卑官幕友。商販屠沽等。屢雜其間。安可概以大人稱之。彼中人答謂。託業太微。詎敢於客人中。顯加軒輊。惟有不分皂白。概以大人稱之。既可與先生明昭匹偶。又可博大人之歡心。而免其小氣焉。詎非計之得者耶。

黛玉蘭芬之口可以養吾……

江西何某。年少工詩。有才子之目。來滬遊歷。寓某客棧。同寓某叟。金陵人。最喜咬文嚼字。一日何與叟在

某處。只謝珊寶校書。因校書早。因花下之門。彼此不通一語。而回頭溜眼。頗極流連。何因舉隨園詩話告。叟云。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此二語。真是切當。叟好杜撰俗典。假作斯文。因正色曰。此兩句。見齊東錄。其下尚有四句。何明其知誑。故問之。叟曰。下四句。記得是綠野之遊。可以養吾足。貴妃之乳。可以養吾手。何狂笑曰。原來此書某亦見過。其下尚有兩語。翁忘之矣。叟訝然問何語。何囁嚅笑曰。黛玉蘭芬之口。可以養吾。說到吾字。下一字。未曾說出。已笑不可仰。叟問益堅。何曰。若試猜之。如猜不着。俟我回寓查書與汝看也。

書寓公司

滬濱自通商後。西商雲集。其資本鉅者曰公司。西語謂之康姆潑奈。率皆集衆款爲之。有有限無限之別。其存本多或數千兆磅。暨數百兆磅不等。而華商之效邯鄲步者。亦設立公司名目。光緒季年。曾有某茶園主人。擬集股百萬元。於廣東路拓地百畝。建造西式廣廈。徵聘京都名角。如叫天順伶德楚孫處輩。來滬大張旗鼓。欲獨擅菊部利權。有客嘗於某校書處舉此事作譚助。校書粲然曰。君無嗤。今之書寓。亦公司也。環福州路方里許。妓寮繚佈如蠟房。其身家稍殷者。賃屋獨居。諸凡可以自尊。一如泰西君主之國。有自主之權。否則必募男婦之挾有貨者充厮養。如今世官場帶肚家奴。凡妓舉動。悉有人羅守。比至節

端。各按股均沾利益。是無公司之名。而有公司之實也。噫。斯言誠比喻切當矣。

飽受炎涼氣味

蘇人某甲。家頗富饒。素不喜尋花問柳。人皆以迂儒目之。有契友某乙等。強勸其至清和坊某校書家。甲却之不得。乃盡去其華服。而仍作寒酸之態。比至其處。羣妓皆與乙等交談。一若情意甚洽也者。而獨於甲。冷語如冰。不甚敬重。久之。甲脫去長衣。故袒其臂。妓等見甲兩臂金條脫甚多。密如鱗次。不禁相顧駭然。忽改容趨奉。百般諂媚。甲大笑而起。謂乙曰。公等屢勸我尋歡。今明明使我入勢利場中。飽受炎涼氣味耳。言訖拂袖而去。

北里漏卮談

滬俗崇尚奢靡。而北里爲尤甚。然卒負債纍纍。左支右絀者居多。有老嫖客推原其故。厥有八端。一、酒資所得有限。而下脚太輕。二、房價逐年增添。百物昂貴。三、衣飾太奢。四、傭人帶擋。利息過重。五、本家勒索過嚴。規例不能短少。六、客人竹槓難敲。七、打白茶圍者太多。煙茶之費虛擲。八、漂帳無着。

挑出第一名

久安里某妓。貌殊醜陋。然頗自以爲美。終日塗脂抹粉。俏語嬌聲。冀邀人憐。而人皆避之恐後。一日謂客曰。聞人言將出花榜。不知誰是狀元。客戲謂之曰。如卿者。真花榜中挑出之第一名。妓忸怩良久曰。儂無此福氣。

二三聲閒話蕩湖船

某孝廉。貌委瑣而心顛預。昔年公車北上。道出滬江。友偕之作北里遊。至某妓院。甫入門。有某大姐見之。笑謂衆人曰。俚格老爺是伶場化人。阿是像煞李君甫。某恚甚。不顧而去。詎是年成進士。欽點知縣。籤分浙江。重來滬濱。前友因作一聯以嘲之曰。一閱新詞如夢令。(言其顛預如在夢中也)二三聲閒話蕩湖船。

小輪入海

皖江某甲。富家子也。挾巨貲來滬。將定購小火輪四五艘。行駛皖省內河一帶。友人導之冶遊。遂爲某妓所惑。晝夜沈迷。一若忘其何事而來也者。巨資且罄。甲仍流連忘返。一日指妓裙帶下以語友人曰。此大海也。友笑曰。謂之河斯已足矣。而必曰海。毋乃過甚乎。甲曰。否。小輪行駛內河。則覺其碩大無朋矣。今我以四五艘小輪駛入其間。絕不見蹤跡。非海而何。

隔年生日

胡家宅大興里金寓。有雛鬢名昭弟者。年九齡矣。梳雙鬟。後拖一小辮。眉目清秀。伶牙利齒。如能言之鸚鵡。頗可人意。客多喜之。問以何處人。答曰蘇州。問年歲幾何矣。曰九歲。又問何時生日。則曰去年生日。客大笑。而昭弟亦隨之憨笑。究不知其真以爲去年生日耶。抑故作奇語以誑客耶。妙在似解非解之間。尤爲有味。

何必乾吃醋

滬上時髦倖人。專喜與戲子姘識。然嫖客多以此爲嫌。卻足不往。有太原公子者。籍隸楚中。隨官吳下。翻美少。宮有多金。與某校書有齧臂盟。校書固已與某伶人結不解緣者。一日爲友人道破其事。公子大怒。將設酒他處。召校書而辱焉。一時左右篋片之流。復憊憊之。公子怒益甚。座客有老叟。年八十餘。獨掀髯不語。公子問其故。叟徐言曰。娼優本同類。臭味相投。有何足怪。且吾輩徵歌選色。遑計其他。干卿何事。而爲此乾吃醋乎。公子大悟。復與校書歡好如初。

妓女之八股化

昔徐琴仙校書。工琵琶。善彈詞。尤好唱崑曲。頗解翰墨。能背時誦文。於俞長城所作毋違夫子一藝。熟讀

不遺一字。且對客發論云。相傳此文爲俞長城之妻所作。的是婦人口吻。非身歷其境者。必不能若是之體會入微也。又云。每讀此文。則知爲婦人者。總宜以順爲正。自盡妾婦之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殆有慨乎而言之者耶。亦足見校書之讀書明理。求之風塵中。洵爲難得。又高彩雲校書。亦能背誦此文。往往於男子之恩情最薄。何可不思二語。玩味不已。噫。青樓中人。而知誦習制藝。可與八股之道。其化大廣。一旦廢之。不大可惜哉。一笑。

胡玉梅與滿洲禮

胡玉梅。眉史乃名妓。胡寶玉之養女也。色藝既超。超獨絕。加以平日受阿母之甄陶者。至深且切。故能哄動一時。聲名四播。後爲粵人劉問芻。以萬金爲之脫籍。迎歸金屋。之日。大張筵宴。高會親朋。玉梅依次叩謁。有滿洲裝束之某太太。昂不回禮。玉梅心滋不悅。退有後言。蓋滿洲舊俗。凡行輩稍次者。行禮向不回。答。特玉梅未之知耳。

觀察討狀元

張四寶。校書。丰姿綽約。秀絕人寰。雪裏梅花。霜中明月。未足以喻其清華朗潤也。李伯元。開花榜。拔置第一。論者同聲許爲不謬。校書芳年嬌小。抱負不凡。心厭風塵。欲得有情人。早成眷屬。旋有前蘇撫薛中

丞之公子薛觀察爲之脫籍迎歸命屋。當時辦理此事極其秘密。外間絕無所聞。詎爲某報探悉。揭布報端。細察聞之。頗滋不悅。其意蓋謂如此一段美姍緣。豈可使春光洩漏。由是言語之間。時含憤懣。傳者並謂觀察有寧使人罵我祖宗。不應以此事誣我等語。該報聞之。又記其語而評之云。觀察以閱閱世家。決不至出此不倫之語。此可信其決無。夫以觀察之年華。以觀察之爵秩。納一歌妓爲妾。是極風流儒雅之事。即使甲屬冤誣。亦不妨以一笑置之。蓋名花第一。獨繫鈴旛。憑空而獲。此美名人方求之不得。觀察何妨居之不疑。亦何必固執若是。且看花飲酒。觀察並未絕迹歡場。章臺走馬。與金屋藏嬌。其相去亦尺有咫耳。古之名臣。如韓退之。白樂天。蘇長公輩。並有納妓爲妾之事。點迹流傳。千秋不沫。其於諸公盛德令名。並無所損。是可爲觀察解嘲。又何必憤怒若是。姍緣美滿。豔福無雙。吾深願觀察之釋然。慎勿自尋苦惱也。云云。是亦海上花叢一大妙實也。

吃他三夜醋

兆貴里某妓。與寧人某生有齧臂盟。生固阮囊羞澀。妓亦不爲丁娘之十索也。一日某販過滬。與妓相狎。意欲求歡。而妓不納。無何生來。妓詭言於某販曰。頃間有客擺酒。能否商量將房暫讓。某販怒曰。此逐客令也。我亦擺酒可乎。妓以告生。生怏怏而去。如是者三夕。生每來。皆值某販擺酒。不得留宿。妓因與生兩

情既篤。誓不更留他客。某販酒綠燈紅。恣歡擁笑。而真箇銷魂。則未之能也。至四日。某販貿易事畢。揚帆就道。生乃宿焉。謝妓曰。彼不惜黃金買笑。卿不爲利動而爲情貞。良可心感。妓亦笑而謝曰。彼之連吃三夜酒。非本心也。全仗爾來吃他三夜醋。揆我三回場面。亦可感也。好事者詠之曰。大腹皤皤傍秀娥。巫山夢遠待如何。可憐一樣餐花客。醋味濃於酒味多。可爲解頤。

人上人

海上各校書之上書場出局。俱坐飛轎。而間有最之小清倌人。則相幫等捫之以行。有客在四馬路見一籠腿。肩捫一十餘齡之雛髮。搖搖而來。笑指之曰。此人上人也。旁一老者曰。此等小女子。學習唱歌。大非易事。不知受了幾許鞭笞逼迫。方能出而賺錢。所謂不吃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可爲有心世道者作一榜樣。

蘇老卽是小賊

言語不通。出門殊覺不便。有蘇公子者。由粵來申。慕北里烟花之盛。日事冶遊。在燕慶里某校書處擺雙檯。雙檯匝月不休。大凡妓院中稱呼客人。通爲某老爺某大少爺。一班掉皮倌人。則稱爲某老某少爺。字總在有無之間。惟稱大人則尙清楚。該公子到院。向以蘇老呼之。一日。又至該院小憩。正在吞雲吐霧。

之際。忽聞一片聲喧。老鴇娘姨痛罵死蘇老。瘟蘇老害人。不淺。此等蘇老。不得好死云云。公子聞之。不禁勃然大怒。將茶碗烟具打得粉碎。厲言曰。我來此一月之久。已化去一千餘金。無端罵人。殊出情理之外。如此欺人。定須送縣重辦云云。老鴇等初時不解動怒之故。徐思方悟。趕卽上前賠話。求蘇老不必動氣。方才之罵。蓋因早間院中失去銀水烟筒及零星物件。蘇老者。吳人稱小賊之謂。豈敢得罪你蘇老。公子始啞然失笑曰。原來蘇老就是小賊所毀之物。一概我賠。

多多益善

兆貴里某校書家之大姐。年十六。善媚能言。狎客無不愛之。有某甲獨自一人前往打茶會。適校書出局。大姐相陪清話。某兀坐如癡。久之不去。見大姐酬應漸怠。乃謂曰。俗云單嫖雙賭。我覺一箇人來。殊乏味也。大姐略笑曰。客好不須多。越日復偕三五同人前往擺酒。又謂大姐曰。昨太寂寞。今太煩喧。勿嫌擾乎。大姐急答曰。客好不嫌多。某甲曰。爾真如登壇之將。多多益善者也。

吃鮑魚湯

俗稱冶遊謂之嫖。稱冶遊者謂之嫖客。乃又有稱爲嫖灰者。其名真新而奇矣。悟遊生嘗驅車於張氏味蕪園。酌清茗以滌溽暑。聞隔座娘姨聲言。此種嫖灰。尙何面目見人。好不害羞。謂所隨之妓曰。今且不與

嫖灰理論。如渠到節不來。請嫖灰一試老娘手段。妓曰。怕他則甚。彼有作嫖灰之伎倆。我亦有處嫖灰之本事。以出嫖灰之醜。使人人知之。看嫖灰尙能再入花叢否。生識妓爲尙仁里某校書。乃趨問之曰。何謂嫖灰。嫖灰者究係何人。曰。有客姓鮑。曾吃酒叫局。積欠纍纍。忽借端生事。揚言不開銷矣。如嫖灰果要漂賬。則節邊請貴客等同至我家吃包魚湯也。客聞之相與鼓掌。蓋以其姓用拆字訣。恰好是番菜館內一味鮮羹也。

下海難忘

識員某別駕之公子。年少翩翩。風流自喜。隨宦來申。與兆貴里某妓交情綦篤。旋以乃父差竣。同返白下。黯然銷魂。依依難別。友人戲謂之曰。君今一去。何日重來。君亦忍舍此上海乎。公子答以行雲流水。絕無留戀。何不忍之有。口雖勉強應答。而惜別之容。慘淡可掬。適有粵友在座。代答曰。上海固無所留戀。其所以中心藏之。無日忘之者。其爲下海乎。粵人謂婦人私爲海。同座諸友皆鼓掌大笑。公子亦爲之粲然。

吃司菜

海上妓院。每逢節邊。廚司必治肴六簋。以送信人。信人轉邀狎客。客既吃之後。需花費番餅六枚。謂之吃司菜。有某甲者。與新清河坊里之某校書情好甚篤。一日校書相邀吃司菜。某甲堅謝不往。翌日被校書

之娘姨相遇於路。強邀前往。不得已而從之。既至。設酒於房內。吃所謂司菜者。不過是怒髮冲冠的魚翅。酒色過度的鴨子。壽終正寢的魚等類。無可下箸處。某甲少坐。即呼腹痛。校書急問何故。答曰。我食量素淺。今日每樣吃了一筷。頓覺腹漲難受。宛如吃了六枚番餅。不能下也。

善於變法

上海婦女衣服。無年不變。光緒乙未丙申間。競尙淡素。是年秋賽時。忽改爲大紅大藍。復用金線織繡。益覺五光十色。斑駁陸離。林黛玉林月英兩校書。各着大紅緞金衣一件。於是海上諸名花。衣飾頓爲一變。有東合興里某校書。因欲製造新衣。搗母不允。校書爰出所有舊衣。付諸質庫。卒製新衣一襲。噫。中國士大夫競言變法。口強。而卒至曠日需時。成效罕觀。若該校書者。真可謂勇於自強。善於變法者也。

非貝里

某觀察之公子。好作北里遊。一丁不識。而又假充斯文。遍觀壁間書畫。信口開河。人挪揄之。不識也。凡叫局請客。均有篋片代勞。以故未露破綻。一日偶自一人。在某校書處清談。忽兆貴里某書寓請客。票至。大姐持示公子。公子瞠目瞪視。半晌不語。忽云。非貝里係在何馬路。大姐云。大少誤矣。兆貴里。非非貝里也。公子拭目再三。審視云。果然兆貴里不謬。聞者咸傳爲笑柄。

不貳過

有名校書某。自吳門樹幟。春申枇杷門巷。車馬頗不寂寥。因見海上名花。悉以妍識優伶爲樂。遂亦沾染時習。與梨園子弟締忘形交。嗣以人言藉藉。頗知愧慙。一日過兆貴里某寓。妓平日固以妍識優伶著名於春申江上者。於是歷數生平所遇。以豔之。并謂吾人芳春有限。何自苦乃爾。如某某以崑曲著名。某某以弋腔擅譽。近某園某伶。華年旣穉。貌亦姣好。本趙產也。雅擅秦聲。激楚沈鬱。尤蕩人心志。若能與若輩往還。勝於曲辯子多多矣。妹如有意。儂當任蹇修也。校書面頰半晌。囁嚅曰。妹非不樂此。如人言可畏。何旣難追悔於旣往。不能不懺悔於將來。承姊美意。願謝不敏。噫。海上淫風。至今日極矣。品格卑污。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如某校書者。誠可謂勇於遷善者矣。

絕好頭銜

瑯琊公子。謹而近虐。一日過普慶里。至某校書寓小憩。適有趙姓者在。蓋昔日綠頭巾。今日黃堂客也。咬字嚼文。非可摹繪。見壁間所懸楹聯。均校書清玩字樣。因詢之。公子曰。校書二字。何所取義。公子曰。漢官校書郎。絕好一副頭銜。貽贈足下。不亦可乎。趙瞠目而視。慙然而退。

聞鼻烟

滬上寓公酬應紛繁者。常叫小先生。以其費省。而又示醉翁不在酒之意。遂相傳爲鼻烟壺。謔亦近虐。有川中大腹賈某甲。鬚髮蒼然。赴友招飲。叫東尙仁某雛妓。侍酒半酣。甲偃翠依紅。如蠅逐臭。座中客某乙善談諧。戲謂甲曰。閣下體中似有不適。得無鼻塞口渴否。甲茫然答曰。殊不覺得。乙曰。不必瞞我。如非鼻塞。何故鼻煙壺時時置於龍盾間也。甲始悟其取笑。應聲曰。此間人如常效老夫嗅鼻烟。則斷無爛鼻子者矣。闔座爲之撫掌。亦歎爲名言。

不食煙火

六月念四日。俗傳爲雷祖誕日。有某客於是日飲於某詞史家。高朋滿座。酒設雙檯。拇戰喧呼。羣花圍繞。有某校書素豪於飲。其夜杯不沾唇。詰之則曰。今日雷祖聖誕。須虔誠一日夜。不食煙火。強之再四。峻語堅辭。席散後。客餘興未闌。復造廬相訪。至則已將閉門。羹相待。女僕詭托主人病暈欲嘔。業已偃臥。其實留髡早赴巫山矣。明日復遇同席。詢以旣經不食煙火。何以留客。未免大不敬。校書無詞以對。紅潮滿面。半晌忸怩而言曰。厥物豈有煙火耶。合座爲之噴飯。

與一盞燈何涉

有他省委員二人。至丹桂茶園觀劇畢。偕赴同安里某校書家小憩。彼此論三盞燈四盞燈優劣。甲謂三

盞燈柔情媚態。令人之意也消。四盞燈不及多矣。乙謂四盞燈舉止端詳。頗有大家風範。三盞燈烏能與比。於是彼此爭論。一片喧聲達於戶外。爭論不已。繼至動武。不料用力過猛。轟然一聲。將案上陳設之保險燈打落在地。幾致肇禍。妓佛然曰。爾等論三盞燈四盞燈好歹。與我一盞燈何涉。聞者爲之粲然。

何時提轎

滬北勾欄舊例。有隱語焉。凡夥妓無故而去。此適彼者。謂之調頭。其因生理不佳。而被本家斥逐者。謂之提轎。有客不知此義。一日偶以提轎二字詢諸所狎之妓。曰。不知汝何日提轎云云。其妓勃然大怒。矢口痛詈之。客不知所謂。嗣經鴉娘雛婢將此二字義詳述於客。乃恍然大悟。而深深服罪焉。噫。客可以走馬。妓則不可提轎。願入花叢者。亦守慎言之訓也可。

星出天麻面

某紈袴來滬浪游。在某妓院中大開筵宴。酌十名流。招集滿座。酒半各卽席賦詩。以誌一時之盛。某紈袴固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枯腸搜徧。祇得一句云。星出天麻面。合座聞之大笑。一僕在旁曰。諸位老爺且莫笑。此是絕妙佳句。古人未經道過。座客無不驚訝曰。爾解吟詠乎。答曰。略知一二。座客曰。爾能對此句乎。僕應聲曰。雲開月脫衣。座客無不嘆服。

算我一場和

江西某僑寓滬上。不詳其姓字。亦不稔其所居。縱情花柳。糜費無算。北里中以老老呼之。某年將花甲。酷嗜狎邪游。性又妬忌。羣芳譜中頗多相識。然偶有所觸。掉臂喧嚷。不可以理論。若入妓家。值有他客。往往藉口碰和。以爲挾制移讓之計。既而他客讓去。則又托故不碰。或詭言雖是不碰。但算我一場和可耳。妓家當時每墮其計。至還局錢。則所謂算一場和者。仍不算也。噫。此輩在花叢中。如書中之蠅蠹。比比皆是。何獨此老老也哉。

竹槓敲來薺菜青

毗陵某太史。眷清和。二某校書。情好甚篤。一日太史將赴杭。校書囑購梨花白。杭摹本衣料四件。薺菜青。杭寧綢衣料四匹。太史以厥價甚昂。一時未能遽允。校書必欲其代購。太史臨行。因贈以詩。中有警句曰。斧頭劈去梨花白。竹槓敲來薺菜青。按薺菜。北人呼爲薺。南人則呼爲謝。一時傳爲絕對。皆呼校書爲謝菜青云。

狀元誤報

光緒丁酉年花榜揭曉之日。各校書如聽榜士子。中心忐忑。坐立不安。密遣急足奔走探問。聞新定狀元

名曰四寶。於是先報至普慶里王四寶家。繼報至尙仁里金四寶家。又報至百花里底洪四寶家。及清河里之左四寶家。之四人者。驟聞此信。皆吐氣揚眉。自鳴得意。正在倉皇之際。忽報紙飛至。狀頭第一人乃西蒼芳張四寶也。王四寶不及看姓。誤聽張王疊韻。猶執以爲是。余洪二人亦疑信參半。左四寶家之狎客。垂頭喪氣而來曰。左矣左矣。又一客曰。左則甚妙。其如不左何。

卯大人騷大人

前清體制。欽差督撫。乃稱大人。其後方面以上。皆稱大人。夫大人者。尊稱也。既稱爲大人。則不合入妓寮矣。乃世風日下。凡屬大人。莫不入妓寮。打茶圍。飲花酒。揮金買笑。剪燭留髡。凡粉白黛綠。姘紫嫣紅之輩。以及元絳公七十鳥蝦兵蟹將。雞婢鴉娘。咸以大人稱之。衆口沸騰。如出一轍。甚且有以卯大人騷大人呼之者。則以其音從同。而或相近。故爲是游戲。以博大人之歡心。人謂其褻實甚。吾謂罵由自取。

石子客人

妓女所得局酒資。皆歸公帳。不能入己。所有衣飾。大半從敲竹槓而來。此亦恆情。無足爲怪。然亦有敲到敲不到之分。有輕薄子戲爲妙。譬。頗堪發噱。謂一敲卽出。或一敲不出。再敲方出者。此等謂之胡桃客人。南人謂之蒲桃。北人謂之核桃。其一敲便場。不堪再敲者。此等謂之橘子客人。以其外皮似硬。內瓤

實軟爛。不任敲撲也。其無論如何敲。而終敲不到者。則謂之石子客人云。

作法自斃

有客數輩。在某校書家吃酒。席中一客嫌搥拳喧嚷。倡議行令。較爲雅趣。而苦乏新法。一客曰。行令固佳。但不外運用詩書成語。我等從未行過。且腹中沒有書卷。卽行來亦不能左右如意。我倒有一極趣之令。不妨卽席試之。衆問是何雅令。客曰。此令名爲糊塗蟲。係以圓筷一枝。用紙條捻於筷頭上。四面可以旋轉。行此令者。自己伏睡桌上。兩手搓筷。隨搓隨念。曰糊塗蟲。糊塗蟲。糊塗蟲。糊塗蟲。吃一鍾。其筷尖紙捻指向何人。則何人吃酒。衆共慙慙卽行此令。於是客乃照法搓之。及搓完一看。仍舊指到自己。合座無不大笑。客亦靦然曰。我作法自斃。真一糊塗蟲也。

王老大吟詩

有山東富商王老大者。性喜吟詩。喬遷海上。有人約於大菜間請吃番菜。勸令叫局。代喚清河里某校書。老大一見大喜。明日卽往打茶圍。從此碰和喫酒。漸入佳境。詩興勃然。有人傳其贈校書詩二首云。昨兒一見肉生麻。故此今兒來打茶。如此人兒真箇好。那兒尋出這冤家。龐兒淡淡嘴兒紅。脚兒纖纖屈似弓。待到燈兒全滅了。被兒底下趁英雄。

四 歌場憶語

書館與歌妓之回顧

清光緒間。四馬路一帶。書館林立。然座場寬暢。歌妓最多者。羣推天樂窩爲第一。每晚至九點鐘時。座客無不密滿。該館所聘名妓。如王秀林。洪文崗。金小卿。小如意。王者香。賽金玉等。銅琶一曲。四座皆驚。更有洪少蘭者。色亦中人。然歌聲嘹亮。舉止安詳。頗具大方之概。且工楷法。善吟詩。真青樓中難得之品。其餘各書館。若論交樓。小廣寒兩家。牌號最老。又如江南第一樓。海上一品樓。榮華富貴樓。品玉樓。品陞樓等。各樹一幟。然聲名皆不及天樂窩之響。惟品玉樓之王秀蘭。其曲調之高。行雲可遏。洋洋盈耳。久擅盛名。今皆如廣陵散。不可復聞。回首當年。感慨系之矣。

精忠傳不敵果報錄

蘇人以評話爲大書。彈詞爲小書。大致如柳敬亭一流人物。某年寶善街同善樓。牌懸沈某說精忠傳。第一日聽客滿座。約百餘人。半皆婦女。其中挖花碰和者居其半。沈姓年逾知命。鬚髮斑白。吐屬尙不惡。無如彼女子等聽慣小書。如果報錄玉蜻蜓等。游詞狎褻。戲語輕浮。說者娓娓不倦。聽者津津有味。反以大

書爲厭。皆不耐久坐。迨書散後。卽有一年大肥婦揚言於館東曰。必須另延一說小書先生來。我輩方肯照顧。否則并挖花幫亦不至矣。該館東亦係女流。混名小水晶。因貪生意。不敢逆命。未三日。居然門前懸牌彈唱古今全傳。於是釵弁滿前。履鳥交錯。噫。此類說書與誨淫何異。而好者反多。亦可以驗風俗矣。

金耀祥走頭無路

吳門有金耀祥者。說評話善談諧。一言方啓。滿座軒渠。因之身價自高。每三年來申一次。必日擋在城內豫園。二擋夜擋均在租界。在末開書一點鐘前。聽者麇集。已無餘地。迨金到。一手脫衣。一手拍醒木啓講。無片刻停留。甚至有城內聽完頭擋。忽忽乘車趕聽二擋。最奇者。一日三擋。皆此一回書。而科譚能一字不同。以致聽客百聞不厭。有一日書場。無插足地。金來由人肩上海。卽云。講藝皆恐弄得走頭無路。惟評話一門。非走頭無路。生意不佳。一時臺下聞之。笑聲如雷。因此家道小康。有中人之產。滬上茶樓延請。必須於金回蘇時。卽下聘定。預爲三年後地步。否則卽爲捷足者得。其風頭之健。迥非後輩所及也。

書場之小掌故

彈詞原於李龜年。說書始於柳敬亭。最後姑蘇琴川有女彈詞女說書出現。易鬚眉爲巾幗。人悉呼之曰女先生。蓋沿紅樓夢說部中女先兒之稱。而以生字易兒字耳。此輩女郎所居。謂之書寓。所以別夫長三

等之妓院也。除每日登場彈唱。任人入座傾聽外。若就其寓中。或召赴他處。則謂之曰堂唱。數十年來。彈詞說書。都成廣陵散。而一般妓女。各挾琵琶登場。競唱二簧調梆子腔。每人一二齣。絕無所謂書詞。乃亦直呼爲女先生。且稱其所居爲書寓。曩有某孝廉。道出申江。偶然涉足花叢。極以書寓之稱爲大謬。嬉笑怒罵。不絕於口。乃該書寓中之女先生。怫然曰。汝以我輩並不能說一句書。而乃聲稱書寓。大肆吹求。不遺餘力。試問汝輩肄業之所。不但無歷朝史鑑。諸子百家之一書。卽四書五經。並無一部。而何以妄稱爲書院。不自省察。而乃反唇相譏。不亦慎乎。君休矣。孝廉聞之。語爲之塞。自咎失言。赧然而退。甫出書寓之門。卽聞有人高呼而過曰。請先生開書矣。

唱殺林寶珠

清光緒丁酉戊戌間。海上工歌曲各校書中。年最幼穉而藝術尠儔者。以東蒼芳里林寶珠。眉史爲第一。眉史九歲時學唱。纔一發聲。則音調鏗鏘。自然合拍。教師斂手曰。此兒殆韓娥再世。他日藝成。當壓倒羣芳也。不一年而歌曲嫻熟。身小如么鳳。而聲可震屋瓦。生淨俱能爲之。有名伶汪桂芬。李長勝之風味。於是青衫名士。白裕王孫。爭相招呼。侑酒幾於應接不暇。每日出局必三十餘處。其到必遲。一到卽唱。一唱卽轉往他處。亟亟如恐不及。可愛亦可憐也。眉史本能琵琶。因身材短小。而琵琶高大。舉手上下。未免過

勞。遂以參鐙相隨。并自帶小銀壺。盛以洋參湯。唱時必飲少許。以潤香喉。其喉未經唱敗。每逢高唱過度。喉音啞塞。一夕之後。仍復如舊。當時春申江上。香名藉藉。卒以奏曲過勞。不克永年。惜哉。

林步青唱做兼擅

灘簧界名人林步青。二十年前。大名鼎鼎。婦孺皆知。步青天性聰明。每一登場。談諧百出。肆應不窮。其技。能確有過人之處。當渠在法界某茶樓唱灘簧時。兼在丹桂茶園扮演丑角。足與何家聲馬飛珠輩後先。輝映。惟因雙方兼顧。到園演劇。猶遲丹桂掌班夏月恒。曾有戒令勿許搭唱之議。旋由法界某茶樓老板。挽有力者向夏一再婉商。始准仍在茶樓書場照常開唱。其後又常到東新橋塢之五鳳樓等處。聽客均甚歡迎。步青晚年最後唱灘簧之場所。為上海最初遊戲場之大馬路樓外樓。想老聽客尙能憶之也。

水香菱排場

水香菱校書。善爲秦聲。悠揚激越。最足移人。某日校書在小桃源唱書。正當得意之際。胡琴弦線忽然中斷。校書大爲掃興。拂衣將行。衆共挽留。謂俟弦線繫好。唱畢一齣再行如何。校書強項曰。實蓋插爛汚格。事體真少有出見格。倪定準勿唱哉。立起身來。竟忽忽下樓而去。衆皆無可如何。惟有瞪目視之而已。坐客曰。此校書排場也。

天樂窩聽歌

嘗見某君花雨繽紛室墨騰云。壬寅重九。天雨無聊。偕二三知己至天樂窩聽書。時已演唱將半。座客滿樓。幾無隙地。各校書紛紛來集。衣香鬢影。左右撩人。絲竹爭鳴。箏琶雜奏。或崑曲。或西皮。或二簧。或梆子腔。或小調。無不各擅勝長。誠一時之妙選也。其以琵琶好手。應推小如意。其聲錚錚然。如金鐵之鳴。惟信手彈來。撥指多而輪指少。係彈月琴之法。非琵琶正派。然以之合西皮二簧。非合月琴彈法。不足以增響。此可見小如意之精於琵琶。善為通者也。至其歌聲之激揚清越。有耳共賞。無容縷敘。陳翠娥於弋腔崑曲小調。各臻其妙。所唱思凡一折。抑揚宛轉。大是可人。惜唱至將畢。適與姊妹行眉語。誤落脫曲中。嗷呀由他一句。崑曲自有一定句板。校書偶爾遺忘。非其過也。最奇者賀媛媛眉史。年僅七八齡。着紅繡花短襖。頑憨之態可掬。唱取城都一段。聲韻之激昂。字眼之準確。自然合拍。頗有汗紉秋氣味。四座喝采。屋瓦皆震。其餘各校書皆高歌爭勝。各擅勝場云云。當時天樂窩之盛況。可見一斑。蓋不亞於今日大世界之羣芳會唱也。

唱書妓慣作嬌態

妓女上書場彈唱。每逢日擋午倦困人。或天雨座客寥落時。輒裝作嬌慵。不肯賣力。其擊琵琶時。故作似

睡非睡。星眼朦朧。大有抱得秋心不忍彈之態。默坐良久。始徐徐伸出玉纖。慢撚輕挑。曼聲發響。其一種困倦之意。斌媚可掬。然偶一爲之。亦頗能動人。乃無論妍醜。一一如此。猶如印板文字。不受人憐。反遭人厭。吾謂此輩校書。雖巧笑工顰。亦可謂不善變矣。

富貴樓之盛況

四馬路榮華富貴樓書場。於己亥七月十五日。初次邀請林黛玉金小寶翁梅倩陳寓胡翡翠等五人到場彈唱。是晚適大雨如注。該書樓座客獨滿。所邀五人。惟金小寶翁梅倩未到。林黛玉點戲四十五齣。胡翡翠三十五齣。各唱兩齣。陳寓係初次登場。亦點三十齣。祇唱一札半。其半札係胡翡翠與之合唱。黛玉唱梆子調。抑揚頓挫。宛轉生情。自是老斲輪手。翡翠效顰。遂覺別開生面。此外尙有沈鶯鶯點戲二十一齣。又有李蓮香點戲二十齣。其他八九齣一二齣者。尙復不少。統計點戲約及二百齣之譜。是晚金小寶以局多。兼之大雨。故懶於前往。翁梅倩則以該書場於邀請時。置己名於陳寓下。陳寓本不善歌。相提並論。已覺擬於不倫。况明明後來居上耶。於是心滋不悅。決意不往。該書樓主人本擬邀翁逐日到場。翁索包銀六十圓一月。又拉胡琴者十五圓。如遇點戲。彼此對拆。書樓主人有難色。遂未定議。故翁因此尤不願上該書樓。而與金小寶商定。另應海上一品樓之邀。按翁梅倩當時以老名下重。驕風塵。自當居於前。

輩之列。胡翳雲聲望技藝，不過與沈鶯鶯、金小桃、文秀英諸人相等。該書場乃一律邀請，宜翁校書之曠，有煩言也。萬目睽睽之地，衆人屬耳之場，所以別真才，徵實藝，技之高下，豈以時髦不時髦爲區別乎？然是日林黛玉獨坦然到場，毫不介意，其豁達亦非他人所能及也。老上海當時躬與其盛，秋窗追憶，泚筆記之。

小廣寒點戲互賽

小廣寒書場，嘗有二客點戲。一做林小寶，一做張桂枝，互相比賽。各點至一百餘齣，然兩人阮囊均屬羞澀，戲洋不及付清。堂倌在外找尋多日，竟杳如黃鶴，一時傳爲笑談。

五 情瀾蠡勺

珠江情女寄情郎書

焚香拂硯，五載情深。怨雨愁雲，兩年腸斷。前者事關蜚語，變起讒言，以高堂之怒氣方張，致賤妾之悲懷莫訴。欲留未可，盈盈淚盡酸風，此別何堪。黯黯愁埋苦霧，當此鏡分鸞影，梭化龍飛，感君心似春蠶，柔絲難割。憐妾質同弱柳，飛絮無依。臨別贈言，至今鏤骨。妾自初辭金屋，旋墜珠江，等南浦之煙花，覩西樓之

風月莫不訂綢繆於午夜。娛羅綺於丁年。聽彼清歌。翠袖之啼痕盡濕。醒餘醉夢。紅衿之淚點成斑。况乃摘粉搓酥。朝朝暮暮。推衾送枕。夜夜年年。日命酒以陪歡。時破涕而爲笑。心腸盡假。面目都非。乍逢猛雨來時。冀有人憐梗斷。不料狂風忽起。竟無客替花愁。空教綠慘紅悲。不管脂啼粉怨。飄零至此。痛恨誰尤。何難盡鳩酒於一杯。結香羅於三尺。綿綿此恨。鬱鬱難伸。恐教幻作冤禽。徒傷結舌。否則化爲杜宇。不斷哀鳴。隱髮未訴於生前。悲憤重膺於身後。此妾所以苟延殘喘。非貪戀餘生者也。嗟乎。西風落葉。寧無返樹之期。孤鳥辭林。豈乏還山之願。從此休翻錦浪。盡辭桃葉深情。得脫污泥。卽現蓮花妙相。詎難收於覆水。幸相挽於狂瀾。或者僑寓羊城。或者帶歸梓里。折釵復合。破鏡重圓。佇看金縷影殘。仍歸李綺。何必玉簫隔世。再約韋皋。此不斷之情根。亦三生之宿願也。第恐孽障難除。人情多舛。將必脫身塵網。遜迹空門。還苦月於青天。來皈佛界。絕愛流於欲海。直度慈航。倚蓮座而修淨業於一生。坐蒲團而訂歡懷於來世。本非妾願。爲報君恩。意在筆先。卽隨淚下。茲者遠傳雙鯉。乞憫孤鸞。仰天半之霓旌。接江心之日影。枇杷花裏。把晤郎君。芍藥闌邊。訴明衷曲。將悲喜之交集。實畢世之難忘。其或後會無期。重逢靡日。則君心似鐵。絕不生憐。而妾命如烟。請從此逝矣。伏念沈郎多病。瘦損腰圍。杜牧工愁。寒生鬢影。花光明媚。紅情動騷客之吟。樹色蒼涼。綠意惹詩人之恨。况秋娘已去。漢女無歸。衣白勸添酒。難對酌。毋庸多憾。亦患傷神。

強飯爲佳。早眠宜慎。君其珍重。妾待珠還。攔筆神馳。望風懷想。

珠江情郎祭情女文

嗚呼。一朝蒿里。萬古埋愁。年少云亡。千秋飲恨。况心心相契。世世同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今卿之長逝也。我心傷悲。慨日歲值丁亥。節屆花朝。爲謁萱枝於鰲海。得親玉貌於鳳樓。半枕恩情。盡傾肝膽。幾宵雲雨。曾煖衾裯。綠鬢訂河洲。願言偕老。紅顏方燕喜。肯話分離。無奈親老家貧。強效馳驅於皇路。致怨黃昏。紅粉悲歌。三疊於陽關。臨別贈言。囑十年於此日。揚鞭握手。訂百歲以來茲。竊謂龍虎有期。早把阿嬌藏金屋。豈知風雲未會。空教織女盼銀河。楚岫雲迷。芳草獨尋人去後。秦樓鳳杳。寒林空見日斜時。夫再見期。賒溯洄猶切。而百年情重。恩愛忍忘。曾日月之幾何。忽光陰之易轉。時維淑景。序屬陽春。粉蝶戲花叢。金鶯穿柳底。王孫綠草。凝粧少婦。曾悲玉女風流。問柳騷人遣興。撫韶華而感慨。徒悲惜玉人遐。對景物以低徊。翻恨憐香我獨。苦相思於異地。辜負花辰。嗟寂寞於今宵。相違月夕。無何一天春色。俄聞猛雨殘花。滿目波濤。慘睹折椽斷楫。落花夜寂。獨宿蕭郎。明月春濃。難歸謝女。泉臺埋玉樹。荒塚葬明珠。愴薄命之風流。未乾坏土。泣多情之骨化。永死丹心。旣嗟淑女以無緣。聊撫荒墳而灑淚。衷情一曲。訴生前未雪之冤。薄酒三杯。奠地下長埋之骨。最痛芳卿青春二八字。守十年垂盼不才。鍾情一旦。自忘千金重體。私

托赤繩。予愧七尺微軀。長懷結草。茲乃琮琤未報。竟含廬杖之悲。桃李罔投。已灑香囊之淚。卿因予喪。予爲卿死。最苦幽冥永隔。只期夢裏以相逢。生死睽違。無復燈前之話舊。琴調別鳳。高山流水。誰是知音。桃笑春風。今日去年。莫尋人面。花前笑語。竟求泉壤之魂。別後丰姿。空弔屋梁之月。念重泉而不見。觸汝月以傷心。紅雨飄殘。盡是離鸞之血。蒼天叫斷。獨留孤雁之聲。生也同衾。三冬幸煖。死而異路。九夏悲寒。除卻巫山。奚復陽臺之雲雨。曾經滄海。再無楚地之瀟湘。鏡破豈曰無因。琴續已非舊譜。同心扭斷。忍卻舊以同歡。並蒂分開。終無心於買笑。而且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亡。悲餘生之不辰。但我卿之埋玉。卿捨紅顏以謝我。旣深愛貌憐才。我招薄命以偷生。竊愧忘恩負義。他日相逢地下。愧無薄命見交情。今時尙且浮生。因有衰年之老母。願卿之死也。予深感卿之貞。予之生也。卿曲諒予之志。嗟嗟。卿死堪悲。予生更苦。卿先予而喪。今日猶有我哭卿。予後卿而亡。異日必無卿哭我。予則陽間抱恨。難尋知己以伸懷。卿雖地下含悲。猶幸不才而致誅。獨是所最惜者。荒塚孤墳。年年弔夢。新霜冷雪。歲歲封塋。列女墳頭。春秋誰弔。貞夫窗畔。晝夜增愁。靈能有知。鑒微忱而共成連理。心如不棄。恕薄倖而同化鴛鴦。嗚呼哀哉。伏惟尙享。

沈問甫明經悼亡聯

從今後誓必學醫。好爲人補恨填悲。免傷薄命。再世來願爲卿婦也。肯你深情密意。報答平生。

沈妻臥病。實爲庸醫所誤。以致花殘玉碎。故首聯云然。

吳門某氏女史寄外書

某君安履憶自香閨分手。光陰迅速。忽忽三年。春風入幃。秋月照夢。未嘗不展衾而歎。撫枕而悲。自君出門之時。蹙蹙靡騁。別後得書數四。始悉自蜀而湘而楚。隻身千里。無所依倚。常念荒村雨露。野店風霜。則恨不能插翅飛來。扶持左右。嗣聞於去夏轉輾而之滬上。爲西賈邀司筆札。館況良佳。無任欣慰。以爲從此衣食足給。家計得以稍寬。不料數月以來。黃犬音乖。青鸞信杳。近在數百里。反較昔之千山萬水。蹤跡靡定者。尤爾隔絕。豈不奇哉。豈不怪哉。昨有自滬歸者。前往相詢。乃知君縱情花柳。與賤妓相暱。鄉占溫柔。竟棄糟糠。不復相顧。妾自愧陋質。不足以事君子。然結褵之後。我二人枕底聯吟。奩邊論畫。閨房之樂。誠有過於畫眉者。乃君以飢驅所迫。浪游四方。妾離別縈懷。往往於苦操井臼之餘。念及當時。輒深悵望。今君稍稍得意。而忘我實多。薄命自傷。何敢怨艾。惟君體本羸弱。沈湎於此。未免以有用之精神。委傷於無底之慾壑。抑又何必在妾之情。固不足戀。惟君年已四十。而膝下猶虛。倘珍攝失宜。染以異疾。雖悔奚及哉。君本聰明。何事不能解釋。倘不以妾言爲河漢。還望三思。亟整歸轡。以慰盼睫。若秋風過耳。置若罔聞。

聞。妾。嬌。弱。懦。性。成。亦。能。一。變。而。爲。河。東。獅。吼。毋。貽。後。悔。書。不。盡。言。敬。候。歸。鴻。惟。珍。重。千。萬。千。萬。珍。重。考。某。某。襖。衽。再。拜。上。

某君憶內詩

底事鱗鴻久滯行。似無情處最多情。滿腔心緒何從訴。幾度含毫寫不成。又見江天鼓浪行。綠波芳草別愁縈。欲教歸棹攜情夢。暗逐春潮過四明。月輪照徹電燈寒。鏡影成雙人影單。記得雲鬢相並立。樓頭倚徧小闌干。不教愛玩學高柔。半是端莊半是羞。密極翻疏更密。同甘好夢各衾裯。有時嗔我太憨生。愛裏微嗔更有情。意態別來頻夢見。驚醒爭不怨流鶯。別來三月勝三年。越水吳山望眼穿。情到深時嫌夢少。日高猶戀錦衾眠。蕭郎爭得不情癡。媚寢餘香最耐思。夜夜枕衾留半榻。睡醒疑是並頭時。除卻巫山不是雲。遊蜂浪蝶枉紛紛。目中有妓心無妓。曼倩鍾情在細君。一日思卿十二時。纏綿緒似繭抽絲。深宵暗落多情淚。祇有鴛鴦繡枕知。彎彎月子掛窗前。一樣清輝兩地憐。屈指將逢三五夜。人間天上共團圓。

兩情女傳

有安太守者。滿洲旗人也。年六十無嗣。惟一女。愛之如掌上珍。常令作兒郎粧束。以見賓客。又有烏別駕

者。蒙古旗人也。其女亦作男子粧。兩人年相若。貌相似。門第亦相敵。時時共往來。約爲兄弟。而陰各以終身爲託。及太守守外郡。女隨父之任。烏女依依不忍別。別後啼鳥驚心。飛花攪夢。兩人心事。各不分明。而烏女相思尤苦。久之寢食俱廢。遂成痼疾。別駕亦止此一女。憂懼不知所出。令其母私問之。女歎曰。不能與安家郎復相見耶。卽返身向壁。淚漣漣而下。母曰。兒癡矣。渠猶爾也。兒將若之何。女始知安固非男子。然情障已深。不可復脫。因泣曰。吾二人者。重以情。非重以男女也。苟以男女之故而奪其情。非真情矣。彼雖女子。亦決不負我也。自此女病益困。別駕乃致書於安。以求一見。其書又爲寄書郵所誤。而安女未之知也。女日夕盼安女至。日暝欲穿青鸞之信。終杳以爲安女負心。病益加劇。數月後。復致書於安。安女得書大驚。始知烏亦非男子。而情感彌切。涕泣登舟而去。旣至。女氣息奄奄。蠶絲未斷。安女驟覩之。涕泗交橫。哽噎不能成語。強前執女手。女忽放聲大哭。一慟而絕。女旣死。安女誓不獨生。舉頭觸棺。欲以身殉。別駕急送之以歸。歸後感女之情。悲女之死。常以清淚洗面。從此月照幽閨。花開冷署。無一非斷腸地也。年餘竟鬱鬱以卒。

从史氏曰。夫人之情不在男女也。執男女以言情。則登徒子之類耳。如兩人者。先而假。後而真。始各疑爲男。繼各知爲女。終不以男女而見其情。斯之謂情種。

簫笛姻緣記

姑蘇某少年。好聲樂。洋琴。阮琴。琵琶等類。一一皆能。而於長笛。短簫。尤擅其勝。每一握管。其音不凡。喜則悠揚上下。悲則慷慨淒清。穿雲裂帛。無以狀其奇情。風定波平。不足爲其繼美。隣家有女。年已及笄。秀外慧中。亦善音律。每當斜陽一角。明月二分。倚欄而吹。此唱彼和。兩不相識也。久之始獲一晤。由是兩不忘情。某志在高山。女亦爲高山之音以應之。某志在流水。女亦爲流水之韻以應之。一日某吹石頭記之詞。曰。一箇是閨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是箇無情。如何今生偏遇着他。若說是箇有情。如何心事都虛話。一箇枉自嗟呀。一箇虛勞牽掛。一箇是水。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等句。女遂不敢和。然思之益深。已而因思作想。由想成癡。遂至病莫能興。展轉床褥。母怪其病之來也。詢其胡爲。女不能對。惟終日涕泣。細詰於婢。婢語其由。母頓悟。倩冰上人爲撮合山事。諧女疾亦瘳。于歸之期。有友改紅葉詩以爲賀曰。當年蕭史抱奇才。弄玉秦宮下嫁來。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橫笛是良媒。一時傳爲佳話。

金陵徐英校書寄江西謝霞仙書

薄命人徐英。上書於三十六鴛鴦館主霞郎知己。江干話別。執手依依。河滿一聲。雙淚自下。天下離別之

慘。無。如。我。兩。人。者。放。棹。後。於。端。陽。後。一。日。方。抵。袁。江。密。訪。七。八。天。始。得。負。心。人。蹤。迹。回。索。前。款。一。再。支。吾。後。因。欲。見。其。上。司。渠。恐。醜。態。張。揚。浪。招。物。議。既。懼。功。名。之。失。又。防。差。委。之。停。遂。滿。口。應。承。先。付。二。百。金。其。借。去。之。手。釧。珍。珠。則。議。定。折。爲。三。百。五。十。元。英。以。騎。虎。勢。成。一。切。遵。命。豈。知。負。心。人。再。三。訂。約。再。四。食。言。五。月。下。浣。又。交。來。二。百。四。十。金。洋。一。百。元。月。底。交。一。百。十。元。至。是。局。帳。竊。款。兩。項。皆。清。而。折。款。一。無。着。落。當。日。赴。公。館。催。逼。直。至。荷。花。誕。前。四。日。始。令。其。舅。子。前。來。說。情。并。先。交。洋。一。百。五。十。元。謂。自。將。前。款。付。後。實。在。宦。囊。枯。窘。今。先。付。半。數。餘。須。明。歲。陸。續。清。償。約。至。端。陽。而。止。因。付。期。票。一。張。英。知。其。場。面。空。張。遂。亦。見。可。而。止。卽。於。次。日。遄。返。金。陵。前。次。貽。書。未。得。一。覆。旁。人。傳。述。有。謂。抱。病。甚。危。者。有。謂。已。離。舊。館。者。有。謂。省。親。珂。里。者。樹。雲。迢。遞。折。柬。無。從。但。寄。來。府。上。之。書。應。可。收。到。何。以。錦。鱗。三。十。六。仍。誤。洪。喬。投。贈。參。差。令。人。莫。測。竊。念。滬。江。判。襪。忽。忽。自。夏。而。秋。朱。鳥。音。沈。紅。鴛。夢。斷。有。離。別。之。曲。無。會。真。之。詩。地。闊。天。空。不。知。描。寫。多。少。相。思。字。也。辰。下。香。飄。丹。桂。秋。老。梧。桐。離。菊。待。苞。又。是。重。陽。將。近。遊。湖。之。約。正。及。其。期。倘。有。餘。閒。請。於。八。月。下。旬。促。裝。趕。到。則。當。秋。風。買。權。同。泛。西。泔。聊。訴。離。悵。永。貞。舊。約。主。人。其。有。意。乎。現。下。英。移。居。驢。子。巷。坵。牆。李。宅。問。舊。日。居。處。便。可。根。尋。梧。葉。病。悴。西。風。薦。涼。諸。惟。珍。重。中。秋。前。三。日。

說情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普天下錦繡才人。無不顛倒於情。天恨海之中者矣。願情者。天地之精靈。身心之要。素非黃金千鎰。明珠三斛所能購者。亦非大塊洪爐。九轉丹竈所能煉者。是與我生而俱來。死而俱化者。耳。嗟乎。茫茫宇宙間。圓顛方趾者。奚止恆河沙數。然能知情之一字。爲何物者。幾人哉。而造物獨厚於我。得含有此至寶貴之性質。當如何愛藏。如何珍惜。如何躊躇滿志。以待相當之價值者。彼閒花浪柳間。固非濫擲虛費地也。然能知此者。又幾人哉。且情之爲用。當視事變爲轉移。其發於他方面。則忠於國。孝於家。然諾於友。朋友愛於兄弟。亦不必盡在閨閣之間。卽在閨閣之間。而多數之紅顏。亦不必皆深情之種子。必也絕代佳人。離魂倩女。印三生而有約。獲一見以傾心。彼心目中所愛。憐。只有一我。我心目中所愛。憐者。更無他人。於是爲之病。爲之愁。爲之癡。爲之死。而彼亦未嘗不同病同愁同死也。天荒地老。白首同歸。石爛海枯。寸心不貳。如此斯爲不負此至寶貴之情矣。世有見一眉一眼。一裙一帶。便色授魂銷。更有狼藉名花。唐突西子者。是直登徒之餘孽。花叢之蝨賊耳。吾願乞努目金剛。持降魔杵。逐此輩於東海之濱。與逐臭夫爲伍。不許其濫廁脂粉。吾更乞無量諸佛。放絕大光明。接引世間一切癡兒女。悉入美滿世界。吾雖無似。固亦欲勉從諸兒女裙屐後也。嗟乎。藍橋水冷。金谷香殘。十年燕子之樓。雙枝連理之樹。此非千古有情人同爲心。憐。魄醉者乎。俯仰今昔。時復黯然。聊誌數言。以明素志。知我者爲之嫣然一笑耶。

抑爲之灑一掬同情之淚也。耶噫。

紅樓學闡微

曹雪芹寫寶玉之對於女子。無所不用其情。甚至奴隸牛馬。皆所甘爲。其寫羣美之對於寶玉。亦無不用其情。以致醋海生波。互爲情敵。自寶玉與寶釵之婚約既訂。於是風流雲散。史湘雲久不蒞園。李綺邢岫烟輩皆紛紛而去。黛玉又奄奄就殞。則可知寶玉者。固大觀園諸姊妹之目的物也。寶玉房中如小紅者。亦嘗思得寶玉之青盼。無如輩次既低。資格不夠。爲襲人晴雯等排斥。致寶玉雖有憐香之心。卒不能施諸小紅。而小紅遂去而之熙鳳房矣。鴛鴦固亦鍾情於寶玉者。無如爲赦老納寵一事所迫。終至兩情睽離。投繯殉節。然觀頰上之胭脂。一任寶二爺之呼吸。則知鴛鴦頭與怡紅之不乾淨也。至於平兒。固明明璉二之禁戀也。寶玉又何從而爲暗渡陳倉之計。乃偏於理粧之時。極畫其纏綿熨貼之態。若有意。若無意。繆繆悱惻。令人想懷噫。此怡紅之所以爲意淫歟。

曹雪芹於首卷卽寫香菱失散事。又詳述其出處家世。其視線上實較襲人晴雯爲高。似與寶玉有關係。然乃偏落諸薛蟠手。且抱衾裯。令有情人見之。未免恨恨。乃雪芹必牽藤附葛。因香菱而及薛氏。因薛氏而復牽人香菱於大觀園。因大觀園而遂與寶玉有關係矣。觀香菱與蕙兒鬪草一節。泥污榴裙。裝人

借裙易之。當易裙之時。香菱命寶玉回過臉去。然榴裙濺水。又安知其必爲鬪草而污耶。其與鬪者爲蕙兒。其所鬪者爲蕙夫妻。草及寶玉埋蕙地下。又著兩手。亦爲泥污。香菱促其速濯。句句皆含深意。特閱者爲雪芹所欺。而未之覺耳。及舉步欲行。香菱又喚寶玉回來。面紅不語。則文情皆美。而寶玉與香菱關係。卽在此而紅不語之中。香菱向寶玉道。污裙的事。不要告訴你哥哥。完了。此又其情之顯而著者也。

林旭夫人填詞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死難後。其夫人沈氏。痛不欲生。旋即抱病。綿悒經年。懨懨垂盡。病中填詞一闋。幽怨悱惻。哀豔動人。其詞云。報國志難酬。碧血皇州。篋中遺稿白千秋。腸斷招魂魂不到。雲黯江頭。繡服舊粧樓。我已君休。萬千悔恨亦何尤。拚盡眼中無潸淚。共水長流。嗚呼。亦可傷已。

錦江何潤彩校書寄吳郎書

賤妾不幸。瀾迹青樓。得遇長卿。歡同魚水。庭花初放。屢凭翠檻。以偷香。池草方生。共泛牙檣。而唾綠。三生有約。樂也融融。一諾無欺。心兮耿耿。孰意鴛夢方濃。雞聲斷愛。驪歌忽唱。馬足牽情。珠海人還。泣下鮫珠。萬顆。柳隄餞別。折殘隄柳千條。君竟西歸。水徒東逝。盼錦帆而沒影。望眼空懸。留羅帶以盟心。舞腰消滅。銀缸背處。聽來更漏沈沈。玉軫調時。譜出愁腸寸寸。俄而喜鵲朝鳴。雲箋夕至。碧紗窗下。浣手開函。寶鴨

鑪邊展眉朗誦。固謂結綰同心。花開並蒂。正此時也。夫何徧覓相思之句。祇書兩字平安。追尋爽約之由。惟說雙親管束。嗟嗟。蕙蘿薜荔。難依松柏之陰。沉芷江離。莫雜瓊瑤之佩。小青薄命。疇分一滴楊枝。班女多愁。猶賦三秋紈扇。我辰安在。天意如何。所恨妾心匪石。奚堪別抱琵琶。還期君志弗灰。許以重攜衾枕。巫雲巫雨。魂共薰豆蔻之香。桃葉桃根。情不斷。蘼蕪之草。回顧酒闌。硯北偕誰待。月西廂。能無驛寄江南。再訂觀梅東閣。絲抽殘繭。日送征鴻。早唱刀鐮。罔遺金玦。

六 墨妙豹窺

弟非要孔方之兄

妓院中之號稱解吟咏擅筆札者。大多狎客捉刀。如果親筆無代。未有不令人噴飯者。妓女孔蘭隱。漂一目雀斑滿面。蓮船盈尺。裙下物無可以木質偽代。遂改作旗裝。復更姓陳。居公陽里。吟詩畫蘭。聞名一時。歪詩既惹人笑。畫蘭亦毫無生意。詡詡然以通才自命。而譽之者亦不絕於口。一日作書寄吳淞某狎客云。某某四兄大人閣下。別來半月。殊爲忐忑。五中煩慮。不知所從。想吾兄日來公忙在身。無暇來申。弟非是要孔方之兄。實因相思之苦衷也。諒必貴體安泰。諸宜迪吉。欣慰欣頌。未知即日能否光臨。自從吾兄

去後。才富好友無有來過。倘來尊處。轉致一聲可也。情長緒短。不盡欲云。卽請近安。百尺樓手泐。此書爲人拆閱。將信藏匿。傳爲笑柄。其實此信果出自青樓。已屬不可多得。又何必苛求哉。

吾乃金巧林是也

某報開花榜。未將金巧林列入。揭曉後。金忽致一自荐函。其文甚奇。大有八股意味。並有吾乃某某是也之句。頗似鸞仙降壇判語。末又自比女中堯舜。尤奇。其詞曰。主筆先生執事。風流成性。拓落爲懷。豈不以家庭之內。孝弟爲先。物我之交。敬信爲大。吾乃東向仁里之金巧林是也。明發有懷。天倫中自多樂地。友于克篤。香閨內別具至情。而且祇肅相將。直欲檢身以全己。浮誇悉屏。何嘗傲氣以凌人。則淑女可嘉。方自詡大端之克盡。而旁觀者默察生平。以爲粉黛之施。猶後也。風月之情。猶末也。所以念念不忘者。能人之所難能。其能爲可貴耳。潔滌隨以養老。一心孺慕。不徒樂香國生涯。聯手足以無尤。片念恩情。更足致遊人景仰。無論上客遙臨。動容周旋。皆中禮。卽於青樓姊妹交遊。而端莊自矢。丰姿尤覺增光。懇摯聿昭。豔幟共推獨步。不相識者。難言吾之究竟。旣深交者。可自我之淵源。在吾金巧林本立異鳴高。不登花史。於心亦無恨耳。然旣有花史之錄。仍不免滄海之遺珠。將何以對吾金巧林乎。所以專緘奉達。苟得如願。以償則愛親敬長之情。堪徵其實。寡過謹身之節。咸見其真。所謂女中堯舜者。無過於此也。伏祈裁鑒。

薦牘與批詞

金巧林投白薦書後。又有自稱感慨道人者致書某報。舉薦巧林。盛稱其學問淵深。品行純粹。某報旋作批詞。逐條駁斥。措詞均甚發笑。茲彙錄之。感慨道人書云。大主筆先生賜鑒。筆參造化。學究天人。風月平章。致足慕也。今有東向仁里金巧林。丰韻非常。聰明絕世。三墳五典。無不熟悉於胸中。諸子百家。亦已窮探其大旨。或倚朱欄以寄傲。雪咏同才。或翦紅葉以題詩。風情不減。尤足羨者。案頭清玩。硯池筆架。小江山。窗畔脩容。鸞鏡鳳釵。如朋友。想其少年嬉戲。寂處房帷。必致功於誦讀者深矣。不徒凝脂以寫豔。不待爭妍以取憐。而校書中有是人。豈非可貴哉。不必問從師者幾年。鼓篋者幾年。第觀其著手成春。落紙則煙雲所護。出神入化。揮毫則雨露所垂。推之才調雙清。品格迥絕。無煩縷述矣。校書自知薄倖三生。雖滿腹文章。究不能取功名以炫當世。然亦不可沒也。不倦於五夜生寒。而挖雅揚風。挑燈不寐。得意於幾行小字。而精心結體。振筆直書。今閱花榜。未錄其名。大主筆明見萬里。花史中得毋偶有所遺乎。特恐遺其名。并失其實。將書法之工妙。不得流傳於後世。深可慨也。是故雁書致意。鳳閣遙通。可否有當。伏乞大裁。感慨道人頓首。批感慨道人書云。來書已悉。據稱妓女金巧林。丰韻非常。聰明絕世。本主筆詳加察看。該妓女貌亦猶人。並無所謂過人處。觀其舉止。尙屬流利。女子以貞靜爲德。能不入於佻健一路。方爲

可取。又稱該妓女三墳五典無不熟悉於胸中。諸子百家亦已窮探其大旨。如此大學問。求之國初鴻博諸公。尙不多覩。區區一妓女而能若此。吾誰欺欺天乎。又稱該妓女或倚朱欄以寄傲。或剪紅葉以題詩。本主筆逐一研訊。該妓女堅稱既不識字。奚解吟詩。矢口不移。案無遁飾。又稱案頭清玩。硯池筆架。小江山窗畔修容。鸞鏡鳳釵如朋友。踏勘該妓女房中。並未見有筆硯等事。至鏡釵各物。凡婦女皆有。奚足爲奇。又稱想其少年嬉戲。致功於誦讀。者深想像之詞。難昭定讞。又稱不必問從師者幾年。鼓篋者幾年。該妓女果有力從師。奚致流入娼寮。此理甚明。本不待問。至謂其揮毫落紙。着手成春。挖雅揚風。挑燈不寐。此或該道人親炙之餘。得知詳細。本主筆無從懸揣。仰訪事人於夜間前往探明。稟復核奪。本主筆於花榜一事。一秉至公。苟有片長。無不甄錄。該道人砌詞妄瀆。殊屬可厭。除嚴加申斥外。並將此批通飭代金妓寫信人一體知照。繳書存。

某隨員寄大姐阿四書

美仁里蔡新寶家之大姐名阿四者。年華二九。雪膚花貌。大是可人。蓋大姐中之翹楚也。與德國某隨員有嚙臂盟。某自出洋。眷念阿姣。情不能置。特寄情書一簡。阿四得書之後。尤復爲情顛倒。一日十二時。未嘗不心懷遠人也。其書略云。四妹大人粧閣。自別芳容。倘恍若失。雖夢魂之相見。依舊重瀛之相隔。彌遙。

觸緒成情。何能已已。兄自離滬。由大西洋過羅馬。至巴黎。火車輪船。不堪勞瘁。計不日可抵柏林矣。長途幸稱無恙。可勿記注。每念吾妹。以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不能獨樹一幟。而寄人籬下。殊爲扼腕。如蔡處相待尙優。不妨暫住。倘有不得志。可與令姊同居。兄必措資相寄。他日遄歸故國。當竭力以營金屋。與吾妹爲百年偕老計也云云。阿四得書後。卽倩人捉刀。代作復書寄去。惜未見其書。不知作何語耳。

鶴市吹簫客寄金小寶校書書

小寶愛友芳馨。留園覲面。幸證三生。杯酒相招。竟入溫柔鄉裏。流連匝月。歡好何窮。賞荷滄浪之亭。玩月黃天之蕩。本願天長地久。憐我憐卿。豈知燕月吳雲。相思相望。別後束裝赴滬。直達津門。居停自湘省來。京戎馬倉皇。半月後卽赴關外。萬千辛苦。方達金州。本期馬到成功。旗開得勝。峙北門之重鎮。掃東海之跳梁。不圖士卒離心。不能用命。未交一手。望影而逃。淮上各軍。率皆暮氣所鍾。罕有奮身殺虜。三日中連失二郡。督兵大帥。猶戀戀金石。將山海關所得唐碑一具。命十六人舁之。一夕狂奔百七十里。始能出險。然已如曹孟德之戰潼關。割鬚棄袍。幾不知頭顱在不在矣。四月廿三。某奉札回津籌餉。順道烟臺。卽聞旅順失守。然傳疑市虎。不敢信以爲真。後李中堂奉命議和。始悉高麗自主。某想袞袞諸公。漠視大局。英雄已無用武之地。遂於錦州剃髮。決計爲僧。豈知粥鼓齋魚。清脩不易。乙未冬間。兩被盜劫。丙申之春。蘭

若又遭回祿。魔障纏擾。紛至沓來。破衲半肩。幾無駐錫之地。只得行脚江湖。廣出募化。刻下房屋已落成矣。命薄如烟。情深若漆。雖方外方中之隔。終不能一日忘也。丙申之秋。聞卿喬遷上海。蛟龍入海。大有展施。然好景無常。良緣易誤。苟能打回帆之鼓。擁彼岸之船。聰明人放下屠刀。立地自能成佛也。昔褚愛林令靜芳。遷處申江。皆得從良如願。卿勿以交臂失之。某參禪三載。心如死灰。因近閱金剛奇書。知花下雛儂。尙詠萍飄絮泊。又不得住居確耗。爰附歐陽南來之便。聊貢愚忱。此後入地生天。惟卿自主。某似死灰槁木。不敢再作豐干饒舌矣。

絕妙情詩

福州南臺打索埕鴻福堂女搗班歌妓嬌王之妹。名愛珠。年二十許。肥而不俗。秋波一轉。百媚俱生。曾在廈門高張豔幟。有開張士行之謝六郎。與之繾綣。旋因地方不靖。買棹至閩。倉皇泣別。徒喚奈何。愛珠則重覓香巢。仍與嬌玉朝夕相聚。奈舊夢莫圓。相思無限。幾於寢食俱廢。嗣有客從廈門來。至其家。愛珠知其與六郎相識。因卽詳問起居。十分繫戀。客乃出六郎所寄手札。又附七絕一首付之。其詩以愛珠情卿四字嵌其上。云。愛觀丰顏憶更重。珠圓影隻我斷腸。情娥憐否相思客。卿箋迅速復從容。可謂破天荒之絕妙情詩矣。

薦葉奇文

某報開葉榜。徵求薦刻。有倚紅偎綠人。投函仿陋室銘體。其文云。花不在高。有葉則名。薦不在別。有情則殷。冒瀆薦上。惟求公評。葉名小。阿根。蘇臺山塘人。現在兆富里。跟局金維卿。問年二十零。頗聰明。無娘姨之怪狀。無大姐之騷形。倘得列前茅。實彼之榮。幸薦者云。何醜之有。又有掃葉山人投函云。側聞貴報有開葉榜之舉。僕留心物色。擬欲薦舉一二。爲榜內增材。前晚飲於同慶里某詞史家。見有跟清河里花寓之大姐。僕不忍道其名。其人面口黧黑。聲如怪鳥。猶復裝做騷形怪狀。言語粗俗。形容惡陋。令人欲嘔。猶憶昔年某報刊有鬚髻阿今傳。足與相頡頏。是亦花叢中不可多得之材也。敢爲破格薦之。尙祈賜刊。俾其聲價頓增。無人顧問。實爲治游者造福不淺也。此頌箸安。掃葉山人拜上。

林黛玉薦函

弁山太瘦生。開戊戌夏季。鬚榜有特以一函薦林黛玉者。其詞曰。僕久居歇浦。徧涉章臺。屢擲黃金。皆爲虛牝。不圖黛玉。竟異羣雌。柳縱無眉。別有遠山新月。林眉淡如無。全係畫就。蓮如散步。難爲野草閒花。野艸閒花。滿地愁。昔人嘲大足詩也。林本大足。故云。實人間不老之婆婆。亦我輩當呼爲嫂嫂。而况娘子軍前。薛敖曹曾望風而靡。夫人陣上。秦穆毒每掃地無餘。傾銅臭之銅山。頻占魚貫。林已從良。

七八次。身價皆近萬金。貯金剛於金屋。屢效鷹鷂。是以牛耳登壇。早作佛門之護法。若使蛾眉入選。應叨豔榜之掄元。僕也當年血戰。曾渡陰山。此日心儀。還依寶座。史遷雖腐。尙有志於執鞭。養叔已衰。終不忘乎貫革。所望毋爲皮相。勿事毛求。鑒茲推轂之微忱。顯彼奪標之長技。下款書飽嘗甘露。味人拜上。可謂妙語解頤。

七 粉墨春秋

上海京班與杜蝶雲

上海京班。創於同治丁卯年。叻人羅逸卿開滿庭芳。甬人劉維忠開丹桂。均在寶善街中。當時戲班句銀不昂。而看客每位八角。出局一元。所以生意賺錢。嗣劉以在四馬路造屋。一卽晝錦里轉角處。因而虧折。卽將戲園盤與杜蝶雲接開。杜工於心計。暗以重禮餽當道。求其示禁。不准。年下津人打野鷄。戲則以一點鐘爲度。演不一年。價減四角。以上各事。皆杜作俑。不料杜後折本。落魄海上。思欲爲年下抽豐。苦於不能。作法自弊。懊悔無及。甲申年顛沛不堪。仍回京去。旋續絃生子。差堪苦度。詎未幾妻喪子殤。狀若瘋癲。於光緒己亥年二月初一日病歿。其殆作俑無後之明證歟。

劉維忠與丹桂

甬人劉維忠，性伉爽。於同治丙寅年創建丹桂京班於寶善街。其時上海爲破天荒，聘來角色皆係三等。包銀既賤，看值又昂，大獲其利。嗣因另造住宅於四馬路，生意日見其絀，幾致虧倒。第劉雄心未已，百計營羅。復於光緒甲申在浙江南路仿前式再造丹桂。所聘又皆無上上品，如小叫天文琴舫等，以致入不敷出。老病頹唐，遂將其館轉售於何姓。說明嗣後無論何人開館，不許丹桂二字。雖在九原，亦當啣感。所以後來如三麻子李春來、想九霄周鳳林，皆用丹桂。上加某記而已。何其重劉友誼若此之甚也。最奇者，淨脚大奎官在上海始終只搭丹桂。且十餘年包銀如舊，不另加銀。迨劉去世，不得已改搭詠霓，卽奄然病死。其得病至死百天，與劉病如一轍云。

劉大奎官與孫小六

昔年名淨劉大奎官，隸京部四大名班之春臺部。一日排演斷密淵，大奎業已塗面，將次裝束登場。忽一少年笑而向言：某生角遭病，管事派我陪唱。詞色甚恭。大奎一見，登時發怒，謂汝扮王伯宮陪我唱戲，冷笑不止。隨說隨將臉抹淨。此齣卽未出臺，其人拘慚而退。查該角爲孫小六，年祇十七。張勝奎之徒。在春臺唱開場戲。不料十餘年後，名角老生孫春恆卽小六，爲寶善街丹桂之老板。大奎反爲其聘。一日又演

雙帶箭。大奎久忘前情。孫笑向奎言。不圖今日復同奎爺。又唱此戲。大奎恍然大悟。以爲謂己。當晚告假。藉此爲挾制地步。詎孫每夜除老生外。添唱淨戲一齣。如劉判官草橋關。音調臺步。逼肖大奎。過之而無不及。奎懷慚。遂挈子來保回京。孫因虧閉。去搭天仙。不二年卽死。迨劉維忠再開丹桂。大奎父子偕小叫天。應聘重來。嗣亦老死。孫之子一無所能。卽在天仙打英雄。後不知所終。而來保當其父在日。亦是飯桶。常憎其不肖。乃大奎一死。小奎名出矣。其武二花技藝。爲京外所未有。名加父上。可稱跨竈云。

丁蘭蓀敗興

吳門老伶丁級蘭。咸同時與葛芝香談雅舫。並駕齊驅。聲名鼎盛。光緒丁酉年。攜其孫丁蘭蓀來滬。蘭蓀亦善唱崑腔。加以高昌寒食。生極力提倡。與徐介玉齊名。在蘇團擁大雅大章。鴻福等小班。生意頗不惡。因歇夏來申。在木埠天華合演。惟班中他伶祇一正生。頗似昔年烏鎗阿金。一正旦。似呂金福。聲音宏亮。尙堪入目。餘無足稱。蓋皆由小堂名集成。臺步俱未踏準。是以祇演三日夜。看客寥寥。除拆帳外。折去二十元。掩旂息鼓。敗興仍返吳門而去。有客贈以聯云。蘭質青年。此曲終成廣陵散。梨園白髮。當時悔學洞庭秋。謂蘭蓀。

車前子

京都戲園正廳名曰池子。長桌長凳。挨次橫列。看客布衣短褐。皆趕車之流。無一正經體面人。包廂呼爲官座。名公鉅卿。悉坐其中。四大名班。惟四喜日必有崑戲。一二齣。只掀簾出場。若輩不約而同。一齊出外。小解。座爲之空。每日皆然。有人戲名崑腔爲車前子。言其利小便也。韓家潭一帶相公下處。傳爲笑談。北人粗鹵。不足爲奇。而上海各戲園光緒間亦加演崑曲。每值秦腔京調甫完。客幫卽一闕俱散。座中蘇浙人亦隨聲附和。魚貫而出。噫。曲高和寡。知音者希。洵可慨已。

姜善珍忘本

本埠天華茶園某年夏季。特由吳中邀請崑班來申會串。第一天開鑼後。突有小丑姜善珍。前來領略箇中滋味。自命前輩。睥睨一切。大言曰。看此崑腔。尙不如看木人頭戲。吳中父老云。善珍之父。酷好崑腔。且家本小康。嘗洪楊之亂。家遂中落。善珍不得已。習爲優伶。流入三雅。因其一派油腔滑調。加以陸四諸老輩在。而蘇人七大夫。又不願觀其戲。潛來滬上。混入京班。在他人則可。而善珍不應如此。忘卻本來面目也。或曰。善珍招任海兒爲東床佳婿。其棄文就武。已可概見。無怪其不以崑腔爲然。乃父九泉有知。必以善珍爲不肖也。

盛極一時之天福

清光緒丙申丁酉間。滬上戲園之勝。推六馬路之天福爲第一。自因事糾葛。暫改天成名目。而老生汪桂芬。便不登臺。生意竟爲大減。既又改回天福。而武生李春來。又不洽而去。嗣後枝枝節節。而汪桂芬。又或唱或不唱。其他名角。則或來或去。又不能一律拼齊。聲名由是頓減。比天娥旦到園。首演燒骨計一劇。哀絲豪竹。耳目一新。座客居然驟滿。惟管事人不善排戲。天娥旦所演者。無非九件衣血手印火燄駒對銀盃等劇。悽風苦雨。煩惱煞人。不匝月而看客仍若晨星之寥落矣。後該園主人回申。大加整頓。行頭則一律全新。角色則無美不備。連演汪桂芬。取成都目蓮救母打鼓罵曹等劇。精采十分。聲情並茂。他如夏月潤。李春來之武藝。羣推班中之冠。大花面馮淨奎。口齒既清。聲調尤雅。有落落大方之概。武花面小奎官。把子無出其右。正旦則有郭秀華。體格端凝。具林下風。花旦則天娥旦。元元旦。小雙鳳。皆翹楚也。武旦則張燕芳。可稱絕林。老旦則楊壽長。最著。小丑馬飛珠。閻福海。足當其選。萃一時之英華。增十倍之聲價。由今思之。迥乎天上矣。

天華園與程麻皮

天津天華錦童會班。本係集股而成。中日事起。北洋各統領。獲譴裁撤。該班欲罷不能。統歸顧承德一人。攜全班南下。值申地無館可演。暫寓新馬路程麻皮屋內。賓主投契。日近日親。卽以四馬路西鶴鳴里一

帶舊屋。作戲館。惟戲臺全新。他屋仍舊。事爲捕房所知。以租界之屋。麻皮最多。時有坍塌傷人之事。爲害殊甚。茲造戲館。仍復如此。人命攸關。何堪設想。慳不給照。臨時勢難開臺。幸館主西語精通。向工部局反復辨論。始准開演。惟令麻皮簽約。遇有坍塌傷人。須恤洋五百元。捕房立案云。

破天荒之雜伶

天華茶園。半係雜伶。然其色藝兼長。能與各茶園爭勝者。殊不乏人。如小九齡之神采飛揚。歌聲瀏亮。小金生之宛轉情生。賽天霸之英氣勃勃。皆出人頭地之選。更可喜者。小文奎。小武奎。年齒甚穉。而所演各劇。皆神情畢肖。凌厲無前。曾唱黃金臺一劇。意態縱橫。有聲有色。喝采者異口同音。哄然雷震。惜其後各伶。多未能久享盛名云。

抵揭勝會

梨園武行。例於每年七月間舉行醮會。卽在戲園內行之。門外高搭牌樓。懸紅燈四盞。大書抵揭勝會。查武昌加旁字典字彙。並無此二字。曾詢諸箇中人。據云此係昔年武行中前輩出一名手。以爲武戲俱須用手。故武昌（武行興旺之意）二字俱加手旁云。似此杜撰。亦可笑也。

武旦人才輩出

嘗見某君粉墨叢談內有一則云。上海自同治乙丑年。京班盛行。武旦一行三十年來。人才輩出。如昔之王桂喜。大順父子。大福喜。余玉琴。飛來鳳。于飛鳳。王玉山。對兒。韓桂喜。甄才喜。徐鳳珠等。或老死異域。或奔走遐方。已如塵夢。姑置勿論。就目前而言。張燕芳爲一時翹楚。惜亦徵逐風月。康黑兒近已中年。雖未能與諸少年爭勝。然身段排場。諸人莫及。是卻到好處也。賽旋風短於視。近在袁浦。賽陣風去秋。手骨受傷。花旦佛動心。昔偕賽活猴南來。年來身軀肥胖。展轉不能如前之靈。李翠鳳爲春發之子。短小精悍。捷若飛鳥。可與李春來對手。近亦稍荒於嬉。小福喜惜亦荒於酒色。小一陣風爲楊桂山之子。花武兼唱。九仙且跌宕風流。天姿爛漫。現俱在津。論者謂九仙且近於憨。康黑兒近於韻。韓桂喜近於娟。此三者惟現在天福之雲中仙兼而有之。雲本爲孫劍芬之徒。當拜師時。合同寫明三年。乃爲師改三爲五。雲明知而順受之。性至孝。近出師迎養其父。同居一室。守身如玉。足不出門。洵足爲後起之秀云云。茲特錄之。以備談梨園掌故者之參考。

聞鼓鼙而思將士

天福當極盛時。生意甚佳。園主願而樂之。曰。昔司馬徽說蜀先主曰。伏龍鳳雛。得一而治天下。今鄙人文得一汪豔秋。桂芬字。武得一李起山。春來字。爲現在之翹楚。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一日演蚩蚩

廟忽愀然不懌。友人詢之。則曰。天下事不能全美。卽如臺上蚺蜡廟。春來之黃天霸。小奎官之費得功。足爲當場出色。惟褚彪雖夏月潤竭。力揣摩。覺毫釐之間。終無沈韻。秋自然。惜因逋他去。無從羅致。聞鼓聲而思將士。故怵怵不禁神往也。

同慶園之粵班

光緒丁酉戊戌間。寶善街有同慶茶園。係粵東富貴名班。班中角色。極爲齊整。且戲劇必演全套。前後情節貫通。非如他劇有割裂之病。惟係粵調。故座客亦粵籍居多。園主加意講求。間演京戲。並在原籍聘請色藝俱全之花旦奇子來申。開演石頭記中晴雯補裘一齣。描摹公子之癡情。雛鬟之病狀。其一種意態纏綿。令人神往。觀者莫不同聲喝采。洵嶺南戲劇中最高出色者也。

記周鳳林

(一) 鳳林與丹桂 周鳳林。字桐蓀。本姓沈。古吳滄閩人。幼遭赭亂。隨母改嫁周姓。成衣。撫育成童。入小堂名習彈唱。繼進三雅。再入大觀。當一曲登臺之際。繪情繪影。有聲有色。在崑班中咸推第一。獨步於蘇滬間者二十餘年。於是有小老虎之名。在滬隸天仙未久。卽爲劉維忠邀至丹桂。旋復入天仙。聲價既高。居處亦闊。後爲同儕周姓所擠。憤不可遏。遂自開丹桂。其園中脚色。如三盞燈之妖豔。四盞燈之

濃郁。小德喜之玲瓏夏月珊之英傑。何家聲孟鴻壽之諧趣。色色出人頭地。至其所編查潘鬪勝一劇。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寓勸善懲惡之思。作登岸指迷之助。而又事事確切。語語新奇。豁目爽心。解魔醒醉。在當時新戲中可稱獨絕冠時云。

(二) 董幫大娘子 鳳林居滬既久。聲名藉甚。游滬者無不以得見顏色為快。當少艾時。色藝俱佳。登臺一笑。百媚皆生。崑腔以外。兼善京戲。所演戰宛城哭書鳳儀亭買胭脂諸劇。有聲有色。卻到好處。足以壓倒儕輩。其後年華漸老。而臺容無遜於前。其演活潑水缸打花鼓洛陽橋中之縫窮婆諸劇。舉止吐屬。無一不佳。而尤以殺人放火（一名任順福。係輔仁里某姓家事）一劇中之小保娘姨為絕妙。神采栩栩。有非筆墨所能述者。說者謂周鳳林做董幫大娘子。最稱妖冶動人。妙論亦確論也。

(三) 桐蔭屋慶壽 鳳林寓所在三馬路燕慶里。題曰桐蔭書屋。當三十歲生辰時。特在桐蔭書屋本宅掛燈結彩。肆筵設席。遍請同儕。並雇清音一班。又有清客曲會。主人興高彩烈。非常熱鬧。凡各國子弟。無不衣冠登門叩祝。華堂之上。錦繡生光。與戲園中無異。酣歌狂飲之聲。達於戶外。直至夜半方散。如鳳林者。天生麗質。足為士女班頭。庸福豔名。一朝享盡。尤為梨園中一段佳話也。

(四) 某大帥念舊 相傳已故復辟魁首赫赫有名之某大帥。微時曾為鳳林之背包者。每當鳳

林登場。伺候唯謹。後鳳林年老。拋卻舞臺生活。而某已雄縮虎符。坐鎮一方。鳳林時往乞貸。某輒周濟之。千金不吝。其篤念故舊。亦誠不可及也。

記汪桂芬

(一)五百金爲壽 汪桂芬久享盛名。天福園主奉之惟謹。汪偶抱恙。久不登臺。一日少愈。園主以汪若再不演唱。殊于生意有礙。因于尋常聘儀外。復以五百金爲壽。並增酒筵一席。隨帶門包二十四元。并聞汪每登臺一次。從者獻茶一杯。園主必給敬使兩番云。然較今日梅程輩包銀之鉅。則瞠乎遠矣。

(二)唱戲太寫意 桂芬綽號大頭。久負盛名。一時推重。在天福時。是日無人頭登臺。座客爲之不樂也。詎汪唱戲。恆多脫落。如八句者只唱四句。說白亦多不全。漫不經心。寫意特甚。然每一登場。喝彩之聲。仍喧成一片也。又該園大面馮淨奎。一日忽逃往蘇州。是夕園中戲已排就。待其登臺。久候不來。使人偵之。始知已去如黃鶴。蓋馮受某園之聘。不便遽爾跳槽。故必借往蘇門一行。然後再來滬瀆耳。諺者爲之語曰。大頭寫意。大面脫逃。

(三)加入九老圖 曾有某君登報徵求海濱九老題詠。係圖六伎三優。內中有汪桂芬。當時汪年僅三十有八。因其性懶。恆半年不剃頭。加以面多煙色。以致望之如五十歲人。論者謂鬚子生非小生。

花旦可比。即使年當知命，尙難言老。若周春奎年逾花甲，鬚髮俱蒼，庶堪稱其選耳。

記何家聲

(一)天生滑稽才。何德聲，皖之懷寧人。家聲其字也。世業農。遭紅巾亂，父從軍去。家聲時尙襁褓。其父數年不得音耗，鄉人疑其死。伯叔共欺其孤露，以奴視之。迨亂平，大兵凱旋，從懷寧過。何家聚族而居，僅隔一隄。見其父策馬督隊，頻以鞭揚示，復掩面忽忽過。徒以路遠，彼此不能通一辭。於是鄉人咸知其父不死。逾年，何父乞假歸，已得千總職，演劇酬神，榮耀鄉里。蘇秦六國封相歸，昔之蔑視者，今日趨奉不遑也。世父某愚無知，檢點箱篋，誤將其父保札爲無用物，付之一炬，致其父無憑，不敢回營。未幾英公西林巡撫安徽，先是英公督兵，屢瀕于危，得何父救免於難。至是往見英，感前事，委充武巡捕。家聲時僅七齡，一日到轅省，父適爲英公見，詢知爲何子，喜甚，命伴其弟讀，節署自太夫人以次，均以家聲聰慧，時加諸膝上，如食子焉。嗣英升擢，督撫何父子之任，未一年，英以闈姓案褫職回旗。家聲年已十七歲，薄有資蓄，過滬時樂而忘返。梨園多故人，類皆欺其年幼，且瞰其財，百方引誘，非賭卽嫖，致貧無立錫。無顏回里，不得已爲班中人汲水滌器，炊飯攜籃，昔爲座上客，今作竈下奴。班中有潘五者，名丑也，憐其遇，遂以各技盡授之。家聲天資明敏，耳濡目染，習慣自然，放膽登臺，善滑稽，一言能令合座粲。雖箇中丑

脚如周松林周來全皆嘆其能。於是聲名大噪。旋掌丹桂部。家雖不豐。而可裕。如有子三。均入塾肄業。不令其習戲。恐墮家聲耳。家聲賦性謹飭。不敢蹈班中惡習。惟遇樗蒲。輒見獵心喜。喪資頗多云。

(二)壓倒金阿慶 何伶掌丹桂部時。獨出心裁。善排新戲。於班中角色。君臣配合。各得其宜。當周鳳林過慶樂。以重資聘崑角金阿慶去。次夜即懸牌演南樓傳。以丹桂缺一粉淨。即無從排演此戲。乃何伶窮一日夜心思。撰成秦腔詞曲。令三四盞燈會串。已則扮作王文。而以林處(即林步青)改扮王六。崑亂合串。名之曰新南樓傳。實為海上創見。滬人士多厭故喜新。當夜座為之滿。而慶樂生意寥寥。又排夜游新馬路一劇。城內南市居人均趨之如鶩。其他三戲園。僅賣洋數十元。惟丹桂一百九十餘元。該園尚有名角夏月珊。每排新戲。夏為潤色。故格外精工。動人觀聽。人皆以何方之京丑劉趕三云。

月嵐月舉

天仙武旦呂小慶。即阿狗。傳技藝於子若徒。皆以月字排行。下加山頭一字。如其子名曰呂月崧者。是其徒某曾為天華邀演。懸牌大書陳月嵐。其實乃月峯。誤以嵐字讀別音作峯。猶可解也。又有名趙月舉者。查山頭厭翠。字典並無此字。何以杜撰此名。殊不可解。

天娥旦跳槽涉訟

秦腔日脚天娥旦。卽張金玉。初來滬隸天福部。所演燒骨計等劇。均極佳妙。名噪一時。生意十倍。而丹桂戲園新東。先將天福之武生李春來挖去。尙不滿意。因三四盞燈俱已回京。周鳳林亦年華老大。乃缺一時髦花旦也。百計鑽謀。將天娥旦挖到。卽行停演。天福館主武某憤甚。邀同天津人陳廣泰。往向天娥旦評論。令其仍在天福演劇。不得違約跳槽。詎天娥旦堅執不允。惡言相向。致相爭鬧。天娥旦捏詞報捕。謂陳四拆梢。捕頭詢得兩造各有不合。解送公廨訊辦。經讞員提訊。判令天娥旦補演十天。惟不再唱燒骨計。藉資養息。(因唱此劇甚爲吃力)所有包洋及房飯洋。卽令陳廣泰及原中吳金丑郭秀華轉知天福館主。照數交付云。

查潘鬪勝

丹桂園曾排演查潘鬥勝昏昏一齣。其中情節。如潘三生子。查三服滿納王巧巧爲妾。由江婉峯爲之撮合。並代向大婦前說項。復爲之出脫田地。及至巧巧進門。不旋踵家燬於火。其間描摹江婉峯騙術之工。最爲窮形盡相。幾令人墮其術中而不自覺。况彼昏昏如查三表子乎。他如鴛母之需索。妓女之撒嬌。浪子之敗家。室人之交謫。世故人情。現於頃刻。不特可以發噱。尤足啓人感悟之心。此戲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當時主編者爲夏月珊何家聲等。扮查三者爲名小生邱鳳翔云。

高彩雲坍臺

高彩雲隸天仙部。每晚登臺。座客常滿。而高亦自高聲價。幾與十三旦後先媲美。一晚高演關王廟一劇。正當描摹盡致之際。不防值臺人某甲偶將高之座椅誤碰。致高跌下。毘解。一時觀劇者同聲喝采。高當場一跌。羞慚無地。將坐椅向甲頭擲去。血流被面。經衆勸解。始免大鬧。高之凶橫。由此可見。無怪後因姦佔宦妾。而瘐死囹圄也。

大姐捉強盜

夏月潤綺年玉貌。武藝高超。在儕輩中頗有矯矯不羣之概。曾編演大姐捉強盜一齣。夏伶扮作大姐模樣。衣服俏麗。婀娜生姿。一笑一顰。惟妙惟肖。一時觀者無不拍手叫絕。

燒殺弔殺

天福茶園。天娥旦演燒骨記。聲情激烈。哀豔動人。與專演淫戲。使人蕩心動魄者不同。天華茶園皆雛伶。善演三上弔。身輕於燕。技捷於猿。能使觀者目眩意駭。此兩園無日不演此兩齣。大書招帖。榜示通衢。有善謔者爲書兩語於後曰。天福燒殺。天華弔殺。

九皇會

滬上各梨園。每逢九月初一至初九。此九日內。設壇齋戒。供奉斗姥。門首懸燈。插皂色玄武七星尖角旗。各伶家婦孺亦皆茹素。極其誠敬。名曰九皇會。與妓家六月食雷齋頗相似。以是知古人神道設教。原不爲若輩娼優設。俾稍知儆戒耳。

春行夏令

李春來夏月恆二人。同爲武伶。各不相下。勢不同班。天福自夏管事後。李因天儀陡遭回祿。經人白計。慙。慙終不願入天福。後該園主從廣東回。特遣人持重金赴蘇。邀李來申合演。夏懼於威。未敢過問。李貪於利。樂得送情。開演後。座客無夜不滿。獲利頗豐。李更洋洋得意。夏聊以自嘲曰。戲由我排。李惟令遵行。終不能越我也。

李春來悔約

李春來盛時。往往各園爭聘。或暗中挖去。因之時起糾葛。武春山開天福園。由馬飛珠等爲中。聘李到園演唱。每月包銀二百元。以一年爲期。兩相允洽。議立合同。詎李受他園之暗挖。演唱兩月。忽然停演。武春山以李悔約。顯有人從中聘請。遂由該園管事杜啓泰控諸公堂。翁刺史提訊之下。李供杜欠小的洋一千二百元。前在蘇州給還四百元。並約小的至該園演劇。迄今兩月。包銀無着。是以停演。並非悔議。求察。

翁刺史以兩造各執一詞。判令杜出外。邀同中人理處。照合同演滿年期。毋得纏訟。春來祇得遵諭。仍在天福續唱云。

一二盞燈能填詞

嘗見海鹽崔君季雲持聚頭扇。上題滿江紅一闕云。塵海無邊。看滾滾軟紅十丈。何幸得琴書坐嘯。古槐門巷。入世任呼優孟後。寄懷自在羲皇上。甚男兒灑淚哭途窮。添惆悵。高臥也。梅花帳。痛飲也。梨花釀。更開軒吟眺。白雲丹嶂。醉裏乾坤容笑傲。壺中日月真怡曠。問登樓王粲近如何。秋無恙。款署張阮可青氏。學填并書。字跡頗秀潤有致。按張可青卽昔年在丹桂茶園之名角三盞燈是也。時年一十有五。所作詞意旨慷慨。格律宏壯。求之文人墨客中。尙不可多得。聞可青係福建建寧府已故松溪大令之義子。幼時讀書。備嘗辛苦。當十一歲。欲赴童子試。乃父憐其幼穉。不忍遣其回籍。及大令卒後。爲族人所屏。置身無地。流爲優伶。則其工於文詞。似屬可信。又聞其所爲詩。有可憐映雪囊螢日。安得騰蛟起鳳時。又山深久已愆春信。林密終須漏月光等句。於此可見其心志之苦矣。

開口跳發訃

開口跳李春發。在滬病歿。其家爲之廣散訃文。上刻例贈修職佐郎。及叨在年寅世族誼。哀此訃聞。賢孤

子某某期服孫來子狗子泣稽首字樣。誠爲海上僅見之作。猶憶昔年有女唱書嚴麗珍出殯。其牌位大書例贈孺人嚴麗珍孺人之神位。倡優兩舉。後先輝映。可謂無獨有偶矣。

喝彩五分鐘

秦腔名伶元元旦在天福演春秋配一齣。唱到抑揚盡致處。樓上下哄然喝采。有某甲者。聲宏而長。衆人喝采已完。伊獨拖長至四五分鐘時始止。衆皆起立屬視。嘖嘖稱奇。蓋怪聲叫好。當時尙爲罕聞。若在今日。則司空見慣。不足爲異矣。

記胖巧林

京僂胖巧林者。姓梅氏。北平人也。美容儀。軀幹豐偉。人皆以胖稱之。清毅廟中興。海內乂安。民物殷阜。京師首善之區。萬國來同。四方輻輳。而雅樂聲容之盛。尤稱千載一時。巧林亦以時被黃門召。供奉內府。仰邀宸賞。其自臺垣以逮輦轂。無不引重之。然其名猶未盛著也。會有某大令挾貲入都謁選。聞聲相思。爭與締結。每文酒雅集。燈月清遊。必招之與共。日夕流連。殆如好友。巧林固壁人。而大令亦豪舉。有不可一世之概。宣南人士無不交譽之。無何大令以囊金垂盡。年格復停。長安大不易居。亟思脫歸。而貲斧無出。責負詭求者且日至。百端交集。惟有隱憂。迥非前之意態矣。而於巧林固未之疏也。適赴友人之約。登觴

盛具。冠蓋偕來。酒半酣。巧林應召至。周旋之頃。備言燕私。遂以窘乏告。並屬貸匱五百金。爲出都張本。巧林固心許之。而以廣筵羣坐間。慮大令之無以處也。佯爲不諾。且謂之曰。公胡出是言。毋乃賺我已甚焉。有公而京華憔悴者。蓋以其素負豪雅。不欲於觥籌繁縟之場。益之短氣。故爲是嚮言以文之。而豈知大令之遽以爲真也。度知我莫如此子。而不之信。是無生也。被酒返至邸舍。一夕雉經死。巧林既與大令別。遂詣某商家。券金如其數。懷之歸。翌晨亟往訪大令。將致金焉。入門則曩之共飲者咸在。羣情洶洶。聲色並厲。若欲得而甘心之者。巧林不暇致詰。直趨大令室。則已屬纊在牀矣。一慟幾絕。衆皆莫得其端緒。巧林亦且訝其死之無因。衆詰之曰。疇昔之夕。爾不云然乎。巧林曰。然則死之也。獄有所歸。爾又何說之辭。巧林於懷中出所券金。具道所以。泫然曰。伯仁之死。由我。是毋庸置喙也。死無所歸。殯於我。亦毋勞公等爲也。於是爲之經紀其喪。凡附身附棺。以迄昇歸。其櫬皆悉力爲之。使無遺憾。并貸千金於其孤。衆論大服。不惟不罪之。且將德之。以爲肝膽可託。有如此。而後知大令之死。非鴻毛也。於是都下益以此重巧林。而名亦大白。巧林有二子。長名大瑣。胡索稱絕技。梨園爭聘之。其次名二鎖。字肖芬。能世其業。居京師城南之櫻桃斜街。題門曰景齋。蓋其舊宅也。肖芬面如滿月。而體亦肥盛。善演崑生諸劇。工畫蘭。光緒間病歿。遺腹生一子。卽今大名鼎鼎之梅蘭芳也。說者謂係巧林篤厚之報云。

想九霄出奔

清戊戌八月詔獄事起。獲罪諸臣。戮者戮。遣者遣。禁錮者禁錮。雷霆奮迅。威震遐方。在京諸員。多有相率潛逃。乞假暫退者。伶人田際雲。卽想九霄。亦抱器出奔。始羈南海。復竄東瀛。遂有曹部一空之慨。田出都時。梨園子弟皆涕泣走送。至國門而返。一時道旁觀者。亦黯然無色。有人撰作一聯以紀之云。人間說白天上垂青。憶從前出入宮中。失足竟成千古恨。曲罷薰風。歌興薤露。自此後逍遙海外。回頭空想九霄雲。

海上名伶雜詠

本是廣寒袖。合住大羅天。底事一枝金粟。墮落在人間。好趁西風長嘯。響徹瓊樓玉宇。韻向九霄傳。一曲霓裳奏。壓倒管和絃。春江上。花與月。自年年。白頭供奉。淒涼舊夢。渺如烟。人世悲歡離合。無限古今感慨。和淚唱西川。九演目蓮母。佛彷彿悟真禪。

右調寄水調歌頭詠汪桂芳也。汪伶曾供奉內廷。名滿海內。自來滬上。十有餘年。隸天福部。老生名角。中之歷劫不磨者。其所演打鼓罵曹。取城都諸劇。爲千古絕唱。演目蓮救母。尤爲傑作。至其聲音瀏亮。氣度安閒。令人如讀漢魏六朝文。氣味醇厚。恍人古室。尤妙在不矜才。不使氣。出乎自然。一時之摹仿者。頗不乏人。謂之汪調。總不能及也。

繡簾開處。看霓裳仙子。騎來彩鷺。丹桂香中扶不定。四座眼光都湊。萬種婀娜。千般窈窕。清脆吳音逗。一聲天半。嫩鶯驚地啼破。最愛含怒梳妝。呼郎小跪。頓效河東吼。更作南樓刁氏婦。尤物天生無偶。鳳髻宜妝。鳳眉宜皺。丰韻徐娘有相逢。月下美人疑是否否。

右調寄念奴嬌。詠周鳳林也。周伶隸丹桂部。雪膚花貌。彷彿天人家。本姑蘇善崑曲。所演諸劇。無不入妙。尤以梳妝跪池及南樓傳爲最。人咸以尤物稱之。周伶周伶。今世作無虛名角。前生必絕妙女郎。能不令人神移耶。

爽氣最宜秋。寶劍輕抽。虎頭燕領稱盜蓋。如此男兒好身手。怎不封侯。蒼莽一身浮。歇浦勾留。強從酒後唱涼州。桂子香飄明月夜。百感悠悠。

右調寄浪淘沙。詠李春來也。李伶隸丹桂部。所演各武劇。英氣勃勃。自眉宇間出。玩弄各械。無不如意。自是一時之傑。使李以其技向沙場百戰。何患不博取斗大金印。而僅以優伶終其身。殊可惜也。

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其聲激揚。歎滄桑幾換。笑人碌碌。年光長往。對此茫茫。擊筑奇才。登臺上客。混迹紅塵。亦可傷。江南好。湖龜年家世。早擅壇場。鬢絲新點。吳霜看落魄。春江十載狂。借袍笏。班中扞他壯志。笙歌隊裏。浣爾愁腸。兒女何情。英雄多感。熱淚溶溶。欲滿腔。鬢如戟。趁豪絲哀竹。曲唱伊涼。

右調寄沁園春。詠李長勝也。李伶隸天仙部。爲淨角中之獨樹一幟者。每發聲。屋瓦皆震。大有鳴暗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之概。其歌韻之妙。盡從鼻腦中發出。一時爭相仿效。可與汪調並駕齊驅也。

滔滔皆是。看萬人如海。眼光都漆。多少獐頭鼠目輩。任彼描摹刻畫。傀儡衣冠。俳優身世。長作梨園客。舉頭天外。侏儒身祇三尺。數來曼倩談諧。敬亭科譚。堪與君爭席。喜笑悲歌兼怒罵。信口開河而出。餘子徒勞。此才不易。落落誰堪匹。流年暗換。春江閱盡風月。

右調寄念奴嬌。詠何家聲也。何伶隸丹桂部。善演丑劇。喜笑怒罵。隨口道來。都成妙諦。能解人頤。自是東方朔柳敬亭一流人物。蓋丑角班中最重。非絕頂聰明人不能爲也。

華鬢天上。散仙風縹緲。羯鼓聲聲隔花報。看可人如玉。纔出簾櫳。恍然似紅綻榴花相照。行來偏窈窕。瘦蝶腰身。寫入燈光影兒俏。慕地弄清喉。笛響絃哀。作百轉流鶯啼曉。看宜喜。宜嗔。總移情。登殿算糧時。聲容都妙。

右調寄洞仙歌。詠五月仙也。五月仙隸天仙部。曼容皓齒。麗質天生。善唱秦聲。哀豔蕩魄。所演玉堂春。算精登殿諸劇。尤爲出色。

彩雲何在。看珠宮貝闕。仙風縹緲。齊向繡簾深處望。擁出嫦娥窈窕。歌扇輕搖。舞衫低拂。漫譜霓裳調。電燈如晝。恍疑索魄高照。看他皓齒明眸。一顰一笑。濃淡都宜好。是假是真。渾莫辨。驀地銷魂多少。兒女情懷。神仙福慧。不數才人妙。春花秋月。紅顏願祝不老。

右調寄念奴嬌。詠高彩雲也。高伶隸天仙部。雪膚花貌。秀絕人寰。海上粉白黛綠之儔。不數千萬。比之高伶。皆無顏色矣。

六月涼風微蕩漾。揭起朱簾。颯颯英姿爽。立向月明高處望。六郎貌似蓮花樣。羯鼓聲中催更響。瘦蝶腰身。獨立高竿上。一抹盤旋來又往。令人疑是飛來將。

右調寄蝶戀花。詠夏月潤也。夏伶隸天福部。丰姿綽約。傅粉風流。繡服花冠。光彩耀目。武藝尤爲絕倫。每上鐵杆。盤旋跳蕩。如鳥如猿。有出神入化之妙。

世事何能料。只落得置身優孟。向人嘯傲。鹿土衣冠。都變相。無限脅肩諂笑。打不出炎涼圖稿。任爾不爛三寸舌。冷言中一一形容肖。自別有趣懷抱。周郎本是佳風調。怎便爾鼻頭點粉。胡歌亂跳。慣作風流醜態。男女顛之。又倒。究誰解其中奧妙。試看春申江上路。那花花世界。都虛泡。看戲者如何好。

右調寄金縷曲。詠周來令也。周伶隸天仙部。丑角中之出色者。善演探親相罵。足與何家聲並駕齊驅。

蓋何伶以峭勝。周伶以冷勝。各極其妙。

問素娥前生是否。底事傷心如許。青天碧海年年事。畢竟此身誰主。愁莫訴。趁激竹哀絲。巧學霓裳舞。鵲啼太苦。看淚點如珠。猩簾灑上。留作痕千縷。人自去。正好江南風景。幾番花信暗數。可堪寂寞春江上。無復吳娘暮雨。添別緒。想回憶前游。應亦情悽楚。歌場成憮。這臺榭依然。天香無恙。都是斷腸處。

右調寄邁陂塘。詠天娥旦也。天娥旦先隸天福部。後隸丹桂部。善爲秦腔。所演皆悲苦之劇。聲淚俱下。蓋不自知其爲戲場中人也。一時芳名噪甚。近爲姑蘇聘去。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真令人黯然魂銷矣。

請看盡是蜉蝣者。底事衣冠楚楚。脫略形骸。顛狂身世。究竟奚分爾汝。人情如許。算一樣皮囊。都成臭腐。傀儡千般。妝喬做態。一何苦。任他談諧笑罵。更眉飛色舞。口珠咳吐。破帽風流。襤衫落魄。別有襟懷堪憮。春江誰主。看歌舞滄桑。幾番今古。演出當場。問憑人知否。

右調寄臺城路。詠馬飛珠也。馬伶前隸天福部。今改歸鶴鳴矣。丑脚中之最出色者。與何家聲齊名。出語談諧。隨意玩世。蓋柳敬亭一流人物也。

逸情縹緲和雲上。宛爾書生樣。本來家世住吳門。故把吳音鬆脆說人情。清歌檀板聲何緩。嚶嚶如鶯。

嘯。披來白袷唱西廂。可笑多情君瑞太顛狂。

右調寄虞美人。詠邱鳳翔也。邱伶隸丹桂部。家本姑蘇。善崑曲。所演游殿尤妙。風流瀟灑。宛然張郎再世也。

八 園林風月

上海名園之追憶

隨園先生有言曰。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於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於便也。又曰。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天地之藏。其足以盡之耶。旨哉言乎。吾於滬上。昔日諸園之盛衰。亦云然也。三十年前。上海有名園三。其最久者為徐園。其次為愚園。其次為張園。張園最後得名。而游蹤反較兩園為盛。蓋徐園地當老閘。非馬路孔道。故裙屐闐然。然客之悅幽耽靜者。恆暇輒一往。以其無洋場喧囂習氣也。愚園當光緒十六七年間。游蹤最盛。每客收資二角。日可獲利數百元。其時園林甫闢。臺榭草創。從繁華塵海中。而忽得此清涼世界。宜人之樂於遊憩也。洎張園安壇第造成。而為之代興焉。張園林木之叢茂。亭榭之清幽。豁逕之曲折。屋宇之精雅。會

不逮愚園之半。而願獨以安壇第軒敞之故。致東都浪子。北里名姬。流眄送情。履舄交錯。所謂仰觀俯窺。而各如所欲者。又非愚園所能冀其什一也。愚園主人有鑒於此。遂乃重加修葺。大啓軒窗。茗椀茶鐺。陳設井井。又復獨闢新機。廣陳女樂。開演髦兒戲。以號召游客。于是青驄年少。白袷名流。趨之如鶩。名花所在。蜂蝶偕隨。紅紫萬千。園林生色。其後張園亦演女劇。與之競勝。蓋已開近年遊戲場。雜致各種女子游藝之端矣。

雙清別墅與桃李園

滬北唐家弄徐氏雙清別墅。係徐君棣三手創。樓臺精雅。花木清幽。滬上各園。推其開闢最早。騷人墨客。莫不結伴來遊。前輩如天南遯叟。上紫鈴高昌寒食生。何桂笙諸先生。咸於此結文社。聯詩會。煮茗論心。焚香讀畫。四方名士。相率來歸。文采風流。一時稱盛。嗣因王何兩先生。先後赴脩文之召。提唱乏人。園林減色。加以園側市面日興。居民日衆。徐君深恐俗塵三斛。撲及名園。因復在新閘西南四五里之曹家渡地方。另闢新園。名曰桃李園。地廣數十畝。堆山疊石。鑿地成池。別具邱壑。遊人亦衆。今則雙清別墅早已移至康璫脫路。桃李園漸就荒廢。鮮有知之者矣。

味蕪園菊花大會

張氏味蕪園內曾開瀛園菊花大會。搜羅繁富。品類不一。最奇者有黃色一種。瓣後有芒刺。更有白色一種。瓣闊約二指許。洵爲不可多見之品。其餘粉白金黃。嫣紅姹紫。皆有名目可紀。每顆開花自四五十朵。至七八十朵不等。花大於碗。根肥壯。約有酒杯口粗。其最高者與人相等。各用篾竹紮就方圓三角。以及腳踏車桌椅一切器具式樣。使花朵朵向上。又有一顆。紮作兩人相對形。另加頭顱手足。更有一人。手執摺扇。尤堪發噱。間有一顆。開有黃白紅紫四色。細閱枝幹。頗似預爲接就。又無相接痕。是誠極秋圃之奇觀矣。園中更雜以雁來紅芙蓉等卉。門麗呈妍。與春花無異。來遊士女皆徘徊不忍去云。

辛家花園之滄桑

王家庫辛氏松柏園主人辛君仲卿。以金陵名士。作滬海寓公。往年曾經商東瀛。慷慨好施。豁達大度。聲華藉藉。彼都人士。皆願與訂交。自倦遊返華。就王家庫購地若干畝。小築園林。雜蒔名卉。歷年春秋佳日。西人設賽花會。辛君恆爲此邦之冠。性尤好客。凡名流俊侶。逸士畸人。無不樂與往還。而辛君亦遂泉石徜徉。烟霞嘯傲。幾令履其地者。如逢世外桃源。非復人間境矣。後辛君以經營失敗。傾其家資。松柏園亦出賣爲他人所有。旋即改造市房。山林變爲城市。滄海化作桑田。回首當年。裙屐風流之盛。曷勝感慨系之。某君有遊辛園記一篇。極言辛君蒔花之善。其文曰。天地以人爲寓公。人以天地爲逆旅。天地以人爲

壯觀。人以天地爲玩物。天地之期人。無軒輊也。人之於天地。若卽若離。隨所遇而安之焉。雲之出岫也。誠無心也。然奮其身以爲天下用。殿陛之經綸也。疆隅之休和也。山岳之奠定也。河海之安瀾也。俊髦之化育也。麟鳳之呈祥也。盈天地皆其德也。鳥之知還也。誠倦飛也。伏而處之。卷而懷之。韜其迹於塵界之外。逸其望於風月之表。園亭猶殿陛也。場圃猶疆隅也。邱石猶山岳也。陂池猶河海也。花木猶俊髦也。魚鳥猶麟鳳也。十步之內。皆天地也。以天地之大。何地無亭。何地無圃。何地無石。何地無池。何地無花木。何地無魚鳥。然不得其人。則亭爲之圯。圃爲之蕪。石爲之顛。池爲之涸。花木爲之枯槁。魚鳥爲之失依。亦猶殿陛疆隅山岳河海俊髦麟鳳之得人則治。失人則亂焉。達則以人贊天地。窮則以天地娛人。雖相期於一亭一圃一石一池一花一木一魚一鳥之間。而其所以娛天地者。卽所以贊天地也。滬北有辛園焉。位於張氏味蕪園之左。是主人辛君遊憩之所也。主人久歷東洋。倦遊而歸。構是園以居之。是以天地娛其生也。園可數十畝。洋樓而圍。細草如織。圃之北有池。可容小舟。清流縈迴。嫩翠欲滴。埧池左右。皆花圃。花皆本國種。而其顏色之嬌媚。芬芳之沁烈。遠勝於泰西各花園之種。可知灌溉之功。培植之力。主人於是用心焉。出而教育人才。撫養黎元。與退而汲水灌園。蕃殖花草。無二致也。今世之人。競謂泰西之花勝於中國。不知灌溉得力。則中國之花可勝於泰西。使莽夫蒔之。則雖授以泰西之名種。而鮮有不蕪萎者也。嗚呼。

呼。中國何嘗無才。特無人教而育之。致使事事仰息於西人。而中國反失斐然之觀。吾甚望有育才之責者。以辛君之蒔花蒔人才也。是爲記。

徐園題壁詩

仙源一笠山人會賦遊。徐園（卽雙清別墅）題壁十絕句。將園中各景包括無遺。讀之可當臥遊。其詞曰。徐園勝過小滄浪。市隱（額名）公然得此鄉。門外軟紅飛十丈。那知世界有清涼。地偏心遠（額名）市鷺清。小院遊絲颺午晴。窗外好風可人意。吹來花片滿棋枰。斜斜夾道通書屋（謂惜陰書屋）小小橫橋接畫船（謂煙波畫船）迷路有人含笑立。綠陰深處聽鳴蟬。鑑亭倒影碧玻璃。楊柳如煙夕照低。斷續笛聲花裏出。主人教曲畫廊西（謂鑑亭）行到峯回路轉處（謂峯回路轉）攔人怪石轟瓏玲。探身洞底盤旋上。忽見天空一笠亭（謂笠亭）又穿曲榭（額名）度迴廊。雨後新添綠滿塘。多謝浮萍風約去。照他人影與支香。園中地敞百弓餘。別有吟詩一草廬。添箇豆棚與瓜架。此間風景似村墟（謂吟詩草廬）草鋪如褥綠芊芊。席地開觴醉便眠。一陣松風吹夢斷。始知身在落花邊。深深庭院靜而幽。寂寂樓臺夏似秋。啼鳥數聲花弄影。不須歌舞也風流（謂桐韻仙館）風月月幾人知。怎得當年杜牧之。鴻印軒中留指爪。請君來讀壁間詩（謂鴻印軒）

游張園十快說

梅隱生厭海上塵囂。時假張氏味蕪園爲憩息之所。日逾午。巾車而往。薄暮歸來。意爽然也。曾做金聖歎批西廂記。臚列快事多則之例。就目前情景。演爲十則。其文如次。其一。五六月赤日常空。揮汗如雨。急命馬車赴園納涼。距園約里許。濃陰夾道。溽暑全消。車聲磷磷。清風徐引。豈不快哉。其一。甫入園。至安塏地大洋房。忽與素心人相遇。煮茗清談。舉凡嫖母無鹽之流。概未之見。詢知今日皆未來園。心目爲之一爽。豈不快哉。其一。清晨訪友。連走十餘家。皆未把晤。及抵張園。而晨間所訪之友均在座。此呼彼應。淪茗縱談。豈不快哉。其一。與友人賭打彈子。至第九週。友人得數八十七。余得數七十八。自料萬不能勝。乃第十週。友人三擊皆不中。余則一彈擲去。十杵俱倒。反勝友人一籌。豈不快哉。其一。夜間看影戲。正苦目光短視。而眼鏡忘未攜帶。忽友人以千里鏡相借。得以縱觀。豈不快哉。其一。看放潮州焰火。數套甫畢。忽然寂滅。衆皆逼視。俄聞畢撲之聲大作。流星火砲四面迸射。衆皆抱頭鼠竄而逃。豈不快哉。其一。偶思看貓兒戲。適值吳新寶演天門掃雪。接連桂芳又演三娘教子。此兩戲係二人擅長。一日之間。皆得寓目。豈不快哉。其一。家中童僕頑劣。呼應不靈。正在呵斥之時。適友人以馬車來。偕至張園遣悶。無論大菜小酌。堂倌伺應極爲週到。唯唯諾諾。愉色婉容。豈不快哉。其一。在青草隙地。見有多人試演。

脚踏車。有一人軀體粗肥。見獵心喜。必欲一試。友人苦勸不聽。甫踏上。卽跌下。車旣滾倒。此人費盡氣力。尙未爬起。豈不快哉。其一半夜看俄國技師演技畢。乘車回寓。甫過泥城橋。於轉灣處回頭凝睇。見有數百馬車。連鑣而至。車邊燈火。兩兩光明。豈不快哉。

夜游張氏味蕪園記

聽蟬齋主有夜游味蕪園記一篇。讀之。可想見名園佳景。其文云。酷吏窺簾。故人辟舍。蕭齋兀坐。無計招涼。攤飯拋書。陶然一枕。比黃梁夢熟。已皓魄東升。金烏西掩。有故人斂廬而訪曰。張氏味蕪園。高堂敞軒。層臺累榭。而又樹木夾道。芰荷盈池。是真清涼國水雲鄉也。盍一臨賞之。業命僕夫駕車而待矣。言頃。童子以晚膳進。客善飲。迺出家釀荷花露餉之。盤多時蔬。尤客所嗜也。相與大嚼畢。出門登車。明月在天。清風徐引。一鞭得得。馳騁於綠樹陰中。洵足樂也。旣入園。穀擊肩摩。衣香鬢影。游人已絡繹如梳。開荷蘭水。飲香餅酒。聲喧四座。氣燄逼人。僕也嗜好與俗殊。酸鹹艸地淪茗。默對冰輪。忽聞玉笛悠揚。冷度池水。細聆之。知某錄事度思凡曲也。頓覺涼生几案。身心俱清。少焉園中燄火齊放。銀花火樹。簇簇生新。如萬道金蛇。飛舞于層霄碧漢間。而觀者都拍手叫絕。尤爲賞心悅目焉。是時游興已闌。車磷磷。馬蕭蕭。咸歌盍歸乎來。僕與客亦緩駕言旋。夜闌無事。燈影燦然。爰泚筆而記之。

愚園內之壽仙班

愚園最初演髦兒戲。名壽仙班。在正廳演唱。地方寬敞。四面綠陰。風來習習。涼爽宜人。故雖盛夏。入座觀劇者。渾忘其門外暑暄蒸人也。猶憶一日在彼觀劇。謝媛媛演絮閣一齣。百媚千嬌。不減楊妃丰度。以美人扮美人。尤令人魂飛神往。其餘若謝桂林之滾燈。渾脫瀏漓。談諧百出。周處徐處之空城計。並皆佳妙。各擅勝場。謝菊香之弔金龜。謝蕙香之彩樓配。工穩認真。情文俱到。至今追憶。歷歷在目。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香山佳詠。不啻爲當時寫照也。

愚園琵琶會

己亥九月。殷君紀平偕其同志。倡設琵琶會於愚園。選期重九日起。凡三日。先期承園主人折柬相邀。迺以簪菊之良辰。命僮傭侶。驅車而往。是日也。天氣融和。時光駘蕩。車行阡陌間。爽塏迎人。已塵襟盡滌矣。比至園。則香車寶馬。絡繹如織。登正廳之樓。已聞嘈嘈切切。如大聲發於水上。蓋程君春塘正彈海青擊鶴一套也。既畢。李君芳園操霓裳曲繼之。又繼者爲倪君清泉之鬱輪袍。姚君蘭亭之清平調。殷君紀平之燈月交輝。王君梓華之滿十回。迭奏而後。程君復彈滿將軍令一套。李君等以次復彈夕陽簫鼓。陽春十景。漢十回划龍船。諸調雅樂元音。一洗筍琶俗耳。或琮琤錚錚。黃鐘大呂之音。或切切淒淒。落葉哀蟬。

之響。落落大方。絲絲入扣。逸響既終。餘音猶嫻。蓋真能移我情也。噫。以天涯淪落之人。鼓海上成連之曲。諸君固雅人深致。余亦何幸而與於斯會也。韻事芳辰。人生有幾。迄今追憶。不勝人往風微之歎云。

新花園納涼記

四川路橋。舊名裏白渡橋。其南境之華人公園。俗稱新花園。吾友濟陽文弱愛其清幽。時往散步納涼。蓋當時地尙僻靜。不若今日之塵囂難耐也。文弱有新花園納涼小記一篇。茲錄之以誌鴻爪。其文云。由黃浦西入一港。曰蘇州河。潮汐往來。颿橋上下。汽笛輪聲。時時不絕。蓋爲通吳要道。故尤稱繁盛焉。入港纔里許。抵第三橋。長虹臥空。不計尋丈。南北兩頭。常通車馬。尤爲租場要路。俗名之曰白渡橋。義固不可考。橋之南畔臨河。有園一區。地不過盈畝。而闢治精潔。位置雅稱。四圍繚以短垣。一望平曠。華語名之新花園。其中固無陂池臺榭。惟茅亭兩三。常宿花影。石磴橫列。上覆槐陰。時花盛開。芳草鮮美。旣少雜樹。但多蟬聲。曲折短籬。編作甍眼。藉徑有罽。畫地爲罽。遊人坐臥。各有程度。致佳哉。斯之園也。四時之間。士女恆集。而以夏日爲尤盛。予每當夕陽西下。綠浦灘迤邐行。抵是間。而得少憩。時則清風徐來。將生晚潮。雲氣欲暝。電燈忽放。座可支倦。當風披襟。循欄徘徊。臨流縱目。隔岸樓臺如畫。琉璃通明。舵娘晚唱。時聞數聲。誠招涼之佳所。避暑之勝境也。雖無觴詠管弦之盛。茗盃冰碗之娛。而一草一花。一步一景。奚不可適志。

怡神得少佳趣哉。矧卽園以外而觀。馬馳車驟。不雨而雷。喘汗載途。急蔭奚擇。日昃未息。奔走形勢。甚於夏畦。此何爲者也。粉白黛綠。如火鑠金。酒灑肉林。若鼎斯沸。號囂於塵中。徵逐於多露。聲色之場。每能觸熱嗜慾之界。不辨炎涼。此又何爲者也。故雖以福州路之繁湊。愚園張園之擅勝。賤子鄙野。不常至焉。惟於是園。若有神契。安步而往。渾忘路之遠近。行吟而歸。不問夜如何其。此間樂不思蜀。諒哉。是言先得我心矣。因濡筆而爲之記。時己亥夏五月某日也。

九 竹枝妙詠

上海竹枝詞

(蒲郎)

僕遨遊滬濱。三載於茲矣。揚州杜牧。夢醒者十年。天台劉郎。淒絕者重到。而僕片帆再蒞滄海。曾經眷念曩遊。感而有作。爰得小詩若干首。以竹同遊諸公。未識諸公以爲何如也。

桑田滄海幾經年。世界繁華別有天。一自重洋通市後。海濱重出紀遊篇。(總起) 大理檯几紅木床。長三書寓太軒昂。晚來呢轎如飛過。箇箇燈籠寫正堂。(長三書寓) 么二門堂去走遭。移茶喊定亦稱豪。何堪等是無鹽貌。硬說今朝屈一宵。(么二妓院) 青蓮閣上一杯茶。閒坐憑欄看馬車。恨煞野

雞三兩輩。硬拖衫袖到儂家。（野雞）高叫一聲起手巾。各安座位酒三巡。幾張局票無多刻。不管妍媸一樣呈。（擺酒）今朝有酒擺雙檯。請客票頭日幾回。正是匆忙難釋手。相幫又叫客人來。（擺雙檯）佳肴羅列美而腴。旨酒三杯味有餘。堪笑一班真闊少。局條幾字倩人書。（叫局）三更向盡路偏遙。乾舖何妨借一宵。誑說客人規矩甚。明朝下脚不開銷。（住夜）上海官人最出名。林黛玉與陸蘭芬。由來闊客知多少。枉說朝朝戲子妍。（妍戲子）雙輪乍轉去如風。來往行人轉眼中。回到泥城橋下過。晚霞落日一時紅。（馬車）番菜原推一品香。門前真箇好排場。堂官回說今宵熱。上好嘯嚨先請嘗。（大菜）相約同登天樂窩。眼前色藝果如何。局條幾次催歸晚。聞說今朝點戲多。（書場）丹桂園中看戲文。末包座定最分明。雖然新劇編來好。不似從前周鳳林。（戲園）鴻福班頭吳月琴。虧他色藝本雙清。當場演出天門雪。試問梨園有幾人。（貓兒戲）愚園遊過又張園。安塏洋房到底寬。最是一班時髦客。暫來不肯久盤桓。（張氏味蕪園）且向綺園館裏行。果然大士最清陳。縱教心事知多少。賴有銷愁一盞燈。（綺園烟館）堪笑從前闊少爺。而今半去拉洋車。雖然昔日風流過。如此收場亦可嗟。（東洋車）一腔心事訴誰知。默禱聲聲自笑癡。明月長圓花最好。百年珍重此良時。（總結）

淞濱竹枝詞

(海昌太憨生)

窮奢極麗築洋樓。亘古繁華第一州。行遍滬江三十里。令人一步幾回頭。地號夷場別有天。馬龍車水夕陽邊。衣香鬢影城西路。有約來遊第六泉。火輪鐵甲泊吳淞。錦纜牙檣密密重。夜半潮平將起舵。舵樓先打一聲鐘。電燈地火照深更。海市居然不夜城。四達通衢同白晝。紅男綠女逐宵行。雄開南北兩洋關。貨物雲屯積似山。萬國通商輸稅餉。滬江財賦甲瀛寰。局宏製造器玲瓏。機括新奇妙不同。畢竟公輸無此巧。全憑鬼斧奪天工。電竿林立轟雲天。鐵線分張直似絃。萬里語言同一室。華洋消息往來便。大白鳴鐘十丈高。無差杪刻別分毫。行人要對腰間表。子細擡頭看幾遭。十里平原跑馬場。中間高大築洋房。每逢春賽先期約。舉國如狂看跳浜。巡捕當街意氣豪。手持赤棒與腰刀。兒童不識紅頭捕。爭說長人丈二高。包探由來有卯名。如何勢燄太凶橫。起居闊綽衣裳美。魚肉鄉愚過一生。烟花瑣事異尋常。拘押先收兩捕房。待到洋人來會審。風流太守坐公堂。愚民偏想上西方。七日來參禮拜堂。丙教云亡今不再。神姑神甫太荒唐。丸散欺人大藥房。全無功效算奇方。滿街招貼知多少。又說調經又壯陽。羅列零星叫貨行。鮮紅字貼耀輝煌。定期猶恐難周曉。告白天天上報章。私開小押法難梭。十日三分重利錢。一條限期容易滿。忽忽只有百餘天。呂商彩票也稱行。額號加增十萬張。一月

一開三大彩。幾人得失總難償。菊部梨園接比鄰。天仙天福邁超倫。桐孫一劇長生殿。宛似唐宮楊太真。園號聚豐更復新。菜羅海味並山珍。一筵不吝中人產。暮暮朝朝買酒頻。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賭先嘗。刀叉耀眼盃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烟土誰家最擅名。廣誠信與老延齡。橫陳短榻安眠樂。燒盡脂膏到五更。楚豔吳娃女校書。枇杷花下好樓居。姚家姊妹推魁首。十里勾欄總不如。禮拜朝朝做綺筵。拈來局票小紅箋。如花名字憑君寫。待到來時坐並肩。書場特聘女先生。北曲南詞宛轉賡。我愛時髦騷大姐。裝烟遞話最多情。一餅洋錢打野雞。與郎今夜好雙棲。遊人來到胡家宅。忘卻糟糠自有妻。蘭芳里與小東門。隊列烟花迷客魂。蠱疾染成瘡毒發。苦無良藥早除根。春來勝會赴龍華。有女如雲載一車。陌上天桃紅錦豔。東風十里路三叉。朔望燒香女伴招。司徒廟裏折纖腰。神前訴罷私情事。恐怕人知頰暈潮。名園遊過少年忙。結伴同來彈子房。打得鴛鴦三十六。眉飛色舞喜洋洋。青蓮閣上品清泉。看盡閒花到目前。忙煞五陵遊冶子。評頭品足說誰妍。尋芳選豔十分甜。和帳加來酒帳添。一霎時光三節到。吾儕愁緒上眉尖。樂極悲來喚奈何。千金揮手盡消磨。饑寒交迫無生業。流落春申乞丐多。

滬北竹枝詞

(申左瘦梅生)

長三書寓大排場。銀水煙筒八寶鑲。結納王孫多闊綽。擺臺花酒十三洋。煌煌么二號名堂。相好攀來
乾濕裝。一倏烟茶完故事。今宵轉局卽留廂。別有花枝喚野雞。煙寮茶館任東西。娘姨小姐無分辨。一
順雙雙手自攜。揚州下賤吃花烟。一盒清膏一百錢。日局夜廂無旦暮。登徒太不辨媼妍。淫媒謀利
設臺基。勾引良家好女兒。赴約託言搖小會。跟隨也不帶娘姨。男貪女愛找姘頭。窄小房間賃一樓。夜
夜夜鐘鳴十二。陽臺赴會不知羞。許多書館女彈詞。盼到先生來也遲。一曲琵琶初入拍。紅箋催局下
場時。簇新時派學旂裝。髻挽雙雙香水香。拖地花袍宮樣好。寬襟大袖錦邊鑲。叫局忽忽三塊錢。來
時落後去時先。東家酒席西家戲。一倏工夫一樓煙。時髦大姐戴金釵。跟局隨輿過六街。兩足如霜溫
似玉。兜雲羅襪着拖鞋。

滬上青樓竹枝詞

(失名)

歲朝何處把香焚。傍早宜登虹廟門。向夕馬車忙不住。大家都賽石榴裙。禮佛龍華結伴遊。多應菩薩
解風流。青衣亦自深深拜。不爲他人爲姘頭。五花爭把馬頭裝。傍晚都來跑馬場。借問馬夫誰出色。道
傍多說四金剛。宣卷家家請羽流。房中和酒鬧無休。寄聲恩客當牢記。後日先生燒路頭。送盤處處
喚相幫。黃到枇杷小姐慌。漂帳今年應不少。客人知向那方藏。唱書樓上校書棚。樓外行人盡舉頭。惹

得祝融都駐聽。兩番波及杏花樓。夜深人靜口脂香。月色溶溶上短牆。到得愚園同駐馬。半爲偷局半乘涼。居同臥起出同車。盡道伶官福不差。爲語少年休豔羨。須知不唱後庭花。局票飛來勝羽書。轎前趕煞小黃魚。堂差每夜知多少。屈指無如林寶珠。驚心除夕漏頻催。阿寶剛收局帳回。齊向房中猜熟客。明朝誰把果盤開。

新歲青樓竹枝詞

(失名)

絳蠟燒殘舊歲闌。一聲爆竹儘心歡。雅鬟雛婢忙收拾。打點客來開菓盤。合歡床上最蹊蹺。底事偏橫節節高。想是箇中饒蔗境。從良兩字等鴻毛。厭他珠翠向人誇。插鬢幽蘭整復斜。歲歲每逢漂帳客。今年不近水仙花。眞珠頭面縷金裙。簇簇紅鞋繡幾紋。行到喜神方上去。自然蜂蝶要紛紛。菓盤開處吉詞多。可奈親親熱熱何。借問從何親熱起。尖先生也暈雙渦。偶然有酒是開樽。請客偏難箇箇來。大姑娘姨圍桌坐。不妨更倩本家陪。盈盈下拜不勝羞。此禮原應院主修。卻羨俗奴饒豔福。廿番消受美人頭。玲瓏骰子象牙牌。擲一回還抹一回。試試今年新手氣。問奴可得發橫財。紛紛姊妹簇骰盆。六博全紅奪狀元。此際那須掄色藝。春江花榜漫評論。新歲青樓樂景多。些些點綴當描摹。竹枝詞裏儘遺漏。一任兒童信口歌。

上海春賽竹枝詞

(失名)

春江春賽自年年。跑馬西商賭萬錢。寄語遊人須快靚。今朝已是第三天。僱得象皮雙馬車。龍飛行裏足生涯。隱雷閃電望西去。知道旁人眼欲花。一片圍場豎柵欄。紅旗招展萬人看。操兵記得無多日。跑馬連朝更大觀。英大馬路街道寬。泥城橋畔萬人攢。免教擁擠且高坐。三角小洋樓上看。閨三猶是暮春天。芳草平原映錦繡。扯起紅旗齊出馬。一鞭誰讓祖生先。沙遜怡和與裕泰。十次飛跑九次贏。買票諸君知道否。勿蘭今日最傳名。一匹騎來無尾馬。兩邊扞去動飛塵。不愁駐足人多事。自有紅頭印捕巡。馬身紫彩也爭光。皮葉新車意氣昂。扮得馬夫如簇錦。就中最是四金剛。柳邊小憩略從容。高坐車中暫駐蹤。強似登臺賃板凳。涼篷扯起樹陰濃。壓壓盈頭外國花。靚妝西女面籠紗。一聲鈴響雙輪迅。穿過人羣腳踏車。奇園樓峻吃茶時。鬢影衣香雜坐宜。要學時髦看子細。金絲眼鏡鼻梁騎。黛玉蘭芬豔譽誇。今朝昨日不同車。爲嫌皮葉多風日。轎式玻璃四面遮。馬龍車水騁平原。並坐鸚鵡笑語喧。略看驂騑跑幾次。振鞭且去到張園。圈子兜來已夕陽。馬車轆轤載紅妝。觀跑猶有餘波在。爭似西人賽一場。

上海黃鶯兒詞

(白雲詞人)

江湖十載感蹉跎。一曲清歌喚奈何。幾度滄桑曾閱過。今來海國又逢秋。自家白雲詞人是也。性本風流。生多落拓。一支秃筆。到處生涯。幾首歪詩。逢人笑傲。說不盡的窮愁潦倒。看得破的富貴繁華。這箇上海地方。人人快樂。箇箇嬉遊。依我看來。好比春婆一夢。閑來無事。編得黃鶯兒數首。聊供遊戲。俚言俗語。大雅難觀。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海上最繁華。望迷離。眼欲花。條條馬路東西杈。鋼絲馬車。皮篷馬車。風馳電捲行來快。路三叉。華洋巡捕。持棍往來查。

書寓各分張。弄堂中。馬路旁。房間陳設天宮樣。玻璃耀光。綺羅散香。鐵床檀几齊安放。到昏黃。擡來飛轎。出局一時忙。

坐客幾多人。叫高聲。起手巾。紛紛外局齊來應。歌聲亂聽。衣香暗生。幾巡酒過都酩酊。最傷心。綺筵完了。一陣散如雲。

若說要真嫖。么二堂。走一遭。移茶高喊人齊到。千般樣嬌。百般樣嬌。現成乾濕搬來好。太蹊蹊。說攀相好。硬要屈今宵。

名字忒新奇。想尋歡。打野鷄。青蓮閣上遊人擠。身來並依。話來暗迷。娘姨大姐相牽倚。

笑嘻嘻。與郎低說。今夜伴奴樓。

書館幾家開。請先生。好上臺。輕輕鼓板敲來脆。清歌一回。洋錢一枚。霎時送上銀煙袋。

太癡獸。一聲多謝。停刻請過來。

大菜仿西洋。最馳名。一品香。刀叉件件如霜亮。樓房透涼。杯盤透光。洋花洋果都新樣。

吃完場。咖啡一盞。灌入九迴腸。

鑼鼓大開場。京二簧。椰子腔。編來新戲翻花樣。正座滿堂。包廂兩旁。有名天福人人講。

喝聲揚。繡簾開處。齊看老生汪。

任意去盤桓。到愚園。又張園。男男女女紛相亂。馬兒也喧。車兒也喧。洋房上下都寬展。

好爲歡。貓兒女戲。閑坐一回看。

風月好留連。有銀錢。便是仙。幾多闊少時時變。今朝一天。明朝一天。花花世界何須戀。

發狂言。寫來滿紙。只當道情篇。

海上青樓黃鶯兒詞

(蓬萊舊樵)

花柳總銷魂。風月場。處處新。夫江獨占繁華盡。粉黛宜人。紅紫宜春。朝歡暮樂伊誰禁。

鬧昏沉。城開不夜。車馬響磷磷。
人說不銷魂。到臨時。便銷魂。勾欄風味何妨領。
太泥人。樓頭送客。裝點許多情。
書寓號清高。畫樓中。貯阿嬌。雪膚花貌生來俏。
福難消。芙蓉帳裏。誰去度春宵。
么二最輕狂。吵移茶。出畫堂。無鹽媼卅裝姣樣。
太荒唐。說攀相好。今夜便留廂。
游興一時誇。並嬌娃。坐馬車。偎紅倚翠乘良夜。
怕回家。花天酒地。便是好生涯。
酒畔玉人陪。倚身傍。笑口開。輪流拇戰嬌音脆。
最開懷。耳邊低說。席散早些來。
爭氣不爭財。鬧忽忽。怒似雷。石崇王愷今朝賽。
寶癡獸。牙床獨睡。不見玉人來。他擺單檯。我擺雙檯。銅山金穴何年壞。

一擲便千金。替佳人。贖了身。賣田鬻產何須吝。道是多情。卻是無情。綠巾從此加君頂。怎安貧。琵琶別抱。依舊剩愁心。

蕩子不思家。愛垂髻。欲破瓜。盲人怎辨真和假。狂風折花。猛雨折芽。循環天理都無怕。莫驕奢。家中妻女。也作倚門娃。

切莫太沉迷。看銀錢。似土泥。萬金慾海填無底。不識東西。不辨高低。阿誰畢竟稱知己。悟禪機。空空色色。一霎夢醒時。

申江十美曲（鮮花調）

（白雲詞人）

黛玉舊知名。黛玉舊知名。瀟湘妃子彷彿是前身。昔日裏茜紗窗下。受盡了淒涼境。今日裏綺羅叢吓。合占這豪華景。（林黛玉）

蘭芬最可人。蘭芬最可人。秋波微動勾引箇人魂。好繁華春申江吓。獨占了羣芳勝。太稀奇外洋書吓。曾畫了嬌娥影。（陸蘭芬）

小寶最嬌嬌。小寶最嬌嬌。雪膚花貌一見總魂銷。好比那水邊蓉吓。一輪兒朝陽初耀。又似那月中桂吓。一片兒清光並照。（金小寶）

祝家美多嬌。祝家美多嬌。如椿小字豔幟滬江標。但願得八千春吓。允祝你名花長好。又願
 得八千秋吓。允祝你紅顏不老。（祝如椿）
 香名是月英。香名是月英。芳年嬌小巧笑復工顰。好一枝解花語吓。絕代的佳人韻。好一箇
 能言鳥吓。絕世的風流性。（林月英）
 雪卿比雪嬌。雪卿比雪嬌。半天風韻周昉也難描。像一枝白梅花吓。自然的微微索笑。雕一
 箇玉人兒吓。怎比得卿卿美貌。（陳雪卿）
 書玉最端莊。書玉最端莊。風流家世本是畫眉張。淡淡的美人妝吓。不比那尋常樣。翩翩的
 凌波步吓。恍似那神仙降。（張書玉）
 麗娟賽嬋娟。麗娟賽嬋娟。廣寒仙子髣髴下雲端。襲人的麝蘭氣吓。陣陣衣香亂。可人的聰
 明性吓。灼灼星眸看。（花麗娟）
 新寶小嬌娃。新寶小嬌娃。纖纖弱質碧玉未分瓜。紅簾上影兒俏吓。乳燕低飛下。芳筵上人
 兒小吓。么鳳前身化。（蔡新寶）
 月蘭體態嬌。月蘭體態嬌。有香有色采筆總難描。翩翩的美丰神吓。寫上輕紈都俏。盈盈的

小身材吓。搨上芳筵更好。（金月蘭）

十 花塚仁聲

羣芳義塚始末

石頭記載有林黛玉葬花一事。讀者咸爲擊節。落花無主。飄泊堪憐。黃土壟中。女兒薄命。有情人所爲。放聲一哭也。滬上繁華。甲於天下。青樓列處。奚止粉黛三千。往往有生時藉甚芳名。迨一旦玉殞香消。則桐棺三寸。瘞諸叢葬間。雖欲以麥飯一盂。紙錢數掛。爲尋遺壟。藉弔芳魂。而終不能得。夫亦大可傷已。光緒年間。有某君創論。欲集鉅款。在靜安寺左近購地數畝。專瘞無主名花。遍植松楸。爲書碑誌。庶使青樓諸姊妹。以及塵世有情人。咸得於月夕花晨。歛歛憑弔。而香名不沫。亦得與馮小青蘇小小同傳。於是座客咸稱善。卽舉紅樓夢瀟湘妃子葬花故事。亟飛箋召林黛玉校書計議。初議擬舉林校書爲首事。向狎客勸募。必可踴躍輸將。嗣校書以獨力難支。衆擎易舉。請書成捐簿。由校書與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人分司其事。如釐捐委員之有比較。則人人有愛好之心。更屬事半功倍。該款集齊。卽託仁濟善堂收存。並將捐戶姓名登諸報章。以昭核實。於是衆服其論。議遂定。旋林校書刊成捐冊一千六百分。與陸蘭芬金

小寶張書玉各分得四百冊。飭賬房向各妓院分派。月底收回。林校書第一日捐冊甫出。當晚即集得三百餘元。他妓及客人陸續認捐者。爲數不少。辦理頗爲踴躍。後復由金小寶校書獨任其艱。在龍華寺左近沿馬路覓得方田一區。坐落上海縣二十七保一區一圖詩字圩八百十二號。校書兩次親往踏勘。議價購定洋銀契據一律成交。即樹立界石。建牌樓一架。題以羣芳義塚四字。款書光緒己亥春姑蘇金小寶建。後列捐資各校書芳名。并有某君以校書勇於爲善。所有房宇爲飭匠包造。一切從省。誠花界莫大之義舉也。其後規模粗具。布置楚楚。惜以管理乏人。維持不易。一坏香土。仍歸湮沒。即其地址。今亦不可考矣。

募捐箋啓最錄

當時發起諸君所擬花塚募捐箋啓等。駢四儷六。文情兼至。茲爲采輯左方。以留紀念。而資觀感。

□募捐購置花塚議

滬上固荒煙蔓草。頽垣廢塚之地。狐兔窟宅。荆榛不翦。牧豎樵子之所歌嘯。幽人逸士足蹟之所不到。好風不來。明月誰主。濱臨東海。棄作廢壤耳。道光中葉。洋氛不靖。五口通商。乃定和議。而此片土。遂成開市。碧瞳虬髮之所奔走。風檣輪舶之所萃集。煙戶匝地。洋樓矗天。奇肱交股之所產。五光十色之殊珍。見之

者日炫聞之者神移。數十年間。增麗益豔。蓋自古之繁華。無有逾於此者矣。由是地屬津要。人益叢居。賈客以此爲利藪。遊子以此爲樂土。繁華旣盛。無所不有。燕趙之名姬。吳越之佳娃。操北里之舊業。望海濱以咸集。瓊筵乍啓。紛水陸之清羞。妙歌入聽。恍霓裳之迭奏。秦淮水榭。空負盛名。平山舊堂。已成陳蹟。洋場十里。麗質三千。以此紀數。猶嫌其寡。然而好花易萎。華年不常。汝南碧玉。非無偷嫁之人。金谷綠珠。不
乏墮樓之恨。往遊若夢。轉眼成塵。無數名花。倏登鬼錄。弔殘魂而無地。問芳塚之何存。則一棺淒涼。與荒榛以同萎。餘恨嗚咽。隨野風以怒號。覩而傷心。聞之酸鼻。惜花生曰。我輩旣以花爲性命。花卽恃我輩作護鈴。生前買笑。不惜千金。沒後忘情。忍慳一擲。宜集客子。各解阮囊。釀資若干。留創義舉。或於近郊幽雅之地。購作名花埋骨之區。樹以短碑。題曰花塚。春秋佳日。麥飯半盂。遊人於此寄悲。知心於焉灑淚。俾野棠幾樹。重吟寒食之詩。廢土一坏。恍入西泠之路。

議曰。冠蓋往來。滬濱爲盛。旣解重囊。不吝餘金。宜由解語之花。聊作婉詞之勸。則慨然持贈。不俟言終。乘擎之舉。乃易集事。

筵宴之集。滬濱爲多。主賓交酬。終宵達旦。或視定例。另出若干。則所費有限。而其益乃溥。若此兩者。均嫌煩黷。則尙有法。殊稱簡便。滬濱筵宴。例僮僕從。卽援此例。扣留其半。於事已濟。兩無所妨。

提賞花之錢。作惜花之事。質之君子。誰曰不宜。

代林黛玉校書致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諸校書勸捐花塚箋

某致詞於某某粧閣。蓋以滬濱風月。匪始自今。閱世閨人。多歷年載。其有築館北里。結鄰南曲。質脆琉璃。名豔香屑。倚樓綺歲。退院餘年。並皆奔走才俊。導師吾輩。不知凡幾矣。然而歌管樓臺。依稀猶認。金釵鈿盒。委棄何存。水逝秦淮。空尋舊苑。風淒楚只。未表新阡。欲語骷髏。遑言漆絮。是亦某等之憂也。雖然已往。莫追。後來輩作。昨非今是。一息尙存。願力宜宏。死生不易。某以弱質。再謫塵中。情每自穠。障難除綺。撫今念昔。歎逝感生。情在於斯。竊不自揣。夫爲花請命。替玉歸魂。墓志清娛。壙銘小裔。此當代名流之事也。禁樵香塚。樹碣花田。梅月迎神。梨雲入夢。此自古義俠之舉也。蒲柳時植。何敢託焉。第以狐兔非匹。悲有不勝。猿鳥殊羣。哀且難量。物類尙然。心胡能已。今擬廣乞佈施。創置塚地。爲無主諸女伴歸殯之所。淨土同依。息壤視此。隻手難任。衆肩是承。竊念吾姊妹通犀一心。繡鴛並命。愛烏誰屋。憐貉同邱。擲錦纏頭。貴遊自韻。鋪金承履。嬌嬈欲扶。口角能春。腋裘不日。貲分騎鶴。廣此福田。澤及冤禽。豈無食報。附致捐冊。若下本。惟望運廣長舌。具菩提心。細壤涓流。水皆功德。一簣九仞。土亦芬香。佛子給孤。仙靈遺蛻。千載有託。一死如歸。何莫非義俠名流之所賜矣。銜環結草。矢之九原。題名感恩。礪石以待。某謹白。

□代校書林黛玉等擬募捐購置花塚小啓

春風處處。秋月年年。彩雲長留。好花不萎。寧非素願。詎乏同情。無如短夢忽忽。轉瞬便逝。幽恨疊疊。觸緒皆來。麗情不常。弱質易感。况乎居懊惱之地。強歡笑之顏。悲愉之能自由。婉轉誰可與語。又或對鏡增歎。顧影自憐。知心不來。好事多隔。於是舊恨未剷。新愁忽萌。藥爐苦對。情脈脈以無言。病骨難支。瘦懨懨以孰訴。亦有誤墮風塵。生入劫運。舉家視作錢樹。無地可修。債臺憂心日煎。愁思困結。一旦成疾。遂爾長委。凡此數者。無非憾事。曾幾何時。倏已萎謝。然令過西子湖邊。猶存蘇小之墓。遊錦官城外。尙存薛濤之墳。則短碑摩抄。或得詩人之憑弔。荒阡寂寞。或來舊友之停車。奈何薄棺淒涼。廢塚棄擲。叢莽紛雜。孤魂何依。隻影伶俜。野鬼爭集。是則生前既已相厄。死後更與難堪。誰不痛心。可爲慘目。侍等寄蹟滬上。亦既有年。遇有見聞。輒復傷感。特精衛啣石。無補媧皇之天子。規啼血。難返望帝之魄。有願徒結。此志不成。是在疏財善士。揮金王孫。憫茲已委名花。撐此莫大義舉。各隨雅願。慨解阮囊。集金若干。購地數畝。樹以松楸。繚之短垣。附入善堂。題曰花塚。俾新阡纍纍。爲知己灑淚之場。夕陽依依。作客子停鞭之所。是爲啓。

□再代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等募捐花塚啓（附章程四則）

竊聞腐野白茅。風人起興。女蘿山鬼。騷十抒吟。菅蒯麻絲。罔非生物。僕隳芻狗。胡以死殊。然而溝中捐瘠。

輒蒙肉骨之仁。道殣仳離。厥賴禽犢之愛。義聲仁問。爲善初終。莫不以此邦大夫君子爲天下冠矣。侍本弱植。委棄何傷。顧維同羣。誰非血氣。命實不猶。墮生劫運。婉孌倚門。諒難獲已。其有逢迎委曲。歡笑強顏。悲愉不能自由。疾痛誰可與語。又或浮梁信杳。武陵路歧。窺鏡微矚。控絃曼引。因思成恨。因恨成癡。荼苦孰療。羌無方以續命。萋柔誰握。淹倏忽以離魂。亦有門戶傍人。宛童寓木。橫塘住妾。蓮子夫容。情斷續兮。若絲。身漂搖兮。如葉。脆質易萎。弱齡倏凋。凡此數者。無非憾事。念昔錦官城外。尙留薛濤之墳。明聖湖邊。猶存蘇小之墓。詩人幾輩。憑弔而來。感舊頻年。聘遊而過。莫不摩挲短碣。悽惻叢臺。泣下數行者也。奈何薄棺淒涼。紛雜叢莽。廢塚棄擲。淪爲飛燐。生旣不辰。死而尤厲。心痛慘目。寧復逾茲。侍等寄跡滬上。亦旣有年。以若見聞。輒用傷感。特精衛銜石。無補媧皇之天。杜宇傷春。難歸望帝之魂。有願徒結。此志奚償。伏望仁者。眷念枯瘠。澤潤骨餘。憫茲已萎名花。俾得棲靈宿草。或沛廉泉。或施甘露。各隨雅願。慨解智囊。集金若干。購地數畝。樹以松楸。銘之貞石。附入善堂。題曰羣花義塚。一邱一壑。皆成功德之林。曰歸曰來。是爲仁壽之域。某等謹啓。

一是舉爲維持同類起見。其捐應責成奴輩。其款仍乞諸樂善羣公。計環福州路一隅。書寓堂名。不下二三百家。家以五六人爲率。人各分任勸捐。自能集腋成裘。覆庇必廣。

一捐數並不限定若干。其有義俠豪舉，慨擲千百。或止數十。固屬風誼堪欽。卽減至一二元。亦皆仁漿義粟。一律拜登。不敢區分厚薄。

一捐冊由黛玉等四人分領。散給諸姊妹。人各給予一本。無論書捐多寡。月底必須繳簿。以便查核。至同輩中有自備奩資。獨力輸捐者。尤爲甚美。捐戶芳名。隨時登報徵信。

一現收捐款。已求允仁濟善堂暫爲存放。將來購地造屋諸事。應公舉一正直廉潔之人。妥爲經理。以持永久。而昭觀感。

擬建花塚募捐小啓

嗟夫。青天碧海。精衛本含冤之禽。秋月春花。子規是啼魂之鳥。中年絲竹。處華屋而慟山邱。日暮闌干。望美人而傷塵土。此千古所同悲。無貴賤一也。然而逝水辭川。必有所委。落木去幹。必復其根。雖弱絮亦解因依。視彼息影。小鳥不忘羣匹。反巡故鄉。是以紫臺萬里。猶歸化碧之魂。黃土一抔。長認冬青之樹。樂府播以哀豔。地志載其幽藪。年祀雖遠。憑弔則同。未有骷髏夜語。躡藉當途。鴟鵂晝號。陳尸在屋。如滬濱樂籍中亡故諸妓。殯無所歸。死而猶視。最爲可太息者也。夫其不幸而爲女子。又擗辱之而入倡家。生既不辰。遇何能淑。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分所當然。概難責已。况乎見紛華而有餘慕。賢哲猶耽。耕屠

沾而得脆甘。志士所溺。以彼工顰妍笑。觸手黃金。宛轉清揚。滿身香露。議聘無價。買命有錢。極樂國中。恆河沙數。但願嬋娟長久。寧知蠅蛄春秋。然或朝英易隕。優曇豈耐久之花。秋扇忽捐。丹矸非返老之藥。簞塵竟冷。誰是藁砧。衣粉委殘。可憐屬纊。黃桐棺之三寸。風雨荒寒。濺花淚之千行。土膏原野。孰與魂招。楚些更無詩唱。鮑家此亦血氣之所歸。官下鐵石之涕者矣。凡我同心。毋忘生死。宜宏願力。亟與護持。昔者佳城葬玉。幽徑埋香。蕭蕭白楊。離離青草。太原挽西子之辭。同州志清娛之墓。一時並作。千古豔稱。他若綠遍蕪城。月明斜玉。紅凋長板。露冷鬱金。莫不躑躅故墟。低徊遺址。歎馬真之不見。宅傍迴光。念蘇小之深藏。塚留明聖。又若樂昌零落。臨海化離。恨未補天。冤將淪海。幻甚少君之禱。安能思婦築宮。虛擬鴻都之求。姑說居仙有島。然而朝雲嶺嶠之葬。明妃朔漠之墳。莫不靈蛻長存。棲神有所。望鄉奚憾。異地皆然。今擬爲花請命。走草乞恩。爰傍小姑之祠。爲闢女挈之壙。將使館娃幽怨。宮女傷亡。委地花鈿。塵封碎鏡。凡無生人一綫之系屬者。皆爲之聚穴以安之。封窆以識之。卽此憐香惜玉。何殊掩骼埋胔。情也亦義也。滬之北隅。有靜安寺焉。精藍勝地。蘭若名區。半郭半邨。亦仙亦佛。在昔香車寶馬。本風流遊冶之鄉。卽今祇樹梵陀。是淨土皈依之域。爰卽其偏。卜爲宅兆。名曰羣花義塚。屑瓦作碑。搏沙造像。題成幼婦。示之蕭郎。楞華瞻禮。擁護浮圖之雲。伽葉道場。吹散飛燐之火。豈不善歟。特是買山有願。誰施布地之金。乞葬是

間。贖托沿門之鉢。必衆擎而易舉。庶萬善之同歸。則有黛玉校書林氏者。前身明月。麗質朝霞。一曲掃花。甘爲情種。數竿修竹。惟有淚痕。乘湘水而弔靈祇。憐河上之歌同病。息壤在彼。祇增物傷其類之心。風信頻番。遑問葬儂是誰之手。由是銳身自任。肯首代籌。飛土逐肉。古孝子之懷。束縑乞火。里諸母之智。洵可嘉矣。然又恐生氣未充。愛力尙薄。更約長干姊妹。勸修短簿祠堂。則有若蘭芬陸氏。小寶金氏。書玉張氏。皆鄭婉秦妍。吳歛楚舞。不壞之金身。一時之翹楚也。結識少年場中。揮霍多金窟裏。邯鄲大道。寧有等倫。胭脂一坡。又何足算。莫不願乞分宵燭。耀彼漆燈。求解纏頭。慰其邱首。八功德水。源源而來。三和合泥。纍纍而起。待到粉榆成社。應思締造之人。卽茲桑土未陰。宜表綢繆之善。凡置地若干畝。集貲若干緡。書捐若干戶。隨時徵信。刊錄報章。更當礮石題名。樹之墓道。以垂永永。不朽在茲。所冀五陵豪族。六郡良家。金張貴遊。王謝子弟。每當行樂及時。須念埋憂何地。穀則異室。裝成金屋之嬌。歿而有知。未辦玉魚之斂。以此類推。情胡能已。尙其垂憐。邱貉推愛屋烏。捐宵衾一度之金。澤彼麕野。減日食萬錢之箸。恤此鬼薪。他日者青青塚畔。泥土亦香。莽莽臺中。姬姜何萃。三春杏雨。麥飯浮黃。十里梨雲。紙灰飛白。此則感德逾於禁樵。報恩深於結草。誰謂九原不可復作。女曹兒難與知也。吳淞一剪。疑似橫塘。商女四絃。都歸蒿里。惟此斜陽淺草。儘多詞客流連。春社靈旂。定有遊仙來往。此啓。

玉鈞集題辭

捐建花塚議起後。南亭亭長李君伯元贊助甚力。並於所辦遊戲報徵求詩文題詠。彙刻玉鈞集。一時名流佳作如林。間有閨秀題什。班香宋豔。情見乎詞。不忍湮沒。爰爲最錄。

□奉題玉鈞集卽東游戲主人

(北平雲適生)

哀絲豪竹逞繁華。浦上春深不戀家。纔罷一支金縷曲。可憐千古玉鈞斜。玉鈞斜豈隋宮舊。孤山處士梅花冑。太息紅顏白首稀。倏忽曇花散芳茂。爭憐鬥妍今何在。薄倖多情等擊海。百丈樓臺拾墜歎。生前死後滄桑改。玉碎珠沈最可悲。瀟湘重和葬花詩。一坏認取埋香地。從此瑕邱真樂斯。連駢香塚知多少。黃土年年藏窈窕。絳珠法力大無邊。餘力猶能及鳴嚶。吾聞古有富鄭公。曾翊義塚銷腥風。不圖今乃見巾幗。愧煞坐擁巨貲自了翁。

□林陸金張四校書爲募捐花塚之倡作四詩以寵之

(十唐人寫經室主)

璧月飛瓊夢易寒。向人演說落花殘。紅樓重見瀟湘女。合當紅粧季布看。(林黛玉) 蘭言吹盡火中蓮。細證菩提解脫禪。不向西陵尋怨女。願留南浦作飛仙。(陸蘭芬) 南苑風流久寂寥。畫蘭風趣更迢迢。天香閣裏雙鈞扇。壓倒秦淮馬月嬌。(金小寶) 慧婢知心解事忙。銀紅小冊散叢芳。鴛飛蝶舞

知何有。卻侍粧臺勸玉郎。（張書玉）

□記海上諸校書集款捐立花塚

（同上）

覓得人間乾淨土。合教叢葬女兒花。蛾眉竟作千秋想。笑聽天池鬧沸蛙。一樣瓊花掩玉鈞。漫天飛絮。胃紅樓。螺丸好寫芙蓉誄。要比真孃葬虎邱。幾樹白楊風簌簌。百年黃土雨絲絲。情天勘破繁華夢。從此殘花認故枝。萬紙流傳徧十洲。瓊章玉葉替徵求。願天只造團圓字。莫任荒邱賦早秋。

□題玉鈞集四章

（花歎寔室主人）

滬上名校書有玉鈞義塚之舉。游戲主人爲之立傳徵詩。撰成玉鈞集。昨以一帙見惠。燈下披覽。感慨不絕。率吟四章。聊以寓志。抽豪淒咽。未能多賦。噍殺之音。難言大雅。殊覺前愧靈鷲。後慚藥禪耳。

琵琶彈破酒杯殘。青史紅妝一例看。提到百年花月恨。最繁華處最淒寒。大地春華散夕暉。東皇無意惜芳菲。祇留劫外桑田在。收拾殘香一處飛。香國龍門著錄傳。我儂宏願亦空前。青樓若有編年史。一代裙釵絕可憐。金粉胭脂一掬塵。江山無語只傷春。海天麥飯來憑弔。猶幸名花有葬身。

□題玉鈞集卽東游戲主人

（藥禪居士）

佳俠如雲綴衆芳。多公點筆費便章。無端歌哭翻奇局。香國西風弔北邙。一編冢墓記紛紜。多少祁連

轟暮雲。除卻眞孃蘇小外。眼前誰是可兒墳。嬌容眇曼各鍾靈。天遣蛾眉門尹邢。乞付名花圖十萬。替他造像補題銘。聞道青衣出大家。郢書能令玉生瑕。姓名畢竟嫌唐突。一事差同借葬花。

□題玉鈞集

(橫山舊主)

游戲主人以題花塚之什。倡刻玉鈞集。僕與主人僅識荊州。而不我遐棄。引爲同志。知己之感。不能無辭。謹呈二絕。藉爲訂交之質。下里巴音。不自知其譎陋也。

可堪回首月黃昏。那有亭亭倩女魂。十丈軟紅一坏土。落花如雨雨無痕。桃葉桃根年復年。更從何處憊情天。留將一點窮途淚。灑向青青墓草邊。

□誄詞

(龍山隱民)

閱游戲報。喜玉鈞斜義塚將成。嘉諸校書之好義。貽此寶筏。功德靡涯。儼句作誄。聊代瑜伽。山罨青兮彩雲飛。日方旭兮朝露晞。山之隴兮命胡微。魂兮歸來此其依。瞿曇兮乍吐。芳春兮誰主。有美人兮委黃土。長夜漫漫今終古。魂兮歸來淚如雨。飄茵墮溷兮孰胚胎。遲所歡兮山顛水隈。甘荼藜兮心骨摧。長齋志於無窮兮。雖歷劫其猶未灰。魂兮歸來腸九回。風清兮月白。安宅兮斷磧。求其侶兮冥摘。賴此邱兮萃恨魄。魂兮歸來血正碧。

□題花塚古意十首

(春廬主人)

十里芳塵逐。生存皆華屋。他年北邙山。今夕醉金谷。蘇臺春草沒。芳菲年年歇。誰爲伴真娘。吳山一片月。西泠煙水深。疏柳自成陰。中藏蘇小墓。磔磔囀春禽。寂寂壽陽宮。松楸吟晚風。玉階青鬱鬱。寒柳繫花驄。錦帆下江曲。迷離春水綠。夢斷玉鈎斜。杜宇聲聲續。君山秋月白。蒼梧多淚迹。不聞靈瑟聲。江上數峯碧。錦官城外路。淒涼花下墓。莫羨鴛鴦棲。草深有狐兔。豪歌滿芳庭。寥落似晨星。春華不可復。湖草自青青。青邱傍玉臺。好花十畝栽。紅塵掩芳骨。蕪草不飛灰。逍遙物外情。尊酒慰平生。終抱黃土恨。何愁落葉聲。

□題花塚絕句八首

(茂苑惜秋生)

清明寒食奈何天。回首章臺夢似烟。怕聽蜀鶯啼絕處。斷魂喚起晚風前。晚天啼煞一羣鴉。墓道陰陰落照斜。三寸桐棺無恙在。不須清淚滴桃花。紅蘼滿地化愁痕。三尺巍然馬鬣存。料得沉沉風雨夜。珮環時一返黃昏。忽忽歌舞散歡場。地下人間兩渺茫。誰向春風酌杯酒。蘼蕪不語怨斜陽。玉鈎陳跡賸淒迷。鷓鴣多情不住啼。日暮野風何處起。空山寂寂墜棠梨。荒邱慘綠不成痕。拾翠人來野寺村。寄語繡鞋休亂踏。纍纍中有美人魂。乾淨惟留土一坯。淒然斷碣掩莓苔。幽燐入夜作深碧。時向落花深。

處來。銷磨金粉太匆匆。舊恨新愁一霎空。只賸夜闌人靜後。鬼燈游近寺門紅。

□題玉鈞集呈游戲主人正是

（練青散人）

漫擬閒情賦。傷春有牧之。桃花留倩影。蒿里出新詞。香草人千古。斜陽酒一卮。明妃青塚在。幽怨復誰知。
絲竹東山罷。蒼生意若何。琵琶商婦恨。蘭芷逐臣歌。裙屐銷魂易。薰蕕舉眼多。華邱同一貉。醉舞且婆娑。

□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校書捐建花塚贈以三章

（雙吉生）

惜紅弔翠吾儕事。今讓裙釵姓氏香。逝水不分淮與海。也應繡佛傍迴光。衣冠東市不曾收。蒼狗黃雲事可憂。何似春申江上塚。仁聲豔舉照環球。靜安寺畔詩人墓。塵海茫茫孰愛才。可許夕陽芳草外。更添一箇謫仙來。亡友李迂仙嘗言。身後如有以衣冠葬我於靜安寺。題曰西蜀詩人李迂仙之墓。使千載下才子佳人過此憑弔。死樂於生矣。

□花塚吟

（海濱逸民）

一曲琵琶枉斷腸。歲華似水過茫茫。十年潦倒青衫客。一樣衿懷易感傷。銀床冰簟度黃昏。金鴨香濃斗帳溫。秋月春風婚嫁誤。到頭空泣杜鵑魂。梨花無語月昏黃。彷彿香魂花底藏。從此真娘蘇小墓。年

年寒食奠椒漿。

□題林陸金張四校書捐建花塚冊後

（日本來青散人）

金粉飄零劇可憐。紅愁綠怨幾經年。何方埋此娟娟玉。雲暖江南新墓田。果然林下見高風。多少花枝感淚中。一片熱腸一腔血。誰言兒女不英雄。嬉春回首卽傷春。可奈三生未了因。莫笑中年多綺語。天涯也作葬花人。

□題玉鈞集七絕八章

（蘭陵曼華女史）

阿嬌生小太。吳娘風雨淒淒夢不長。莫道情天醒未得。鴛鴦常叫落花香。領盡春光夢一場。繁華淨處最淒涼。祇緣風月無邊好。數畝花田草自香。白楊深處淡烟籠。賸有魂飛淺草中。從此春光留未得。夕陽時送美人紅。舞袖歌衫半是空。那堪冷月照簾櫳。憐他多少溫柔骨。偏送殘春擁落紅。院門深鎖夜光寒。不惹胭脂夢已闌。羨煞六朝金粉地。而今同照月痕殘。月涼如水夜沈沈。數點流螢逗草深。飛盡白楊花不住。隔亭祇見牡丹陰。蕭蕭堤柳晚風涼。怕說當年時世妝。底事美人多俠骨。落花贏得百年鄉。未必東風薄倖人。繁華占盡鳳城春。須知色界無多地。到底總歸證淨因。

□題玉鈞集四章

（石門韻清女史）

近閱遊戲報。知滬上各校書有捐辦花塚之事。甚盛舉也。而主人又不惜齒芬。殷殷勸勉。且有玉鈞集之刊。不獨導揚休美。抑且提倡風雅。傾佩奚如。客窗無俚。握筆效顰。率成俚句四章。以紀其事。

風流藪澤說淞濱。儘有名花不共春。離恨天難人力補。媧皇空煉石磷磷。倚翠偎紅渺若煙。鴛鴦卅六憶生前。誰知金粉委殘地。猶見新題在柳邊。亭亭倩影久無依。從此香魂有所歸。解得葬花人意思。不教青塚讓明妃。扁舟曾記過揚州。卻對西風弔玉鈞。豔舉又傳黃歇浦。烟花大業並千秋。

玉鈞痕傳奇（十齣存三）

李君伯元。以花塚之舉。自創議以迄落成。其中情事。不乏可歌可泣。可觀可怨。復發起徵撰玉鈞痕傳奇。共分十齣。首感義。紀某名士暨林黛玉創議之始。次集宴。爲林陸金張四校書集議於一品香。三籌捐。紀分派捐冊。四裂冊。紀高月鴻非特不肯書捐。且將捐冊毀裂。擲諸地下。五寫蘭。紀金小寶寫蘭助義事。六摧香。紀蘇妓陳黛玉被惡搗凌虐致斃。七選地。紀購買義塚地址。八題碑。紀此事之終始。及集捐各校書姓氏。九瘞玉。紀林校書等決議首將陳黛玉葬入花塚。十弔塚。花塚告成。四校書前來弔奠。爲一部書。吉穴。經虞山病紅山人龐樹柏茂苑惜秋生歐陽鉅元兩君合撰成書。文情悱惻。傳誦一時。惜稿已闕。佚茲僅搜得集宴寫蘭弔塚三齣。錄於左方。俾後來者觀覽焉。

□集宴旦扮林黛玉隨貼上

（惜秋生按拍）

〔山坡羊〕且痛孽海雲鬢斷送。更何處招魂曲誦。歷燕支短劫忽忽。看今番一例兒喚醒情天夢。恨無窮。空留鸚鵡山前塚。萬樹冬青雲擁。一樣墜花抱痛。問坏土誰封。把素馨花補種。冥濛鬱金堂。慘霧空。朦朧玉鈎斜。淡月籠。

春風秋月易消磨。無限傷心薤露歌。寄語五陵年少客。葬花恩比護花多。奴家林黛玉。勉承義舉人。微言輕。誠恐獨力難支。擬邀同諸姊妹分司其事。今日在一品香祇候已久。還不見來。卻是何故。且扮陸金張帶貼上。閒拋衫扇來瓊閣。好趁笙歌到玉樓。今日承黛玉姊妹見招。不知何故。來此已是一同進去則箇。林作出迎介。承蒙諸位姊妹光臨。不勝榮幸。衆白豈敢。林請坐。衆白有坐。林丫鬢看酒來。貼應介。

〔小桃紅〕且你看那水晶影澈。琥珀光融。早傾盡葡萄盞。泛紺雲色濃。低傍著翠羽簾櫳。緊靠住雲母屏風。要學他金谷飛觴行樂客。且莫管深暈春痕兩頰紅。衆唱感主人蘭誼重。醉態惺忪。早已是不勝玉腕進芙蓉。

衆白姊妹見招。端爲何事。可否見示一二。林白哪。想我們是。

〔鮑老催〕習琵琶。鵲絃輕搗。更學得珠喉一串似新鶯弄。只落春光深鎖迷香洞。惜光陰易終。問隙駒何
倥傯。霎時間變作啼鸞病鳳。餘歌衫舞袖成何用。賸玉壺淚滴紅冰凍。

〔雙聲子〕且最可憐護墓門白雲隨處涌。繡斷碑碧蘚深無縫。賸有鴉鷗叫碧空。環珮魂歸。夜月溶溶。
擬欲建創義塚。奈經費不敷。如何是好。

〔山桃紅〕且問十萬金錢誰奉。妙手空空。任蝴蝶魂飄泊風中。說甚麼同命鳥。可憐蟲。這願望祇和填海
冤禽共。最可傷那殘骨猶留藥店龍。歎昔日綺羅衆。泉臺萬重。博得箇半夜歌聲唱懊儂。

〔懶畫眉〕且羨粲花妙舌最玲瓏。更有那義俠腸一樣同。誰言道從來兒女不英雄。擲黃封紫標。共助佳
人贈。會看他一畝花田瘞玉容。

衆姊姊既有此義舉。妹子等當力贊其成。且待回去議妥。再行回覆姊姊便了。

〔尾聲〕合有烏絲一卷藻詞工。試向熱腸人慫恿。定有那九泉銜結報鴻功。周下

口寫蘭旦上

（惜秋生按拍）

〔遠地游〕唱雲波萬頃。何處通芳訊。記取靈根慧性。結佩流馨。操絃寫韻。想靈均終古可憐生。

空谷聲華十倍收。自裁紈素寫風流。湘蘭故宅橫波閣。香草年年不忍秋。奴家金小寶。吳門人也。瀟

跡劫塵。強顏風月。歌衫舞扇。芳譽四馳。這也不在話下。日前承林黛玉姊妹見招。爲議建創花塚一事。十幅雲藍。用代廣長之舌。一坏碧血。俾歸倩女之魂。古道熱腸。令人欽佩。又公舉奴家分司其責。以冀觀成。想他們呵。

〔步步嬌〕且慟山邱委骨多同病。可有泥乾淨。好築就小愁城。好教他深深埋桃花薄襯。再題箇玉鈎名。買青山待十萬錢端整。

〔醉扶歸〕堪羨義俠腸。慨擲那纏頭的錦。更妙舌靈心力贊成。應愧煞我一雙翠袖似風清。笑生平知己。惟毛穎。要學他長門獻賦博黃金。今日裏拈毫代請羣花命。

奴家綿薄無多。殊難爲力。且喜幼擅寫蘭之技。頗遇知音。已命丫鬟購得便面百頁。聊展寸長。少收薄潤。舉以助賑。較易爲功。今日曉粧已罷。不免畫扇則箇丫鬟磨墨伺候。貼應上作磨墨介

〔皂羅袍〕且你看一碧紗窗人靜。最喜的是有那香篆微縈。細裁魚網拓新痕。更輕磨鸞眼。傾餘瀋。淡淡粉暈。濃施墨勻。葉長力勁。花疎色輕。展生綃。試翦取這瀟湘影。

〔好姐姐〕握湘毫寫屈宋餘馨。更潑墨柔條徐引。美人香草。離騷本自多情。添丰韻。風腸欲斷。憑誰省。露眼如啼。寫不成。

你看一日之間。俱已告備。丫鬟。如有人購取。你着他在天香閣中少待便了。貼應介

〔尾聲〕旦便娟尺幅堪持贈。試搖動仁風也。遍體芬。好付與走馬章臺京兆尹。

旦公子年年杜若洲。貼烟波無語阻靈修。旦何人識得離情苦。貼一夜西風墨客愁。同下

□弔塚 四旦扮林黛玉 蘭芬 金小寶 張書玉 貼 隨同上

（病紅拍曲）

〔阜羅袍〕落日玉鈎古道。林荒烟蔓草。遺塚蕭條。陸桃花三尺豔魂消。金曇雲一霎催人老。張孤墳誰弔。秋風野蒿。清明斜照。合佩珊珊應有芳魂到。自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林你看前面。花塚早已到了。陸白楊半壟。黃土一坯。好生傷感人也。金

〔步步嬌〕曇花幻影增悲悼。今古弔。烟花跡已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魂去客來招。也要算是薄命。青樓有下梢。四旦合擺下祭禮。貼曉得。隨將各種祭禮羅好。介林黛玉傷心易化煙。可憐辜負你青年。合看香。貼有香。林

〔好姐姐〕我想這羣花生前宵窈窕。可憐呀。霎時候魂去逍遙。花愁月病。把亭亭倩女描。今幸得孤墳好。這已故諸姊妹呀。紅梨三尺。香魂堪弔。再有那仗海內詩文著意招。合看酒。貼有酒。金吾想諸姊妹生前呀。〔醉扶歸〕有的坐明窗各譜游仙調。有的對春山爭將眉黛描。可憐桃花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東風斜。

照昇仙成佛任逍遙。只傷心紅心滿地人兒杳。四且以次遞拜介隨

〔急三鎗〕我想是羣花呀。如何懺。如何度。經與咒。總虛無。張你在黃泉下。有何人懺。有何人度。人死後。總

難蘇。林又奠酒介

〔下山虎〕想羣花芳姿嬌貌。萬種妖嬈。早協秦樓調。并楚館簫。爲甚麼片刻韶華。魂逐絮飄。我這裏楚些
悲哀何處招。哭紅顏。催人老。可憐諸姊妹家。索自熬。這碗涼漿飯。漫嫌草茅。須知我一片精誠徹九霄。
合化紙。貼是。隨化紙介四且合哭介

〔導引曲〕紙錢飛。蝴蝶飛。血染杜鵑啼。一到玉鈎斜下路。教人端不好淒其。端不好淒其。貼夕陽將下。晚
風徐來。好不見景傷情呀。小姐也掙扎些。好回去罷。

〔尾聲〕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各人顛倒。這也是已故羣芳有幸遭。同下

□玉鈎痕傳奇跋

（歸宗部）

霜嚴月黑涼草如刀。紅心滿地。秋墳蕭蕭。獨不見蘇小小真娘之墓道乎。嗟乎。者局好結果。如梁紅玉輩
有幾。面前強權。面後掩泣。秋魂倏飛。化爲胡蝶。生也賣笑生涯。死也一坏囊葬。可痛哉。痛淪於賤。痛夫靡
厥家。痛生前歡情移。而渺不知其所。游絲一縷。不辨是空是色。尙復望人家清明候。趁紙錢風。麥飯梨花。

祭耶。昔人有步出金閨門。傍山塘行者。觀兩流燈舫歷歷。放聲大一慟。植立三日不厥。情痛也。數弓蒿萊。鵲血淋漓。敵蓋多情。矧茲女士。戊年冬。滬上金校書紹雍。暨諸校書放大蓮華。結大善果。集衆議建叢花義塚。相地擇穴。廣爲勸佈。期歲事後已。異哉。支那四萬萬人之愛力。不漲於丈夫而於女子耶。吾友龐子感焉。作傳奇八齣。倏笑倏悲。淒楚動人。詞意豈清容而媿之。直北宋人手筆。書成屬予序。夫此一妓冢耳。而與感人若此。熱力一薄薄焉。復遇橫感而決。詩詠美人。騷言佚女。龐子多情者。龐子蓋有深痛也。玉鈎古道。魂兮歸來。茲事體細。詞葩而正。使人知校書之微。其愛力有如此者。戊戌冬。常熟歸宗。廊蔭閣甫。鈺

塚誌碑文誄詞彙錄

□羣花義塚誌

(惜秋生)

嗟夫。青山有幸。長依蝴蝶之魂。黃土無情。盡染杜鵑之血。麴塵走馬。繫絲柳而情長。藥店飛龍。病香桃而骨損。彩雲散處。忽慟山邱。綺夢醒時。可憐塵土。此則桐棺三寸。常歸月夜之靈。麥飯一盂。同下秋風之淚者也。則有淞濱波軟。歇浦春深。貽六代之笙歌。聚四方之粉黛。紅紅招譜。黑黑搗箏。窟是銷金。髮皆揮玉。幾家樓閣。都傳懊惱之歌。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字。固已簾多雜燕。樹盡棲鶯。量十斛之秦珠。結千絲之越網矣。然而愛河易竭。恨海難填。過客蹤遷。秋娘髮老。紅鸚礙鎖。簾鈎則夜夜驚霜。絳蠟辭盤。燭淚則宵

宵替雨。其或母。驕錢樹。郎悵銀河。金無屋以藏嬌。鐵有州而鑄錯。以至衾寬怨曉。鏡窄攀春。腸與風迴。淚隨河滿。春蠶命盡。猶纏萬縷之絲。秋燕魂歸。定化三年之石。傷心鬼籙。隕涕人琴。玉人之消息。何年神女之生涯。是夢情天劫短。消金粉而無邊。淚井痕深。洗胭脂而不去。而况纍纍荒土。寂寂重泉。狐兔朝潛。鷓鴣夕叫。漆燈照夜。猶爇殘脂。鬼火生林。錯疑膽黛。祇影形之自弔。問齋奠其誰營。落日遺墟。飄榆殘莢。野風短陌。吹謝棠梨。百六日禁火光陰。春歸何處。廿四番信風時節。野祭堪憐。魂兮歸來。躬自悼矣。於是墜絮同儔。葬花知己。美人心力。俠士肝腸。爲謀遺蛻之區。并卜棲神之所。揮金香國。分一擲之纏頭。瘞玉花田。慰九京之旅魄。用尋隙地。別建幽宮。繚以短垣。誌之片碣。塚傳小小。埋香楊柳堤邊。墓著眞眞。斂骨梅花園裏。他日者踏青客。至拾翠人來。躑躅故墟。徘徊遺址。佳城鬱鬱。開殘白柰之花。墓道陰陰。長遍紅藤之草。雖復蘅蕪夢斷。樓封燕子之塵。尙餘苔蘚痕斑。碑刻鴛鴦之字。豈非人天勝舉。風月佳談乎。僕也烏絲結習。鵝管生涯。湖海氣銷。瑯琊情死。誌舊蹤於環珮。揮臆淚於瓊瑰。思述哀情。慚無長筆。今夕何夕。秋墳鬼亦唱相憐。他生此生。春夢婆可能無恙。七襄機在。問誰挑續命之絲。九子螺殘。祇贖表傷心之碣。

□羣芳義塚誌

（雲水散人高大癡）

昔嘗登虎阜。見有亭翼然。穹碑峙焉。捫蘿薜讀之。則古眞孃墓也。恍然於志乘所載。蓋指此。其題詠散見

各家集者夥。頤而長慶尤著。然皆莫攷其代年。遺芳墜韻。湮而弗彰者。蓋已久。大氏真孃一名倡。殂謝後。葬名山。歷千百載。迄于今。雖墓田荒蕪。封植非故。然猶有人晞歔憑弔於其間。斯亦幸已。滬上名倡所萃。大隄挾瑟者。稟殊色。懷絕藝。乘時得志。居則廣廈閑房。璇題菌閣。出則輕轆朱輪。疏轂飛軸。被炫服。悅薄粧。役健奴。從妙婢。粉白黛黑。立于衢閭。非知而見者。以爲神也。至其窮驩娛。狎雋少。妖麗媚蠱。動心驚魄。極之非雲非雨。非朝非莫。知樂也無涯而已。又安知生也有涯哉。及蛾眉有蕉萃之色。蟬鬢多蕭騷之致。閨門之馬不來。繫帛之鴈頻絕。天末有懷。秋扇已棄。身外無物。故箱猶存。蓋冉冉莫矣。然退房爲老。晚節亦佳。攜眷則仙。餘生可託。未若遘厲一夕。歇芳九洲之烈也。若迺越渫失神。幽憂成痼。華非夜而湛困。玉不春而橫陳。藥烟篆青。閒闕簾之鸚鵡。缸燄暖碧。輟縣壁之琵琶。淒寥闕寂。概如斯已。迺至時迫彌留。蓮丁天闕。冲音秀髮。溘然霜露。姱容瑋態。儵爾麤塵。蛻茲眇眇之身。藏以區區之木。嗚呼。靈筵不設。旅櫬誰屬。望鄉里以云遙。問親知其安在。故死者人所同有。可痛者死無所歸。况未朽之香骨。已彫之豔軀乎。然更二三十春秋以來。或厝或化。甚至暴郊坳。委溝壑。同歸於盡。而無可稽者。蓋幾千百人。嗚呼。招魂何處。隕涕誰家。宜見者摧腸。而聞者搯腕也。於是名倡林氏黛玉者。慨然集同志。募鉅資。置地一區於某原。屬某君題碑。爲羣芳義塚。並屬予撰誌。予維芝蕙焚歎。固佳士所傷。尚骼埋拚。非美人之責。自古鍾情。宜在

吾輩而林氏蹟略鱗鷁。悲深狐兔。湛珠碎璧。瘞此纍纍。闔戶滅燈。營茲鬱鬱。既成沙塼。斯闢壤塗。列粉楨以數行。環松楸於一匝。可比漢家金椀。開嶺嶠之素馨。幾疑隋苑玉鈎。耿雷塘之燭火。從此鴛鴦小隊。共妥香邱。胡蝶驚魂。無虞堊鬼。泉下客至。奚煩買山之錢。意中人來。可載澆墓之酒。其義蓋可風矣。夫真孃一名倡。葬後千百年。人過之猶唏歔。憑弔於其間。况此諸名倡叢葬之所。風流炤映。當世士夫題詠者已數十百家。後之人訪其碑而讀之。當益摩挲不忍去也。然則與葬者爲幸。更何若哉。予不能辭不文。故誌之。亦以彰林氏等之義舉爾。

擬羣花義塚碑文

（薛葆卿）

夫錢塘松柏。終古棲蘇小之魂。茂苑烟花。有地葬真孃之骨。望朝雲之墓。瘴雨橫飛。封關盼之樓。曉霜慘淡。蓋彈來錦瑟。斷無永駐之華年。而掩去瓊棺。不少風流之燐火。從未有溫柔鄉裏。預卜牛眠。歌舞場中。安排鶴化。遂使迷香洞冷。難尋倩女三生。巫峽雲收。獨少劉伶一鍾。生前之舞袖誰憐。死後之餘衣不掩。緬厥遭逢。尤堪俊喏。夫以洋場十里。脂粉如雲。塵海千尋。箏琶比櫛。淺斟低唱。丁孃十索之詞。曼鬢纖腰。碧玉千金之質。處金迷紙醉之叢。極畫卯雕薪之侈。特有珠旛高護。不愁雨折風摧。豈知曇鉢易殘。難免脂零粉落。雖或名花有主。莫隨柳絮同飄。彼美從良。不把柘枝再舞。然而門稀車馬。幾嫁商人。景迫桑榆。

退居房老。銀瓶淚洒。寶鏡塵封。照春屏。鵲血悲啼。桃骨與金箏並碎。紫蘭徑。燕墳不築。花魂隨靈轡。安棲。堂認鬱金。已種瓢兒之菜。潮流歇浦。應飛精衛之禽。杜司勳之鈴護已窮。黔婁子之衾寒不覆。任委青苔。蔓草。誰施西伯之仁。憐他紅粉骷髏。別起北邙之塚。則有海上金校書。小寶者。以賣笑之生涯。創埋崗之義舉。主盟香國。領袖花叢。邀瓦子之知心。奮荊娘之俠骨。鍊到金身不壞。推愛同倫。原期纖手交扶。襄成盛事。無如買山有願。籌款維艱。衆志漸灰。同心未卜。而校書乃豪情磅礴。獨力維持。從窗下以畫蘭。博囊中之潤筆。又復運其慧舌。勸聯北里名姝。輸到纏頭。遂購西陵片土。置地於滬上龍華寺左近地方。計田若干畝。需費若干緡。披其荆棘。繞以松楸。凡青樓之身後無歸者。胥叢葬於是焉。碣曰羣花義塚。以寢邱之閑田。作玉鈎之淨土。誠善舉也。枇杷門巷。惹他御史猖狂。楊柳章臺。儘許行人攀折。而乃韓童未配。紫玉淹然。崔護重來。青鸞遽杳。平康淪入。早成墮溷之花。畢院長昏。更乏立錐之地。今者佳城雲鬱。幽竈露涼。待他簫鼓聲聲。送葬吳宮西子。自有鶴鷗隱隱。喚回洛水靈妃。從此詩唱秋墳。常倚冬青之樹。香流蒿里。都栽白柰之根。能無恨綺障之難消。芳情之更苦也哉。然與其處失幽篁。年年日炙。塌憐秋井。慘慘塵凝。蟬可化於齊宮。鶴獲歸於華表。則又境殊哀樂。遇判天淵。皆仗無邊法力。保遺骸於古藤陰中。懸知被澤精魂。當結草於維摩座下。嗟乎。女牀鸞宿。莫挽靈輓。華屋貉邱。空餘春夢。惜花者於此腸九折而呼卿。

慕豔者過之。淚數行而下。儘有椒漿桂酒。並陳化碧之墟。欲知秦女蕭娘。卽認生金之字。庶幾百年。隴借隋苑流芳。一掬粉泥。與馬嵬並豔也矣。

□預擬花塚告成代林黛玉哀葬花誄并引

(虞山長相思室主人病紅)

維年月日。海上花塚告成。離恨天中。掌書大觀園瀟湘館主人林黛玉。對此愴心。爲位而哭。嗚呼哀哉。惟吾已故諸姊妹。色善事人。藝能傾俗。靡顏膩理。慧質靈心。茉莉田間。闌風擗絮。馬櫻樹底。曳夢牽雲。可惜珠英。誤投溷裏。劇憐玉藕。辱沒泥中。已可悲矣。而况護花之使。尙待入草之歌。已來烏近蜀城。都含血淚。蟬鳴漢殿。盡作離聲。棠花空紅。孤雲自白。此則傷仁人之心。雪俠士之涕者也。某自嗟弱質。再謫風塵。哀念同羣。浪浪淚下。爰糾同志。鳩資如干。購地一區。署名花塚。一坏黃土。得安倩女之魂。滿地紅心。聊撰仙嬪之誌。爰爲誄曰。

蛾月兮遽墜。白日兮忽遁。光光兮員石。鬱鬱兮森楸。森車逝兮太霄路。玉露零兮長簾愁。吾對此而增悲。兮。徒結瑤情兮千秋。

□林黛玉自述苦衷函

花塚募捐結果。共得洋四百二十八元。內金小寶三百元。李雪琴五十元。王秀林二十元。袁雲仙十三元。

祝如椿十二元。胡碧雲九元。林小紅八元。花三寶徐琴仙各六元。胡碧玉四元。而林黛玉擔任籌捐首事。辦理不力。所收捐款。延不清繳。致外間嘖有煩言。李君伯元紀諸遊戲報。黛玉致函自陳。茲錄其原函。以作花塚記之結束。函云。伏讀貴報籌捐入己一則。不勝慚感。伏念釵風塵再誤。罪戾滋深。幸蒙主人提倡。殷殷俾爲末途之贖。人非草木。詎不思努力向前。無如釵以弱女子。棉力無多。以致不能徵信於各姊妹。任爾唇焦舌敝。彼仍若罔聞知。籌捐之難如此。殊增顏汗。至所收各款。則因爲數寥寥。頗思合成鉅數。再行繳出。刻均按戶登冊詳記。事關義舉。釵豈不恤人言。年內爲日無多。籌措不易。來春二三月。無論得尺得寸。必有以副主人及薄海諸大君子之殷盼也。率貢蕪忱。恭叩遊戲主人文安。伏希垂鑒。林黛玉叩上。

十一 燕語鶯聲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林黛玉陸蘭芬兩校書。年既相若。色藝亦堪匹敵。兩人皆申江勾欄中之矯矯者。一日有客見兩校書覲面之際。隱言譏刺。大相齟齬。一若爭奪絕妙至寶。有兩不相下之勢。客因勸林曰。爾何必與爭。林辯曰。我並未與爭。他自己發急耳。客又勸陸曰。爾係明白人。自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各行其道而已。

好姊妹何事不可通融。又奚必計較若此哉。陸一時無可回言。紅漲於頰。豔若桃花。嬌羞之態可掬。深情宛曲。兩校書各有不能明語者。翌晚林陸復於綺席相值。陸先至而林後來。兩人相見之下。默默不作一語。陸客以瓜子與陸相戲。陸乃借客發言曰。倪又勿曾踏耐尾巴。耐捨勒實概同倪過勿去吓。林聞之。亦與客言曰。耐阿曉得。龍船後頭大關刀。叫做划梢。客曰。這箇話倒也新鮮。林笑曰。阿是新鮮格。林又從袋中摸出荳仁一粒。向客一照曰。耐阿要吃。客信以爲真。伸手來接。林笑曰。末事勒。倪手裏要儘倪先吃子。看耐想吃。只好望望。陸亦無可如何。須臾林去。陸乃慙息其客以問林客曰。何故叫你貴相知。遭蹋蘭芬。林客曰。他們兩人所說。非箇中人不能明白。此事不與我相干。亦不與你相干。他們兩人自別有相干事也。陸見言中有刺。登時雙頰緋紅。其羞態有難以形容者。於是一笑而散。

林陸兩校書齟齬事出後。當時各小報均紀其事。遊戲報有論兩篇。措詞冷雋。耐人尋味。茲附錄如左。

（其一）客有問於遊戲主人曰。貴報所載林陸兩校書事。子曾親見而親聞之乎。主人曰。余雖未親見。親聞。曾有人親見而親聞之。告之於余。余因而記之。是確有其事也。客曰。既確有其事。何不明言。而故以隱語作悶葫蘆。此中有人。令我猜煞勿着。主人曰。此隱事也。何可明言。且文字貴含蓄而有味。一經道破。則意趣索然矣。客曰。既係隱事。兩校書必定瞞人。何以於歌筵綺席中而互相譏刺。豈不令人生疑耶。主

人曰。大凡情之所切。刻不能忘。見有奪其情者。口雖不欲言。而心不得禁之。且林陸兩人俱係絕世聰明。一則借客發揮。一則執物譬喻。因情生妬。因妬生趣。趣人趣事。固非林陸二人不能有也。客曰。事誠趣矣。然二人者好姊妹也。一旦因此事而齟齬。遂成冰炭。當何法以調停之。主人曰。如欲調停。非箇中人不可。客問箇中人將何術以調停。主人曰。以蔻仁一粒。各分其半。半粒寫一林字。半粒寫一陸字。置於箇中。搖簸數四。向神前跪誦祝語。然後隨意拈出半粒。得林則林先吃。得陸則陸先吃。公平之法。孰有過於此者。客搖首曰。雖然公平。然林陸二人必不服也。主人曰。若然則兩隻船兒獨自撐。一篙不到便相爭。舍此別無他法矣。客曰。尚有一法。蔻仁雖好。使之兩不得吃可乎。主人曰。子真忍人哉。使林陸聞之。必交口以罵君也。談至此。不覺夜已將半。絳燭見跋。客與主人俱笑曰。欲知箇中事。須問箇中人。何必以細微隱諱之事而閒嗑牙哉。

（其二）林陸兩校書齟齬事。本報昨日已著爲論矣。遊戲主人喟然太息曰。夫入宮見妬。婦女之恆情。入門爭寵。姬妾之常事。至於妍夫妍婦。吃醋爭風。亦所在多有。各報幾書不勝書。已不免令人齒冷。誠以事屬外交。何者不可通融。而必如此斤斤計較。若狸奴之盜鄰肉。不思非分。而又與同類相爭。何其妄也。林陸同墮風塵。以色藝事人。暮楚朝秦。不能自主。已屬紅顏薄命。落花流水。尤宜概付達觀。差幸豔幟高。

張車馬盈門。纏頭爭贈。明慧如兩校書。當一任狎客之跳槽。而於己無關得失。何必相逢席上。隱言冷語。刺刺不休。使爲其客者索解無從。調停無自。徒殺主人翁風景而已。然玩其微詞。知所爭者。不在尋常狎客之列。雖狡童子。都我見猶憐。第未免降格相求。駭人觀聽。且慮積不相能。保無燕叱鶯嗔。他日或致有如花列傳中沈小紅拳翻張蕙貞故事。使忌者快心。愛者扼腕。累本報中添一風流公案。殊爲不值。游戲主人今有一策於此。夫兩校書齟齬之故。非箇中人不能明白。語曰解鈴人自繫鈴人。所願爲子都其人者。既欲隴蜀並得。必須如外國通商條約。利益一體均沾。不薄此而厚彼。則兩校書以前嫌怨。可從此消除。以後瑕疵。可無由而起。章臺走馬諸客。當聽余言。至於百種溫存。萬般憐惜。彼和事老自能之。無俟鄙人饒舌也。

西河橋邊是舍場化嘎

某公子翩翩年少。風雅宜人。眷清和坊某校書。又與兆富里林妓有舊。會林妓搬場。公子設筵款客。請客票送至清和坊。適爲某校書所見。略謂西河喬遷。祈光臨一敘云云。校書不知西河爲林氏郡名。誤讀爲西河橋邊。既免拈酸。猶持以詢人曰。西河橋邊是舍場化嘎。

大金剛戴帽談

九月秋深。涼風颯肅。男子之蘇空頭者。早已一箇瓜皮小帽。台在頂心。而時髦客人。尙須硬着頭皮。學習京派。或者曰。此時上海之小帽。謂之二八扣。蓋戴者居其八。不戴者居其二也。女子戴帽。照例甚遲。而上海妓女。半係姑蘇人。亦有戴帽者。某日林金張陸四校書。卽所謂四大金剛者。齊集味蕪園。綺羅圍坐。笑語生春。張陸兩校書業已戴帽。固覺粧飾一新。而金林兩校書不曾戴帽。愈顯髮光可鑑。於是張噴陸曰。耐昨日約倪戴帽子。說起大家多戴哉。今朝看起來。只有倪兩家頭。到上耐當哉。陸笑曰。一頂帽子。捨格上當勿上當。阿要詫異。鶯聲燕語。宛委可聽。繼而陸又問林。張又問金。到底幾時戴帽。金林俱應曰。十月初一一定戴哉。一客聞之笑曰。可見金剛既大。其戴帽子必先期選擇吉辰。非尋常所得而比擬也。

實概看人阿要討厭介

某生素短視。跬步以外。不能見物。一日宴客於大興里某校書處。粉白黛綠。相繼而來。生限於目力。不能辨其妍媸。特坐近某校書之側。乃以目抵其面。睫毛寸許。幾刺其頰。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敷粉太白。此言誠不謬也。校書不耐其視。以扇障面曰。人家才有眼睛。獨有耐希奇點格。實概看人。阿要討厭煞介。生亦不便較量。只得一笑而罷。

修好子帶來我看看

湘省某生，素喜研究機器。以購書來滬，暇即尋花問柳。於清和坊王小卿校書，特加賞識。一夕校書送客，留髡。生欣然從命。次日午後，方推枕而起，則同學某甲緣尋生至，逆旅不值，揣其必在校書所，已特來造訪矣。甲知生夜來已爲入幕之賓，因戲問曰：昨夜之機器還靈活否？生曰：昨係用摩擦電，至電氣大來，始套上皮帶，轉緊螺絲，覺吸力甚大，過於壓力數倍，且其攝力之中，尙有阻力，迨電氣熱至七八十度，動物中之流質竟源源而出，不意被磺強水一沖，鋼條頓然無力，不覺化分，只得將皮帶卸下，惟機器用力過猛，不無稍有傷損，若被磺強水浸壞，尙須煩機匠修整也。時房中娘姨大姐，咸不解生所謂，向生植立呆聽。校書呵之曰：俚朶說格機器，弗關耐事，弗要耐費心格。生與甲一笑而起。校書曰：佗格要緊，再坐一歇去。生曰：我擬回寓修機器，校書亦不解，送客至房門口，含糊囑曰：納亨格機器，修好子帶來我看看。

阿要噉清頭

外省人初至上海，言語不通，最易誤會。湖南陶茂才，名成，號清樓，湘中名下士也。擬赴浙江游幕，道出滬江，朋輩導其作狹邪遊，燕語鶯聲，不求甚解。一日至清和坊金秀卿校書家飲酒，席間有客高談牀第間穢褻事，校書道：瞎三話四，耐末就叫噉淘成。陶茂才聞而大駭，意謂何以能直呼我姓名也。未幾此客愈談愈高，幾欲令人掩耳。校書微噴道：噉化閑話才可說得格，何苦定要說格種粗話。耐格人阿要噉清頭。

清頭二字又與清樓同音。茂才又誤以爲呼其號。遂連稱奇怪。私語其友。友知其誤會。將蘇白解釋之。茂才始恍然大悟。

大姐說七字令

有客觴友於某校書家。賓主七人。筵間創一酒令。欲從一箇字說到七箇字。或成語。或俗語。均可。惟須聯貫而下。不能攙雜。行至某客。良久不能置一詞。有跟局之某大姐。見其思索甚苦。急白於衆曰。等倪替俚說仔罷。衆曰。快說。大姐曰。喃。氣數。鴨屎臭。瞎三話四。像煞有介事。賽過拉篤熱昏。耐恰勒毋良心介。

弗要瞎三話四哉

清和坊某眉史家。有某甲開筵。讌客。座中一客飛紅牋徵林絳雪校書至。校書乃花榜中第一人也。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入座未久。即便興辭。起而又坐者數。客謂其意殷勤。喜爲款曲。而校書直若不聞也。者娘姨輩連番勸駕。祇是言語支吾。但見銀杏臉兒。漸覺碧桃暈起。客衆疑之。未幾一騷大姐覺察。強負而行。視其翠翹羅袴。一片腥紅。始知小有不便。蓋校書月事初來。赤兔馬未嘗騎慣。繫拴紫韁不牢。爰喪其馬。迹其欲去仍留者。是有難言之隱也。客信口占四字訣送之云。狀元墜馬。血染裙幅。欲裹傷處。宜解纒足。

幸毋稍緩。會須着速。今日夜裏。謝謝啞篤。於是哄堂大笑。校書實難以爲情也。勉強回顧曰。大少弗要瞎三話四哉。

俏娘姨之生意談

有客在四馬路昇平樓啜茗。見隔座有俏娘姨二輩。互談衷曲。其一曰。倪噶大先生生意實在勿好。自從上節燒仔歸賬路頭之後。弗要說打茶圍客人不會來過一箇。就是房間裏連鬼也捉不出來。捐仔幾百洋錢。做着箇種生意。真真弗塞頭。其一曰。倪小先生噶生意。起初拉中尙仁里陶龔龔篤。別人跟噶辰光。乃是隨曉得噶。自從到仔我手裏。撥我拉仔熟客進來。儉開仔苞。吃酒碰和。尋子多化下脚勿算。還替我打仔一頭金器。做仔幾件衣裳。正言間。忽有龜奴奔告曰。斷命噶戴家裏。我當仔已經死脫哉。弗曉得挺死屍。又挺仔來。倒要吃還俚開檯酒。快點走罷。阿彩姐。天地良心。悟篤是吃飽哉。弗要說小先生白白俚破仔身。我娘舅做噶帶房間。拖仔一身債。算算看到底尋着俚幾箇白紙片。欠別人家。是每月要三分錢。噶噶娘姨不復回言。忽忽隨之而去。聞者皆爲莞然。

張書玉告誡馬夫

四大金剛中之張書玉。最善妝飾馬夫。衣以花邊綢衣。冠以金邊氈帽。馳驟洋場十里中。風頭出足。於是

外間流言蜂起。謂其結識圍人。詎張聞之大恚。聲言倪又勿搭馬夫。札姘頭。爲舍說倪要搭仔馬夫。一淘阿要難聽殺。自此以後。每遇出遊張園。馬夫一概換舊行頭。馬夫云。倪兩家頭着仔新號衣。也是耐先生格場面。勿要聽俚噪閒話。書玉云。耐勿要瞎三話四。撥俚噪說仔難聽煞。有朝一日。撥俚巡捕房裏曉得仔。說倪不曉得規矩。亂着衣服。連倪搭耐搭仔馬車。一淘拖牢仔。拉進巡捕房。阿要坍臺煞。倪勿要緊。只要去搭孫大少張大少兩家頭話一聲。拿倪保出去。耐兩家頭在巡捕房關仔一夜天。送到新衙門。打仔屁股。各人還要搨一面大枷。枷在大馬路口。阿是要吃苦頭呢。

十一 瑰意琦行

沈娥娥自屠食母

沈娥娥。孝感人。也。幼誦書史。曉大義。父明經。游晉鳳臺。遂家於其邑之古竹村。父歿。母老且瞽。喪子貧甚。娥娥不嫁。課女紅以養母。值晉豫大饑。赤地數千里。人相食。母號飢。三日不食。垂斃矣。娥娥泣念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願忍吾親飢死。而吾獨生也哉。且餓而死。與屠而死。等死耳。吾何惜延數日之命。而不活吾親也。時有屠倪肆。因自鬻得錢十緡。以與母。慰之曰。相守則不能活。今有過官買兒爲婢。將行矣。母其

無念兒。他年會相見也。相持大慟。不能仰視。初母之病目也。劇則娥娥爲舐之。於是捧其母目。舐不已。淚血交於面。嗚咽曰。欲再爲母舐目。願可得乎。既不告。而出。遂詣肆。就縛。閉目待屠。武進玉通生奉檄。振是邑。適過屠。驚其豔。廉得故。贖之。載以出。欲以爲媵。娥娥踞而言曰。嚮者拚作菹醢。遇君得生。執役事主。婢子職也。敢勿盡心。雖然。人各有志。若甘爲妾媵。當不至就屠矣。如必強之。有死耳。玉通生笑置之。無何。玉通生病逆旅。醫療罔所效。而災區待振甚急。娥娥割臂肉。雜藥餌以進。病良已。玉通生感其義。妹之既而。從容言曰。以妹德容絕當代。自必有所偶。吾任蹇脩可乎。娥娥曰。婢子立志終養。而天命忽違。婚姻之故。非所願聞。卒以事母。君之惠也。玉通生曰。而母卽吾母。敢不承命。若妹之志。直曠千載而莫偶者矣。於是玉通生益重娥娥。使急足走晉迎其母。娥娥悲曰。生我者父母。德我者公子也。因相與感歎。泣數行下。已而振河北。遘避荒者。值其鄰。詢母耗。則曰。錢爲盜掠。餓死矣。娥娥痛哭昏絕。甦。謝玉通生曰。獨負公子耳。遂投水以死。年二十有五。玉通生哭奠之。葬之淇泉之側。題曰。孝烈沈娥娥之墓。

懷才不遇之劉某

劉某者。雲南人。未詳是何郡縣。其鄉有土豪。奪一良家婦。婦之夫踵門哀之。豪遂殺之。時劉方九歲。聞之。不平。懷刃夜往斬豪首。歸以告父。父大驚。欲執以鳴官。劉亡去。竟至馬如龍營中求見。自請從戎。馬見其

幼而異焉。遂收之麾下。時馬率衆討猢猻。一日爲賊所困甚急。劉挾彈連斃數人。馬得突圍出。於是奇其膽勇。欲用之。劉因請將兵自效。卽分兵千人配之。劉累戰有功。十三歲遂保升副將。劉雖幼有大志。不屑就都守以下官。至是馬謂之曰。今爲副將。不爲辱子矣。劉視其保札。忽易其姓爲馬。劉驚曰。吾姓劉。不姓馬也。馬笑曰。我欲撫汝爲子。劉勃然曰。是何言也。公自問肯爲他人子乎。馬乃爲奏改之。尋借補參將。缺居官五載。遂解職而歸。乙亥歲。游于鄂。有某太史者。曾與之遇。其人軀幹短小。而鳶肩火色。凜凜有英氣。嘗爲人言。十餘年後。朝鮮必有東方之禍。中國亦有戰事。當時聞者咸疑之。未幾至滬上。泛海徧歷海外諸邦。覽其山川形勢。皆考識之。至于印度而止焉。年至八十餘而卒。劉常自負其才。恨不得大用於世云。

某生誅妖道

湘中某富家有二女。皆殊色。居閨中。人罕見者。一日有道士過其門。曰。門中有僊氣。聞人以告。富家翁遽見之。令遍相其男女。道士一一觀之。次及二女。曰。是矣。八月十五夜。廣寒仙子當遣青鳥使來迎汝姊妹。赴霓裳會也。富家不之信。至中秋之夕。二女玩月庭中。忽有白鶴降於前。一女曰。殆迎我耳。戲跨之。竟冉冉入雲而去。家人以爲仙去也。咸望空而羅拜之。適有女之表兄某生來。衆趨而語曰。大姐姐仙去矣。當更來迎二姐姐。生大驚曰。誤矣。一誤豈容再誤。生固善射。執弓挾矢。屏息以待。俄聞空中鶴唳聲。翅如車

輪自雲而下。生彎弓射之。應弦卽落。視之。則一白紙扇耳。富家乃共驚歎。然女已與鶴一去不復返矣。後年餘。生游維揚。偶作狹邪遊。徧覓煙花。無一當意者。謂假媼曰。如有國色。當不吝纏頭費也。媼曰。固有一人。然畏羞不見客。關盼樓中。日日重門深掩也。生重賂以求一觀。芳澤女不可。媼怒。詈持杖將撻女。欲覓死。生曰。幸無相強。姑導我一窺之。驀然曰。吾表妹也。胡爲而在此。遽入相見。女驟覩生。依稀若夢。良久。乃言曰。妹不幸爲邪人所劫。墮此火坑中。幾死者數矣。不意今日復覩兄於此。因大哭。生亦爲泣下。女曰。妹雖爲落溷之花。而一塵不染。濁水之中。方知明月也。生曰。吾當爲妹脫籍。問需幾何。媼方倚爲錢樹子。曰。非千金不可。生旅囊羞澀。陽諾之。是夕假宿於院。更漏旣靜。月色如畫。潛起結束。效崑崙奴故事。挾女飛出。翩然竟去。而人無知者。遂送之至家。父母感之。以女歸生焉。生大索道士。獲之。射而斃。生遂以勇俠聞於時。

左寶貴與劉鎮標

甲午一役。左公寶貴死事之前一日。有帳下健兒名劉鎮標者。晨起獲一夢。見青龍天矯舞於雲中。忽霹靂一聲。龍墮地。僵臥泥淖中。折其左角。劉知不祥。稍洩其言於公之從者。從者以聞。公叱曰。吾三軍已戒備矣。有敢妄言擾吾軍心者。斬。劉乃不敢復言。旣出師。劉左右伺公。未嘗跬步離。及公遇難。劉守公屍三

日夜敵去既遠。乃掘地埋公屍以去。既乃乞食於韓之富人。韓之富人詢知其顛末。具言於韓之大臣。聞之於朝。韓王嘉其義。賜之粟而予以室。劉亦安之。嘗恨使當日主從吾言。當不至是。雖然命也。噫。左之忠傳之國史。爲不朽矣。劉之義人鮮知之。且使之淪於異域。傷哉。

大清義民張羅澄

西蜀長寧縣孝廉張羅澄。岷遠。乙未二月中旬。見關外諸軍俱潰。日本戰艦到大沽口者又十餘艘。憂國情急。遂具稟狀。自稱大清義民。會王文韶初任直督。出拜西國領事。渠攔輿呼冤。將稟呈上。文韶果於次日傳見。優以禮貌。坐下便問渠是何功名。渠堅以大清義民答之。其稟詞云。大清義民張羅澄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竊義民蜀人也。去春入都。秋間見時事孔棘。仗劍出關。所遇非人。吾謀不用。若敖趾高。知其必敗。遂見幾而作。辭歸天津。茲查天津數十營。非常尅扣。士卒離心。較關外諸軍尤甚。昨聞敵人兵船已到大沽。卽日將戰。中國將弁皆欲乘間逃竄。設不速爲之備。萬一全軍譁潰。大局何堪設想。義民自恨手無斧柯。不能按正軍法。知而不告。又於普天率土之義。心所未安。不得已瀝血奔告。懇欽憲賞。傳義民一見。略尊卑之分。使草野編氓爲將軍揖客。賜坐片時。得以聚米畫沙。談天下大勢。又得傾告津門諸利弊。惟大人進而教之。天津幸甚。天下幸甚。大清義民澄謹稟。張君現尙健在。研究神佛之學。不問世事云。

劉永福擊斃法駙馬

劉淵亭鎮軍永福。吾國名將也。中法一役。威震海外。惜乎繼起無人耳。某君嘗遇之于惠州西湖席上。鎮軍出示一金表。外有黃髮一撮纏繞。云在越南交戰時。擊斃法駙馬某。得之彼懷中。卽同某公主結婚時紀念物也。和約定後。法國願以二萬金求贖。未與之。此物確爲我國戰勝品。惜無博物院。否則不可大張戰功乎。某君詢以戰時方略。劉曰。無之。不過野鬪耳。問交戰使何軍械。曰。亦無之。不過舊式擡槍。間或洋礮耳。問何以戰勝。曰。田野烏合。悉敢死之士。當激戰時。有七晝夜未息者。但知血肉相薄而已。嗚呼。劉之禦法。亦我邦未有之奇績也。其所言如此。

篤孝鏢師許淦

許淦。在山東作鏢師。無出其右者。凡標其旗號。所向皆無擾。繼而遇強敵來角藝。勝而戮之。敵再至。又戮之。三至三戮之。廣續至十數次。殺敵亦符其數。如是者有日矣。仇家已衆。許淦之母。年老茹素。修道人也。嘗訓其子。毋殺傷人。許淦性篤孝。向遵之弗敢違。至是殺人衆。仇家報復無已時。自思告母以殺人事。則違向之訓言。欲不告。又陷蔽親之罪。轉思盡情以告。庶不欺我親。於是踞陳所爲。母驟聞之。流淚念佛不已。迫子罷業他徙。其意以爲仇弱。固仇死子手。設仇強。仇亦能死子。彼此均死也。許淦弗敢違命。奉母避

仇以他往。嘗至貴縣。髮斑斑矣。目光灼灼。神采奕奕。每告人殺敵事。輒心悸四顧。且言每臥時。覺有千金石以壓其身。殆鬼爲祟與。抑所謂神經病及忡悸症與。其殺敵之刃。每言故事時。卽舉以示人。言殺人不染滴血。精光瑩洵寶刀也。

俠義大刀王五

鑣客王五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號。京師人皆以大刀王五呼之。蓋任俠者也。北省素患盜。行李輜重往來。恒有戒心。必賃雇拳勇絕衆善技擊能拒盜者衛之行。俗呼之爲鑣司務。亦曰鑣客。州縣衙署。亦往往捐厚廩。養其人一二輩。以護倉庫監獄。每能得其死力。故皆樂用之。亦優待之異於衆。不自今始矣。凡鑣必設局於都會行省之地。樹立牌號。類商賈設肆者然。聽人賃雇。名曰鑣局。王五卽京都鑣局中之一。其爲主爲夥。則不可攷。跡其疏財仗義。抑強扶弱。大有奇男子氣概。近於古任俠之所爲。洵足以風世勵俗。立懦廉頑。姑舉其一二行事。昭然在人耳目者。類記之。以資觀感。如光緒中安侍御維俊。以鯁直獲罪。論遣戍。家固貧。不能給辦。并無以存弱息。王五諗其居官素廉。年老遠謫。乃爲之具裝。使其黨一人預候之於驛館。迨侍御檻車至。乃請見致詞。侍御驚謝曰。公意良厚。但王五素昧生平。安某敢以罪隸相累。堅請還之。其黨決不可爲之護行。出張家口。凡歷卡倫。以抵戍所。皆出其所齎金爲之打點。得以無苦。而

王五調給其京寓侍御家人亦不能名其義。迨後護送之一人者還。侍御寓書同官。乃知王五有是豪舉。咸爲置酒推上座。媿謝之不遑。此一事也。又如李芍農侍郎。歿於京邸。其家人皆奉喪遷至蕭寺。宅內無守者。侍郎在朝。素著清名。家無厚藏。固不患盜。王五亦稔知門可張羅。然正惟以其貧也。遂至臧獲給事之不足。若此。乃遣其黨一二人爲之遮迺於門。迨其家人還。乃去。此又一事也。直隸宣化鎮總兵王可陞。湖南人也。歿於任。遺資累鉅萬。僅一妻一妾在側。其衆妾所生子王育桐。以主事在京供職。聞訃奔喪。賃雇京局鑛客。藉爲遷載。囊橐張本。而王五實與之偕。迨抵喪所。妻若妾於育桐爲嫡母庶母。謀所以歸葬。並處分家產事。育桐姑領之。而意有不善。又不得不挈喪眷同行。一夕途中。謂王五曰。而具好身手。若能爲予死。彼二婦人囊中金當分酬汝。盍試之。王五曰。此乃公家事。曷可與聞。某祇知戒備意外。毋喪失而家資斧。爲畢吾事。他非敢知也。潛以育桐謀害之意告二婦。急使輕車先馳。且謂曰。輜重則某以身任。抵京可憑汝同鄉京官眼同來取。寸縷尺絲不少爽也。二婦大駭。急駛入都。迨育桐繼至。置父柩於城外不問。亟索王五取輦金。王五不許。曰。此吾受之爾母行者。非彼二婦人來。不能與也。由是二婦人懇諸桑梓之官於京者。衆皆不平。教之控於察院。王五爲證。卒論王育桐如律。褫革發配新疆。都人士皆快之。此又一事也。戊戌八月。黨禍事起。劉光第牽連下獄。卒論斬。劉有老母一妻二女。聞變後幾不欲生。且赤貧無

以自活。闔門啜泣。旦夕待斃。王五聞之。亟懷百金。款其門而饋之。聞者嘆爲難能。此又一事也。嗚呼。綜以上數事觀之。王五亦人傑矣哉。太史公傳游俠。且未堪與以頡頏。豈得以鑿客目之。爰爲之敍其事。俟後之君子論定焉。庶足以警攘竊重器。名爲捍衛吾圉。而實則墮敗國是。隱圖利祿。以冀旦夕苟活者。是則大可戮也。

劍客李忠

李忠者。河北之產也。兄弟四人。少習技擊。惟忠獨神於劍。雖兄弟莫測識也。羣目之爲異人。及壯。恐劍之不能盡其術也。遂棄其田數十頃。北游於燕趙之地。求所爲俠客者。無所遇。及至岱岱。人言熊某者。勇士也。善劍。子願見之乎。忠曰。唯唯。與客俱至。其人闊眉大鼻。形貌偉異。忠與論劍。似不當其意者。爲間。熊某怒。目向客曰。暫去。少時來。忠卽與客俱出。忿怒之象。現於形色。客咎之曰。子向者曷不就其意而與焉。子姑忍之。徘徊數四。復入論劍。熊某不應。忠怒曰。余之劍。殆不如若之劍乎。以掌擊其面。熊某遽仆。不能起。客懼遁走。其家人召其徒數十人至。忠手指其徒曰。而師無禮。余擊之。彼服矣。若等有敢言者。卽當吾掌。數十人皆噤口。不敢出聲。忠卽從容出門馳去。歸河北。後復出。南涉大江。至常。余友邱君玉泉。劉君翼廷。常招致之。留寓邱君家。每夜酒酣。拔劍起舞。余常在座。見其伸縮迎縱。飛揚之態。有不可言語形容者。叩

其法則曰擊曰刺曰點。凡對敵時。上視其首。下視其足。外取其指。內取其心。敵一人如此。敵千百人亦如此。及問飛劍之術。曰所言者皆可學者也。若坐一室中。刺人百里外。難言之矣。言之恐駭人聽聞。再叩之。曰非余之所敢知也。居平或默然危坐。或仰臥終日。與居者不能識也。在常年餘。去而至浙。有杭人崑某。亦好劍。李忠至。與論劍。崑某喜。善視之。常會飲。忠亦安之。居半載。人有構李忠於崑某曰。李某鄙汝。以爲崑某之劍。雖師事余。余不屑也。崑某大慚。聚其黨十餘人。將夜刺之。至其居。戶閉。崑某率其黨越牆。時忠已臥。燈未息。聞窗外勃勃有聲。張目仰視。砉然一聲。窗啓。崑某自窗中入。忠厲聲叱之曰。誰爲此者。崑某懼不敢逼近。以手劍摘之。忠怒。以三指承其鋒。反擲之。中面。血淋漓。卽從窗中躍出。連擊數人。皆乞命。遂縱之。明日。忠謂人曰。崑某何如此。余將盡殺之。崑某不敢出。去杭復歸。常年餘。忽忽不樂。一日。邱君與客招之會飲。至半夜。忠起解佩劍贈邱君曰。余去矣。皆驚起曰。欲何至耶。曰。余年二十餘。卽出遊。所至不合。與世相左。夫壯不如人。至鬢髮垂白。齒牙搖動之年。而欲一用其長。其可得乎。余將披髮入山。朝隨麋鹿。夜逐猿鳥。復有赤松子其人乎。吾將與之遊。雖死不恨。客聞之。皆泣下曰。客何悲。不遇命也。挽之不得。遂送之西郊。乘馬拱手。揮淚而別。

徐涵曰。李忠身長六尺餘。年六十矣。目炯炯然。與語終日不倦。義形於色。真俠烈士也。嘗畫鷹於壁上。作

歌曰。鷹隼獨立在高岡。立在高岡四下望。雄心一擊誰能當。吾觀其言。其志蓋可知矣。惜哉。挾過人之技。至垂老不用。而又援命自慰。是豈常人也哉。

象山李烈婦

寧郡有租妻之習。最爲弊俗。而象山尤甚。然貞烈之婦。未始無聞焉。是真雞羣之鳳矣。象山有李烈婦者。歸慈溪金某。余漁於海上。恆數月不歸。婦之姑龔氏淫而蕩。與湯某私。湯窺婦少艾。涎之。謀於龔。龔懼失其歡心。誘婦。婦勿從。斷一指以示決。龔裸撻之。不少屈。乃令婦處地窖中。僅露其首。設破甑于旁。使一手可掬食。或烙鐵焯之。如是者數月。體無完膚。而志不少動。謀以沸湯沃婦。殺之。適有鄰婦來。知其謀。爲哀免之。會天陰雨。雷聲隆隆。龔不敢殺。鄰人知其實。噪而入室。出婦于窖。則蟲出于身。奄然殆矣。乃浴而衣之。舁以鳴於官。逾時婦死。有司逮龔及湯。置于法。

十三 平康本紀

記李三三

四十年前談上海聲伎者。必曰李三三。三三故善憨笑。尙天真。豔麗出人意料。勿與近日妓女以色藝驕

人者比。以故名噪甚。人無不知之者。後爲蘇州某太守娶去。寵衰轉賣之。挫折死。初太守之娶三三也。其時尙有某縣令。適署浙江永嘉縣。赴任道出上海。見三三悅之。約到任必來娶。到官叢脞。遂置之。適三三之母負逋甚急。欲以女適人。以太守有約。不得不歸太守。而太守又負約不來娶。迺以太守爵氏榜門而挾持之。太守懼。乃迎之歸。太守奢侈無度。又習鑽營奔競。於是財匱不繼。乃剝民衣食。性又酷。常以暴刑聲名狼藉。遂褫職。家人咸謂三三命運蹇薄。有以致之。太守故多蓄姬妾。以爭寵。故又羣譖之。三三乃失寵。逾年。太守以走某公門。得效力河工。開復原官。過知府班。當時又納一妾。以新而寵。由寵而驕。嘗言曰。三三之來。大人革職。而吾之來也。大人陞官。太守頗惑之。乃大惡三三。於是三三所處之境。不堪設想矣。方三三之挾瑟於上海也。固爲聲妓之最。其狎客靡不富商大賈。擲纏頭無算。故其蓄積極富。歸太守時。除服飾外。有銀三千兩。後太守得走謁權貴。開復原官。賴此資也。三三既失寵。凌虐日甚。一日太守從其新妾謀。乃悉褫其綾羅珠寶。撻而閉之。廁。三三日夜哭泣。將憔悴死。而太守乃以三三轉賣。得身價銀數百兩。下堂臨行時。所原有之首飾衣服。價值二千金。悉奪而不與。三三囚首垢面。衣履不完。無人色。髮無簪。髮散委地。旁人不忍卒視。贈以楊木簪。以押髮而去。其娶三三之人。乃一老而疲聾者。於是三三傍徨無倚。自嗟命薄。遂削髮爲尼。不知所終。或云太守使人置之死地。則不可究也。

記姚蓉初

王蓮舫者。光緒中華滬上名妓也。嗣適陸姓。不久卽復理舊業。天南遯叟爲易其姓名曰姚蓉初。由是聲名逾振。居鼎豐里。其門如市。某方伯重遇之。贈以聯曰。看來蓉面仍如昔。不負初心直至今。人人傳誦。旋爲沈君楞嚴以禮聘爲繼室。更以五千金築金屋以藏之。韶年伉儷。朝夕不離。惟姚性極蕩。不兩年沈力不支而病。病且殆。猶縱情肆慾。以至於亡。姚不甘獨處。屢潛外出。幸沈母智能覺察。威能鉗制。乘其他適之際。察其所有。而歸諸宮中。並將金屋立時棄去。姚進退維谷。漸形飄泊。加以阿芙蓉爲祟。竟成鵠面鳩形。所棲止處。亦不成人境。事聞於遯叟。助以五十番。且將爲其籌畫。月有所濟。一日者作書慰之。次日而叟仙去。若蓉初者。亦真可謂命之薄者矣。

曹夢蘭軼事

(一) 被迫更名 曹夢蘭卽擊海花說部中之傅彩雲。本洪宦之遺妾。光緒丁酉戊戌間。樹幟申江。善瞭明眸。足冠儔輩。詎料爲洪宦之夫人所知。以曹雖係遺妾。流落在滬。作賣笑生涯。殊與家聲有礙。遂函託海上官場。飭差提曹母到廨。諭限三日。勒令改嫁。違則重懲。曹無賴。當晚卽摘去招牌。局酒一概不應。惟曹虧欠各傭帶擋。多至二千餘金。一時無從彌補。洪宦亦置之不理。從良又不得其主。以致進退維谷。

幸有善於調停者爲之設法。議准暫行重理舊業。限一年內所得纏頭。省吃省用。趕將各項理楚。然後勒令從良。不進戀棧。洪宦家屬亦以爲然。彼此樂從。曹遂改名傅鈺蓮。重張豔幟云。

(二)顯宦入夢 相傳吳中某公子。僑寓申江。遨遊北里。與夢蘭情好甚篤。一夕在夢蘭房中擺酒。分曹射覆。隔座送鈎。痛飲高歌。豪興勃發。公子醺然大醉。不覺玉山頹矣。酒闌人散。時已深更。夢蘭乃留髡送客。芙蓉帳暖。同上巫山。公子既入睡。鄉夢一偉丈夫自外而來。體貌魁梧。衣冠整肅。翎頂輝煌。絕似貴官模樣。公子亟起迎迓。略攀清話。霎時燈光漸暗。滿室中陰風凜冽。偉丈夫忽然變相。而目慘淡。被髮糝糊。洶洶然欲撲人。公子大驚。遽匿於牀。以帳自衛。鬼直前相迫。隔帳而立。以口吹冷氣。初覺如胡桃大肌。膚生粟。漸而半席俱涼。毛髮頓豎。久之似臥冰海中。身不自主。駭極狂呼。驀然驚醒。始知一場噩夢。而淋漓冷汗。猶涔涔而下不止也。心中危懼。坐以待旦。至黎明奔回寓所。親口向友人述之如此。不知果有是事否。

(三)復姓歸宗 出繼歸宗。事所恒有。原不足怪。至妓女則歲歲改易姓名。無所謂出繼。更無所謂歸宗。惟曹夢蘭原名傅三寶。自被洪宦家屬所迫。改曹夢蘭爲傅鈺蓮。有客召鈺蓮侑酒。以爲北里中之新人物。冀一擴眼界。迨珊珊入座。則固久經相識之曹夢蘭也。因笑謂夢蘭可謂復姓歸宗云。

(四)善吹啞笛 有某太守邀某生同往夢蘭處飲酒。入其室。不見其人。小坐欲去。生詢其故。太守答曰。夢蘭善吹。請往他處。生曰。何妨稍候。待姍姍來遲。俾生一聆妙音。方知九天鈞奏。尙在人間。又何必舍而之他。太守曰。君誤矣。夢蘭之吹。非鴛鴦鳳簾。象管鸞笙。蓋一枝獨眼簫。半段無腔笛耳。生猶未解。太守曰。獨眼簫無腔笛。皆烟槍之美名。所吹則爲鴉片烟。相與一笑而散。

(五)德語銜奇 夢蘭曾隨洪宦赴歐。故能德國語。有客在夢蘭處擺酒。座中有西友二人。夢蘭以德語與之問答。極爲嫻熟。西友頗爲驚奇。以爲中國妓女尙有此奇材異能。名門淑媛。繡閣嬌娃。博古通今。更不知何若。相與贊歎不置云。

(六)差半點鐘 夢蘭改名傅鈺蓮後。以滬上仍不能安居。避地到津。復改名賽金花。旋又入京。寓楊梅竹斜街宏興店內。然聞名訪豔者。寥若晨星。不似在津時門庭若市。居無何。賽金花自出局票。叫名伶譚鑫培。自署名爲曹老爺。鑫培不至。又叫孫菊仙。亦不至。花且余莊兒者。京中第一等脚色。且在內廷演劇時得優賞。都人士莫不稱道。余字玉琴。隸福壽班。爲該班班主。一日忽有素不相識之某甲。手持條子。卽局票。至余之門。促余速往。余覩曹老爺名。亦不復記憶。遂乘騎至宏興店。店友告以在上房南屋。余既入室。則所謂老爺者。乃一花枝招展之半老徐娘也。余至此。退步欲出。曹呼曰。玉琴來。吾與汝言。遂同坐。

閒談。既而命玉琴燒鴉片烟。玉琴辭以行規。不敢從命。蓋優不嫖妓。京中規矩極嚴。非若上海妓女專以
耕戲子爲事也。曹當給余莊兒二十金之四恒銀票一紙。四恒者恒利恒和恒源恒興四家銀號。最稱妥
實。故都中喜用其票。玉琴至此。行不得。留不得。無奈相陪燒煙。幸是日適值忌辰。例不演劇。曹遂留玉琴
不使歸。玉琴因是日無戲。亦遂不行。此時正午已過。約有一點鐘光景。曹以賦閑既久。遂命玉琴侍寢。俾
令真箇銷魂。玉琴爲名優。兼以善戰名。至下午一夢醒來。曹謂之曰。爾所不及山東糧道某者。爭在半點
鐘耳。自此玉琴與賽金花無三日不見云。

林黛玉軼事

(一)絳珠入夢 嘗見某君筆記云。某校書三泖畔人。姿態娟妍。知音工曲。竊翠卿之小字。作神女之
生涯。春申江上。豔幟高張。有某生贈句云。我爲黃浦灘頭客。卿是紅樓夢裏人。一時傳爲韻語。詎校書結
納匪人。見薄時論。固仕女之班頭。實羣芳之蠹賊。一日校書繡幃春倦。倚枕蘧蘧。猝見妖姬數輩。促之至
一室。宏麗如宮殿。中端坐一麗姝。妍豔寡儔。見校書至。正色斥之曰。某絳珠幻影。小謫塵寰。何物淫兒。敢
冒芳篆。致罄湘館之竹。莫白斯誣。竭迷津之波。詎湔是辱。命一姬出。鴛鴦劍刃之霜。鐔逼體。痛澈肺腑。驚
痛珠汗淫淫。腰間痛不可耐。旋發一疽。不數日潰爛。膿漬委藉。不可逼近。屢瀕於危。幸得良醫診治。漸見

小瘥。然病骨支離。芳華隕落。已無復曩日丰神矣。蓋卽隱指黛玉而言。寓言八九。亦姑妄聽之而已。

(二)術者危言 黛玉素行流蕩。生平當意之人。無非戲子馬夫。每至虧累不堪之際。託從良以清道。負入門數月後。惹草拈花。調奴戲僕。故令主人翁知之。與以多金。始肯捨之使去。卽所謂淪落是也。某年夏間。忽患夾陰傷寒。屢瀕於危。既又發出腰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懼甚。卜之。據術者曰。此係平日陰毒之報。然尙不能遽死。緣須另受人間苦楚云云。或謂此係忌者有意造謠。不知然否。

(三)兜風啓釁 黛玉喜與伶人乘坐馬車。馳騁於張愚兩園之間。一日有同居大興里之金小寶。與客乘坐夜馬車。林誤以爲伶人也。言語之間。微帶譏刺。金不服。因與口角。林卽戟手大罵。由是舌劍唇槍。兩不相下。直至天明始止。翌日林猶餘怒未息。聲言定欲使所姘伶人趙某出頭。將金毆擊。金以同坐馬車者。實係客人。理直氣壯。定不相讓。每夜乘馬車遊愚園如故。客有以魯仲連自任者。以該二妓同居。一弄朝夕相親。亟宜解釋前嫌。言歸於好。趁至張園啜茗時。將兩人合擁一處。竭力勸說。林自認錯認之非。金亦只得了事云。

(四)車中秘戲 黛玉與天仙戲園武伶趙某姘識。一日夜已過半。黛玉特雇馬夫福元之快馬車。親往趙伶家續舊。迨事畢。攜手登車。馳驟於愚張二園間。二人餘興未闌。遽命福元驅車於王家沙綠陰深

處互相假抱。詎知春光易洩。適爲該處騎馬印度巡捕瞥見。當卽馳至車前。一聲大喝。並舒其巨靈掌。將二人一併拘入捕房。捕頭本欲轉送英公廨。嗣因二人苦求。飭押片時。縱之使去。諺者謂林趙二人。雖於妓院梨園。聲名頗著。然於囹圄之苦。從未嘗試。今者同安樂者。又同患難。其成此不解之緣者。殆亦天之作合歟。

(五) 恩客無恩 黛玉有恩客朱八。久有爲林脫籍之約。而林又不肯捐棄風塵。依然香巢穩築。與馬夫戲子往來。嗣爲朱所撞見。不甘爲綠頭巾所壓。遂與之絕交。林又時向纏繞不休。致朱進退爲難。只得奔赴江西原籍躲避。嗣林病後。債事高築。無計彌縫。遂攜帶雛婢。乘輪親赴江西。訪尋朱八。詎朱以林妍識優伶。恩斷義絕。不肯見。林至此殊爲敗興。進退兩難。託朱之家人代爲說項。朱無奈。給予英蚌一百六十翼。立遣返滬。林以朱八彼旣無義。我亦無情。遂懸掛招牌。重理舊業云。

(六) 名花優佔 黛玉豔幟重張之夕。賀客盈門。同時擺酒者有六桌之多。其最後一客。於酒闌燭盡。猶喋喋不去。冀親蕩澤。黛玉以計遣之。無何橐橐而來。乃某園之伶人也。伶故與黛玉有舊。聞其豔幟重張。不甘以破題兒第一遭。讓人做去。遂爲入幕之賓。某生聞之曰。海上名花。如譙郡如雲間。均係色藝雙佳。每遇騎鶴詞人。墮鞭公子。輒多方峻拒。一遇梨園子弟。卽締忘形交。豈三生石上。獨於若輩結不解緣。

耶。昔人有句云。天下名山僧佔多。今可易其語曰。海上名花優佔多矣。

(七) 五貢林家。有嗜奇生創議。開花榜須多立名目。分爲恩拔副歲優五貢等榜。因有人將滬上各校書逐加考察。其能占五貢之全者。惟林黛玉一人而已。按林曾爲朱八所包。則以朱爲恩客。當列恩貢榜。林之出身也微。由大姐超升。當列拔貢榜。屢嫁屢出。則如副貢之迭中也。年老多病。不掛招牌。又如歲貢得給衣頂焉。姘伶人趙某。明日張膽。毫無顧忌。則優貢之選。微斯人又誰與歸。其他名妓如曹夢蘭陸蘭芬張書玉謝寶蓉洪媛媛。雖俱在五貢之列。而能占全者。則惟讓林爲獨步。噫。若林者。不誠出人頭地哉。

(八) 爲花請命。黛玉香名久飲。譽者固多。毀者亦不少。南亭亭長初辦遊戲報。於黛玉恒有微詞。有雲水洗眼人者。自宣南寓書云。遊戲主人閣下。孟秋之月。計偕北上。道出滬江。時主人適有大開花榜之舉。以騷壇之主宰。作風月之品評。僕心焉慕之。惟以行李倥傯。欲晉謁而未能。輒乘輪悵然而去。然私心怍怍。未嘗一日忘左右也。自抵京華。淹滯累月。寓齋寥寂。無計遣愁。惟日手貴報一編。藉以祛睡魔而消白日。每見都中士大夫借得貴報一紙。互相傳觀。寶貴無似。以視昔之紙貴洛陽。價重鷄林者。奚以逾焉。花榜之舉。前茅若張四寶金寶仙謝寶瑤秦薇雲輩。多破壁飛去。於此足見主人衡鑒之公。品題之重矣。

如林黛玉陸蘭芬曹夢蘭輩。則又以久飲香名。不再甄錄。尤咸服位置之當。無隱不周。主人以憐香惜玉爲心。誠不愧十萬金鈴護落花也。雖然。僕有不能已於言者。請爲左右陳之。林校書黛玉。三泖畔人也。曩歲僕卽識之於津沽間。明眸善睐。固已絕豔一時。旣而樹幟申江。芳名藉甚。十餘年來。達官顯宦。騷客文人。凡流連於海上者。無不推校書爲第一。校書通翰墨。解詞曲。應對周旋。尤善伺人意。乃議者不察。動以蜚語相詆誚。夫校書行止。誠不必曲爲之諱。惟他人之論。往往不辨黑白。反令校書之美掩而不彰。用是代爲長太息耳。夫意存懲勸。據事直書。主人維世之深心也。而善善惡惡。一秉至公。則又主人立報之本意也。竊僕識校書者十有五年矣。瀟湘遙隔。謬託知音。敢祈錫以定評。閒脫讒口。春陰所被。廣繫鈴旛。庶幾弱柳免被風搖。嬌蕊不爲蜂集。是則區區爲花請命之心。日夜馨香禱祝者也。敬布尺緘。惟主人察焉。云云。如雲水洗眼人者。洵可謂多情種子矣。

(九)衣服別裁 滬濱每逢秋賽之期。游者如雲。爭相誇美。各校書皆鮮衣盛飾。鬥豔於十里洋場中。鬢影生光。衣香成陣。誠一時勝事也。而林黛玉尤能別出心裁。開風氣之先。某年秋賽。黛玉身着大紅緞織金衣一件。鑲以珠邊。光彩四射。令人耀目。於是各妓爭相仿效。競尙穠豔。或曰。黛玉斯衣誠美。惜徐娘老矣。苟使三五嬌娃着之。其光華更不知如何增色也。

(十) 恣浴妙計 黛玉曾嫁南潯富室邱姓。未幾即復下堂。其嫁邱也。係由邱之同鄉人某船買辦某甲竭力爲之撮合。在邱處說黛玉已厭倦風塵。久欲擇人而事。將來決無反悔。蜜語甜言。以聳其聽。邱遂爲之惑。而在林處又說得邱姓真是天下無雙。人間少二之富翁。且室無次妻。嫁後定可寵擅專房。林亦心動。其事遂成。迨到潯後。始知家中已有三妾。非惟不能滿其欲壑。且事事不能稱心。遂爾百般作鬧。屢次吞烟剪髮。以圖畢命。邱不堪其擾。知無術籠絡之。而某又從旁勸解。謂既不合意。不如暫令分居。邱姓無法。祇得任其下堂。重至滬濱。惟出來時說明不准在上海賣娼。林乃暫住安康里。未幾又浼人斡旋。與邱脫離關係。重行賣娼如故。聞林之一切作爲。皆由某買辦爲之畫策。彼則從中取利云。

記陸蘭芬

(一) 玉照播歐西 西儒某著一書。名曰密司脫福祿來囑。旁署漢字曰元華夏。不識何解。專誌中國紕繆之事。如烟燈烟槍所掛荷包之類。不可枚數。最奇者。有中國陸蘭芬詞史小照。旁侍一雛鬟。並述詞史里居生平所適之人。暨嫁後重出爲娼之事甚詳。且曰。支那美婦無逾此者。亦怪事也。

(二) 悔煞胡月娥 天福武伶夏某。英姿颯爽。顧盼生風。在當時爲劇界傑出人材。一夜扮演捉拏花蝴蝶一劇。武工嫻熟。彩聲如雷。蘭芬亦在包廂中據座而觀。凝神注視。直至劇畢始歸。有客口占二十八

字云。秋水盈盈不轉波。前宵歡好竟如何。試看眼角傳情處。悔煞當年胡月娥。蓋夏伶初爲蘭芬所妍。旋忽反目。致爲某妓所奪。胡月娥卽陸之舊名也。

(三) 強迫親香嘴 蘭芬嘗坐夜馬車。至愚園門外。停車樹下。息火滅燈。憑軾有待。有某無賴見之。出蘭芬不意。向前親嘴而去。迨蘭芬知覺。此人已不知去向矣。

(四) 兩美相輝映 蘭芬係四大金剛之一。每遇風日暄美。必到張園。其到也必遲。一日蘭芬約某公子在園中相會。某公子先往啜茗以待。至夕陽西下。玉人尙不見來。只得悵悵登車而去。甫出園門。不數百步。有馬車二輛迎面而來。其前車則蘭芬也。其後車乃一美少年。面如傅粉。著花繡衣。彷彿似花蝴蝶。模樣分明與某公子打箇照面。電捲風馳。霎時東西異路。或謂蘭芬校書不知有多少豔福。前來一箇公子。後隨一箇少年。皆風貌翩翩。宛然一對璧人。後先輝映。想蘭芬此時左顧右盼。其得意當如何也。

記張書玉

(一) 裝馬夫特長 林陸金張四校書之有金剛之目也。不過因彼四人者。衣服麗都。輿馬烜赫。足以相埒。每游張氏味蕪園。四人必與俱。故有人戲呼之耳。不意同聲相應。翕然從風。而此四人之豔名。遂鼎鼎於海上。一若非他人所可攀援者。此四人中。酬應以林陸勝。色以金勝。至藝則三人皆有足稱。惟張色

既猶人。酬應亦不甚講究。至歌曲則向所未聞。獨其修飾馬夫。恒出三校書之上。冠以金邊氈帽。衣以花邊綢衣。馳驟於洋場十里中。說者謂此爲張書玉之特長。林陸金三人亦自愧勿逮也。

(二) 困覺未來噓。有客飲於清和坊花三寶詞史家。詞史性和易。工大小曲。庖人善烹調。爲他院所不逮。器皿純用白磁。尤爲雅潔。以故客之暱之者頗衆。是日座中有召四大金剛侑酒者。彩箋飛去。姍姍來遲。西河彭城兩校書各唱崑曲一齣。雲間擅唱青衫。爲滬濱之冠。是夕獨唱兩折。黛玉善談論。妙談諧。舉座爲之神怡。蘭芬亦長於酬應。獨清河默坐無聲。一客因詢書玉曰。耐阿會唱。書玉曰。勿會。又問耐阿會吃酒。書玉曰。勿會。客曰。既不會唱。又不喫酒。耐阿會困覺。書玉曰。來噓。一時座客聞之。莫不哄然大笑。

(三) 能唱臺城路。書玉素不以歌唱名。每值綺筵侑酒。從未發珠喉。振逸響。與鏤月裁雲輩一角高下。有綺琴軒主獨賞之。據說嘗偕友訪校書。正倚妝樓吹玉笛。抑揚宛轉。情致纏綿。所歌係臺城路一闋。并記其詞曰。乍宵涼。香閨人靜。白雲遠鎖平橋。橋外人家。門前菴竹雲霄。玉兒欲對梅花笑。盼檀郎兩頰紅潮。最難描。拜月心情。泣露丰標。生成絕世風流貌。便不會真箇。也要魂消。翡翠衾寒。芭蕉窗外頻敲。深藏金屋。知何日。倚薰籠。自惜嬌嬈。恨迢遙。數徧銅龍。又是明朝。然則書玉殆以賞音未遇。故不欲輕試其技歟。不然。平日何金玉爾音乃爾也。

(四) 王月仙時代 書玉初名王月仙。本江北人。其父在滬上充當某沙船舵工。因卽挈眷居此。不幸其父早世。景況大窘。母又癖嗜烟霞。以致鬻入勾欄。初居寶善街百花里。冶遊子弟。無不趨之若狂。浪擲纏頭。計無算。旋爲某闊老梳攏。所費不貲。嗣與對門綢莊客程某結齧臂盟。誓隨偕老。詎其母頗具隻眼。以程非克家子。屢梗其議。以致齟齬。在英公堂涉訟。經讞員蔡太守訊判。准其從良。得成眷屬。不意程果不出其母所料。任情揮霍。不數年間。竟致綢莊虧倒。坐吃山空。牛衣對泣。校書不得已。始改名張書玉。再整香巢。重理舊業云。

(五) 金德厭火德 某年四馬路大火。書玉東蒼芳里香巢幾遭一炬。乃急保火險。有某生爲文嘲之云。蓮生火宅。本亭亭百鍊之身。花散天魔。見脈脈一情之寄。故有根行者。雖墮落塵寰。天必使人左右之。保抱之。以成其不壞之身。如東蒼芳張書玉校書。位居四尊金剛之一。火齊木難。保其神彩。輕紈細綺。保其體軀。大姐娘姨。保其聲勢。大人老爺。保其金銀。翩翩濁世佳公子。保其歡愛。餘未曾保者。惟險耳。校書本以水德王。凡三昧火九微火。以及慾火心火。無不一見卽滅。車薪之火。誠不足懼。是以赤幘朱旗。軒軒霞舉。日前祝融氏之徵歌於天。穹窩會宴於杏花樓。儀從烜赫。萬丈光芒。校書嬌怯不勝。環顧諸保己者。皆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勢。惟繡囊中孔方兄。錚然無改。蓋孔方處校書囊中。非一日矣。校書以其有銅臭。

士芥視之。今始翻然引爲至契。請其保萬金險焉。噫。校書以混世魔王。現女菩薩身。既有水德。今又增修金德。以厭火德。從此一搦金身。儼然鐵漢。火坑中不大有極樂世界哉。

記金小寶

(一) 延陵作傳 有延陵淡如子爲小寶作傳云。金小寶詞史名粟。號閱經館主。姑蘇人也。本良家子。性聰慧。通翰墨。家道中落。託迹聲伎。芳名早震。吳會。曩夏伊母挈居滬上。一時青衫名士。白裕才人。爭相聞慕。門外車馬常滿焉。淡如子知詞史有年矣。今春因事來滬。相晤於綺席間。一見啞然。似曾相識。詞史絕無世俗見。不以潦倒之蛙。長其睫毛。頗具賞識風塵以外之致。淡如子於詞史生平最稔。其豔采流霞。豐姿比月。舞衫歌扇。各盡其妙。人皆知之。無勞贅贊。詞史於清游之暇。好弄筆硯。以素縑畫蘭。凡含露舒葩。臨風布葉。各態仿摹。盡致固不愧巾幗中之吳道子。而尤豪爽慷慨。見不平事。則作申申之詈。有女俠風。噫。蒼梧鸞鳳。鸞鳩惡其高。空谷蘭蕙。蒼蒺妬其臭。此譏謗沸騰所由來乎。然古柏不懼霜凌。勁草無虞風疾。積潦既退。則貞珉見。斯又淡如子相觀而知。私衷所深幸者耳。締交既久。往往傾談促膝。鐘漏數下。更闌燈燼時。究未嘗留髣而送客。惟於松陰翳曉。野色蒼莽之際。鱗鱗一車。馳驚於綠楊隄上。殘星瑩然。聽宵蟲哀奏。別有賞心處。不意萍蹤易散。絮夢空留。自違蹤跡以來。又數閱月矣。假他日者重臨申浦。再

續前遊。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二)寫蘭題句。有某君筆記云。余澹心讓板橋雜記。誌南渡聲伎之盛。一時如馬湘蘭卞玉京。悉何色藝雙佳。兼工翰素。滬濱互市以來。妓院比櫛。每曜靈西匿。福州路燈火畢張。歌聲盈耳。揚州明月。秦淮烟柳。誠過之無不及也。然求一湘蘭玉京其人。則渺不可得。詞史金小寶。一字紹薌。吳趨人有豔名。工繪事。人獲其尺縑。珍如拱璧。嘗見其寫墨蘭便面。柔葉數叢。姿態婀娜。題句云。風華澹澹墨光浮。寫出奇姿。氣韻幽。花亦似儂心愛好。愈逢知己愈低頭。風神韶秀。如見其人。澹心復生。雜記中當首屈一指矣。

(三)聞風嚮學。滬上士大夫於光緒庚子辛酉間。創議辦理女學堂。主其事者爲經蓮珊太守。事經創始。需費浩繁。一時女界聞風興起。爭先輸資贊功。一日有客在小寶處談及創興女學堂一事。小寶屬耳既久。詳悉情由。當白於客曰。以兒飛茵墮溷。飄泊年年。孽海無邊。側身何所。倘會中諸鉅公。不以青樓賤質。見屏終身。竊願拚擋釵環。追附驥尾。明知洪流一勺。無補涓埃。聊藉此以懺悔來生。且見苦海沈淪。非兒素志也。噫。觀此數語。小寶之好學嚮上。可見一斑。其後識陸君達權。助以游學東瀛之費。陸君學成歸國。感恩知己。卒娶小寶爲室。伉儷和諧。傳爲佳話。未始非好學之一念基之也。

(四)斯父掃地。小寶爲四大金剛之一。一日有某太史造廬奉訪。校書知其爲玉堂人物。遂殷勤問

字。思得其教益。太史手持聊齋一本。口講指畫。爲其逐字解釋。適書中有願執箕帚之役一句。校書問箕帚兩字作何解。太史笑曰。箕帚卽備金剛掃地之用。校書亦笑而言曰。恐備斯文掃地之用耳。聞者咸爲解頤。

(五)有何說法 有綽號壽頭麻子清浦某甲者。性極慳吝。而狀甚奢豪。終日遨遊于勾欄中。吃酒碰和。無所不至。一夜叫小寶之局。而小寶忽爾遺落耳環一隻。在東尚仁里清和坊兩處轉局之際失去。卽某甲及某乙所叫者也。於是甲與乙俱不安於心。問小寶所失耳環價值幾何。答云四百元。甲曰我賠。乙亦曰我賠。小寶曰我自不小心。以致失落。斷無兩大少賠償之理。如見憐愛。或者各助我百元。其餘二百元我當自任。乙唯唯。甲忽曰。我情願盡賠。惟必有說法。方可如數交付。涎顏滑嘴。不可名狀。蓋其意欲真箇銷魂也。小寶心知其意。冷笑曰。並未敢要大少盡賠。如大少願賠。自應感激。有何說法。如欲說法。我輩交接闊大。少不知幾許人。一一皆須說法。我祇一身。恐分不開也。拂袖竟去。而壽頭麻子乃大失所望云。

雙麗合傳

東尚仁里周氏院中。有養女二。長麗卿。次麗娟。麗娟素爲某君所眷賞。某固能詩善飲。廣交遊。自署別號曰瘦蝶。風致可想見也。時假其粧閣。置酒以款客。嘗有句云。一石敢誇齊鬻媼。千金須贖漢文姬。其逸興

豪情殆不可及。然往往燭滅則髡逝。殘宵蹀躞。呼於城闐。蓋不醉無歸耳。其他非所知。特彼所弗欲施之。娟者。人或施之。彼必慙然不釋。甚則攘臂起與之爭。其所以愛護娟者。臻至而娟亦自高聲價。不屑逢迎。與之語。寡酬答。知之者比爲息媯。蓋不言猶勝於言也。居常兀坐。幽思沉緜。藐不知其何處。每挾瑟而出。歸則淚涔涔矣。豈所謂不遇知音不與彈歟。然其稟體輕儇。綽有態度。年復與荔支娘相髣髴。故庭前車馬。頗較麗卿爲盛。麗卿者。本燕產。幼丁家難。轉徙流離。及長始歸樂戶。顧於樂無所能也。能針黹烹調。所能皆婦職。非倚門倡所習。故施朱或太赤。施粉或太白。蓋舍其本色。誠無足見長。所躡履尙平底。不尙重臺。所御履更無炫異者。每語夙好曰。妾年實幾何矣。生有子而肖在鼠。忽云如干如干者。信口打誑也。其率直類如此。夫處青樓中而欲以直道與人。可乎哉。矧其爲人。婀娜中有剛健之氣。語云剛則折。剛非男子福也。况女子乎。况倡家女子乎。故其軀雖豐腴。有碩人之目。然食不過盞半甌。臥不過安數刻。少有感。冒紅鬆翠減。弱骨支床矣。每雨夜棗花簾卷。房簾淒絕。則背燈擁髻。重有哀怨之思。嗟乎。秋風蘭杜。駸駸遲暮。彼美人兮。傷如之何。可爲之誦焉。雙麗居東西院。形影相望。而咫尺有冰炭之別。其所環伺者。則皆偷情驕蹇。上挾下陵。殊不足以供服役。矧娟且不敢進退之。奚論乎卿。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所以雙麗俱不能得志也夫。

雲水散人曰。甚矣風塵中之難處也。具衆人共有之嗜欲。乃有陰制之者。使不此之嗜。而彼之嗜。不此之欲。而彼之欲。致性靈顛倒。面目變遷。宜颯笑也。而因以雪涕。其苦衷誠有不易告人者。而翩翩雙麗。遂爲戢翼之禽矣。非助以大智慧大力量。果孰能脫此悠久不敝之牢籠哉。

江船女子檀香小傳

檀香。姓葉氏。浙之嚴陵人也。以船爲家。來往錢江上下。母夢彩雲墮懷而孕。故一字麗雲。姬幼有夙慧。長秉豔姿。盛鬢豐容。明眸皓齒。亭亭玉立。曠世無儔。性靜穆。愛淡妝。秀韻天成。不假修飾。而秋波一轉。令人魂銷。尤喜貼地金蓮。不盈一握。凌波微步。姍姍來遲。見者咸詫爲神仙中人。錢江畫船。豔名久著。檀舟常寄泊龍溪。蠟窗映月。蝶帳烘雲。銀燭未銷。江天送曙。金釵半醉。笑語生春。洵冶游之安樂窩也。凡顯宦巨商。道經其地。偶窺麗質。無不心醉神馳。浪擲纏頭。冀博一笑。而姬眼界頗高。少所許可。俗客至。輒匿避不出。卽強見之。寒暄外無他語。默坐相陪而已。及遇素心人。則清談娓娓。竟日無倦容。居恒勤女紅。不習絲竹。思擇人而事。不甘溷跡風塵。細數芳齡。已逾花信。而綠鬢未凋。紅顏猶麗。一顰一笑。尙堪領袖羣芳。鄰舟姊妹。花皆自歎弗如。桃花潭水詞人。來自雙溪。席間薜蘿。激賞殊深。謂其秀色可餐。神光離合。如花中之水仙。足供幽賞。難合時宜。憐惜之情。溢於言表。詠花生以西泠之詞客。作東浙之寓公。一面乍逢。兩情

彌洽每當柳媚花嬌之候。風清月白之宵。華筵旣張。履舄交錯。笑言晏晏。相得甚歡。生嘗手書楹聯贈之。云檀板金樽。得少佳趣。香溫茶熟。別有會心。姬亦一往情深。有知己之感。蓋姬旣具絕世姿。性復高傲。不受人憐。雖藉甚芳名。自成馨逸。而標梅已屆。嫁杏無期。眉黛間時蘊幽怨之色。其矯矯不羣之志。仍不少貶。以視庸脂俗粉。工鬢笑以爭妍者。個乎遠矣。妹璋棣少姬一歲。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嫣然一笑。能令躁者靜。怒者喜。酬應周到。人多稱之。廣棣年甫及笄。玉貌娉婷。歌喉響亮。柳腰櫻口。顧盼生姿。不愧後起之秀。例得附書。

情妓張桂卿傳

維揚女子張桂卿。與其夫阿福相恩愛。阿福之父母以貧故。鬻桂卿於申江爲妓。桂卿思其夫不置。嘗私蓄金寄阿福。俾作川資使來申。阿福用是得往返於申江者五載。桂卿亦用是積欠鴇母至六百餘金。苦無計自贖。又念夫不能時時聚首。日夜悲泣。一日接夫函。謂亦思妻之甚。若六日內不得一見。恐此後永無相見期。蓋阿福勢格於父母。亦幾幾欲以情死。桂卿得書不能解。有客李生爲代釋書詞。桂卿聆未終。篇已涕泗縱橫。至不能仰視。李憐之。諗知其有鴇母及侍兒在側。委曲難顯言。乃約桂卿於洋館。代爲設法。桂卿踐約。鴇母恐其逸也。尾而至。桂卿不及舉刀。而淚已承睫。乃以目視李生。且以手指心。謂亦欲

以死殉。指畢。奮袖而起。隨握巾掩面。絕不回顧。彳亍下樓去。李恐遭搗母忌。欲爲援手。而又乏點金術。嗣是不忍見桂卿。噫。若桂卿者。烏能以妓目之哉。夫人情雖獨有所鍾。至於爲日久。閱人多。則其情固必由多而分。由久而蕩。其勢然也。桂卿賣笑申江。所接白裕少年。青衫公子。豈無情好。勝於阿福者。而乃戀戀。藁砧久而尤篤。然則客遊申江。迷戀於路柳牆花。而忘其糟糠者。倘遇桂卿。能無愧死。惟其然。桂卿雖貌遜真真。才非盼盼。而其人可以傳矣。

十四 耆舊遺風

席子梅延壽一紀

申報館執事席君子梅。太湖籍青浦人也。就美查之聘。幾二十餘年。見信甚深。東南契合。惟其人雙目炯炯。相家謂其眼運難逃。當應在三十七歲。乃席君以年逾三十。尙無子嗣。爰矢願集捐助賑。設局於報館之中。解款於災荒之地。一塵不染。涓滴歸公。與他賑局之藉端肥己。沽名弋譽。迥不相同。十數年間。不厭不倦。乃果於數年之中。連舉兩子。至四十九歲。一病不起。屈指計之。距相士言。剛十二載。明明延壽一紀。而又有兩子送終。眼前善報。昭昭不爽。人亦何樂而不好行其德哉。

天南遯叟之富貴壽考

天南遯叟王紫詮先生。自海外歸來後。以古稀之歲。養望林泉。築菴園於滬城之西。藉以娛老。暇則與二三老友至萬家春番菜館。小飲清談。雅度高風。一時無兩。有下蕙娥校書者。貌粲腴而性凝重。叟頗愛之。每飲輒招蕙娥。至盛飾穠妝。端然隅坐。有若牡丹初放。豔冶無儔。叟以鶴髮童顏。相對笑語。蓋極妙一幅富貴壽考圖也。蕙娥善歌。斂容高唱。響動梁塵。叟每爲之擊節。有時扶杖詣其妝樓。茶話蕙娥輒向叟殷殷問字。叟則口授而手語之。紅妝白髮。掩映婆娑。雖未嘗拜倒門牆。已不啻春風桃李。春在先生杖履中之句。可爲此老詠矣。顧叟雖雅好蕙娥。而實一無所染。丁酉之夏。叟竟赴召玉樓。曩時門生故舊。風流雲散。蕙娥猶復檀板今樽。疲于酬酢。與人談及叟事。輒唏噓不置云。

王紫詮恭惟名花

遯叟未逝世時。常有洋一百元在萬家春番菜館。時約友朋大餐。并召名校書數人。賭酒徵歌。頗極一時之盛。先生常言行年七十。每遇名花。輒滿腹搜索。思量所以恭惟之語。一心巴結。極意奉承。蓋惟恐彼美憎我爲老厭物也。其風趣如此。然則頭垂齒豁者。苟無先生之口才。尙其不入花叢爲宜。

倉山舊主名重東瀛

倉山舊主袁君翔甫。騷壇耆宿。一時推重。風流文采。照耀淞濱。日本國賢士柴田義桂君。與舊主相契。在滬時。唱和之日甚久。別後不得消息。頗深念憶。適該國文部大臣禾原高尙君。政仕後。謁來上海。從事郵船公司。柴田託其一訪舊主蹤跡。到埠卽訪之於楊柳樓臺。相逢握手。歡若平生。並於座上抽毫書一絕句爲贈。其詞曰。相見尤欣愜素聞。騷壇旗鼓久推君。小樓一角垂楊外。細爇爐香共論文。推襟送抱。情見乎瀾。亦足見舊主之名重雞林矣。

吳趼人不甘腰斬

名小說家吳君趼人。滑稽玩世。風趣獨絕。某年曾致消閒社主一函云。昨得一極異事。謹爲主人陳之。或可作一談助乎。僕廣東之南海佛山人也。故自號爲我佛山人。其意曰我爲佛山人也。是我字應作一讀。佛山人三字黏緊相連。不能割裂。凡知我者。莫不知此用意。乃昨日於茶室中見賣報人手執石印紙。兜賣取視之。卽日來喧傳難逃公論。花鶯鶯作狀元之花榜也。夫花妓之堪作狀元與否。與僕無涉。僕原可不必多管此等閒事。惟見花之評語下歷引時下名流曾爲褒揚之語。以作證據。謬承引及鄙人。竊念僕之於花。曾無片語揄揚。惟前襄采風報時。采風主人偶開花榜。花亦幸廁榜中。僕代作贈詩。有如此佳人合姓花之句。此特借其姓以成韻語耳。且係代人之作。豈得指爲褒揚耶。尤奇者。其引僕名字。只用我

佛二字。於萬萬不能割裂處。硬行割裂。不知是何兇父。僕與之有何仇恨。竟將區區微名。加以腰斬之罪。是真一大笑話也。請登貴報。質諸作者云云。可謂妙人妙語矣。

沈縵雲還票救人

沈君縵雲。錫山人。性方鯁。樂行善事。僑寓滬上久。居恒慷慨有志。嘗謂舉世汶汶。吾寧不爲昭昭。以自表耶。某年冬間。其僕在小東門外。拾得純泰莊。卽期銀票四紙。計銀一千一百餘兩。忻然歸以示君。君遽然起立。倩友某送交錢業董事劉君。劉立飭人送還該莊。則該莊以送票之學徒未歸。猶未知該票已失也。而送票之學徒。係三代寡居單傳。自失票大索不得。不敢歸莊。惶急萬分。幾欲自盡。比聞票已珠還。始舉家相慶。送學徒仍進該莊。沈君善演說。口若懸河。每盱衡時事。口講指畫。聽者無不動容。夙抱民族思想。爲國民先覺。于君右任辦民立報。君斥產助之。嘗爲信義銀行協理。後至東三省辦實業。卒於大連。人皆惜之。

十五 奇案摺奇

雲南寧弭縣姑逼媳姦謀殺案

清光緒中。雲南寧弭縣。民婦黃袁氏。逼媳李氏賣姦不從。挾恨商同伊女黃祖英。謀殺身死一案。案情十分殘慘。據黃中丞摺內所敘犯罪先後情形。並定擬罪名。節書其略。黃袁氏之夫黃奇珍。係縣學文生。帶同其子黃大獍。在外教讀。黃袁氏在家開客店生理。光緒二十一年十月間。有龍姓過客。赴店投宿。黃袁氏見其有錢。商令其女黃祖英。與龍姓姦宿二次。得銀六兩。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姓復至。欲同伊媳黃李氏姦宿。先給銀六兩。黃袁氏貪利應允。向黃李氏再三勸逼不從。將銀退還。次早龍姓走後。黃袁氏商同黃祖英。聲言李氏如此可惡。起意將其致死洩恨。用洗脚水調和雞糞灌食。此後黃大獍回家看望。黃袁氏聲稱李氏忤逆。責令毆打。李氏之胞兄李楨祥聞知。屢次往接。黃袁氏不准歸寧。廿二年正月廿日。李楨祥請同村衆前來。將黃奇珍。黃大獍。趕回理論。李氏說出逼令賣姦情由。黃奇珍將妻女斥罵。並令黃大獍與李楨祥及村衆服禮。說明以後不准再行凌逼賣姦。各散。黃奇珍復將黃袁氏。黃祖英。毆打一頓。卽回學堂。黃大獍未卽同去。是晚定更後。黃袁氏以李氏累害受氣。飭令黃大獍毆打。黃大獍求免不允。始拾木棒亂毆。致下。李氏睡地滾哭。黃袁氏斥黃大獍不肯重打。黃大獍復用脚踏傷李氏右肋骨折。李氏斥罵狼心。黃大獍不忍再毆。棄棍逃生。黃袁氏拾棍亂毆。李氏哭喊。黃袁氏令黃祖英將其咽喉兩手用繩捆住。並用木棍撬出舌尖。自用剪刀剪落一絀。復將其衣褲脫開。剪去左乳乳頭。並割去陰戶左邊。

皮肉一片。見李氏未死。復用木棍由陰戶戳入。當即殞命。李楨祥查知。報縣往驗。獲犯審訊。黃奇珍帶病到案。無人具保。在押病故。案定。黃袁氏因押媳李氏賣姦不從。起意商同伊女黃祖英。將李氏謀勒身死。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其勒令賣姦情形。較抑令同陷邪淫爲尤重。黃袁氏除縱女賣姦。輕罪不議外。應依抑媳同陷邪淫不從。致死滅口。照平人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該黃袁氏逼媳賣姦不從。挾恨謀殺。恩義已絕。毫無人理。而剪舌乳割肉毆戮。殘慘直同支解。滇省夷情貪利鮮恥。婦女尤多殘忍。似此事出情理之外。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黃袁氏應請旨卽行正法。以維風化。黃祖英係李氏夫婦。聽從加功。應同凡論。除賣姦輕罪不議外。依謀殺人加功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黃大樟不知姦謀各情。勉從母命。毆折其妻李氏右肋。與自行毆折不同。應於毆妻折傷滅凡人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律上再減一等。擬杖一百。折責發落。黃奇珍於其妻令女賣姦。並抑媳賣姦不從。謀殺斃命。先不知情。未能禁約。業已在押病故。應與訊無凌虐及誤用方藥之看醫人等。均無庸議。黃李氏潔身自愛。甘受慘害。至死不變。矢志洵屬可嘉。隨案附請旌表。以彰貞節。而慰幽魂。奸夫龍姓。獲日另結云云。此亦姦案中。之絕大者也。

直隸少年殺婦食陰案

燕北大河窪地方。曾出一命案。宰提兇手訊問。驗得死者係女人。二十一歲。貌頗美麗。胸前數傷。尙不至

死。惟陰戶四周。盡行挖去。餘肉亦不存留。因問何故如此殘忍。兇手某甲毅然曰。如此之人。不當挖去耶。問厥物何在。曰烹而食之矣。問何故食之。甲憤然曰。死者爲某之旁妻。向在娼寮。某愛其美。爲之贖出。另覓外舍居之。已三年矣。某本非富家。因此而田廬盡售於人。不養雙親。不顧妻子。弟兄不合。親友皆疎。皆爲彼所害。豈知彼忽心變。與外人相通。意圖偕遁。某以其可惡。念平生之罪。皆爲彼所致。然彼無此物。某亦不致如斯。因剖其物以洩吾忿。今雖死不辭也。宰得供。命釘錄收禁。申詳論抵云。

樂清馬氏母子冤案

樂清東鄉馬姓。大族也。有寡婦朱氏。夫死時僅十九歲。遺腹生子。於是矢志撫孤。子已十五歲矣。一日早起。氏見堂上一白衣女子。冉冉而立。因問爲誰。女子不答。氏逼視之。女子避入庭隅而沒。次日子又見之。氏向奉觀音。疑爲白衣大士。遂焚香點燭。許願酬神。夜夢女子至。曰。我守財童女也。有藏銀在庭隅土中。子可以豚肩斗酒祀之。必能富汝。婦醒而志之。即命子持手巾。包青蚨三百翼。洋銀二元。往市祭品。攜筐而歸。爲捕役拘住。叱問筐中何得。擲放人腿。子視之。果眞大駭。又驗壺中。皆係人血。已般紫腥臭矣。乃拘至近處局中。子歷供前事。官不信。往問屠者。則市去者爲豚蹄也。又看子貌。頗循謹。必非謀財害命之人。即使果眞。亦不敢於白晝公行市上。因偕子往問其母。以夢之事告。捕役等愈疑。即命掘土驗之。則一具

新棺如新葬者。啟視棺中死屍一具。左足已失。宛若新出於棚。遂以母子謀命上詳論死。其後未知申雪否也。

醴泉相元杰案

光緒中。陝西醴泉邑民相元杰者。饒於資。性頗鄙吝。鄉人多怨之。一日來湖北鐵工兩人。師徒也。師張姓。佚其名。徒陸姓。名西合。居村外破窖中。半歲矣。窖去村里許。會嚴冬大雪。窖中數日無炊煙出。村人心疑之。然雪未息。皆怯寒不暇往探也。既而雪霽。經七八日。仍未見兩人來村中。以爲凍斃矣。乃相率往視。至則一尸臥窖中。肋有刀傷痕甚深。面目已爲狼食殘。模糊不可辨。索張陸二人。則皆烏有矣。元杰怨家。遂指爲張某尸。誣元杰殺之。因首諸官。官詰以居窖者二人。胡獨一尸。則謂元杰或並殺之。而匿其尸。或得脫而走。嚴訊元杰。當不難水落石出。官素顛預。信其說。遽捕元杰。吏胥輩利元杰之有資也。亦從憑之。元杰年七十餘矣。驟入獄。不勝憤懣。未一月遽死。然當驗尸時。死者雖無大衣。然相衣袴。皆繭綢爲之。其相衣中。尙有一時表辦綫。悉用黑絲。決非鐵工所能辦。灼然非張某尸。必其師徒共殺一人。劫其資而逸耳。然元杰既死。亦無人爲之雪冤者。案縣而不結者數年。癸未秋。張幼樵學士奉命勘事陝西。元杰子攔輿訴冤。學士廉得其實。乃奏請交地方官覆審。而原訊之西安府知府醴泉孫令。皆鑄級。職有差。然死者

既無親屬。佐證又無一人。承審官益無從著手。案遂至今未結。

湘省瞿四婦案

瞿四者。湘省綠營兵丁。有婦甚美。富家子徐某見而慕之。無以爲計。或告以瞿有盤龍癖。徐大喜。遂入博場。與瞿周旋。瞿博負。則爲之接濟。時或贍其妻子。爰相莫逆。約爲兄弟。瞿招徐至家。爲杯酒之歡。嗣是得往來無間。瞿妻亦叔之而不避。徐益野心勃勃。而無可如何。鬱鬱不歡。因以致疾。瞿臨榻。訊其病狀。徐頗自慚。不能出口。瞿堅叩之。徐以實告。瞿慨然曰。兄慎矣。以一婦人故。使兄不起。第能驅二豎。無不唯命。徐感之次骨。遂愈。瞿歸語婦。婦堅執不許。徐復病。瞿奔走兩閒。焦灼殊甚。既而婦允。徐疾若失。明日遂往。徐鄉居。入城必以舟。舟中有長者演說因果報應之事。如淫人妻女。妻女人淫之屬。旁徵曲引。辭甚摯切。徐大感動。竟不登岸。遽歸。是夕。瞿他出。使婦治具以待。月上柳梢。而徐不至。婦虛掩門假寐。俟之。某屠戶過瞿門。思吸烟。將叩門求火。覺其未下。肩徑入室。案上酒殺錯陳。婦擁衾作美人春睡。情不自禁。遽滅燭。就榻。婦乍覺。曰。叔來耶。屠漫應之。婦審其不類。叱曰。若何人。胡入我室。屠知其不可犯。遂強擁之求歡。婦死力捍禦。屠不得逞。拔屠刀殺之。鄰右以瞿殺婦聞於官。問瞿直承不諱。問何故。不能答。徐聞瞿以殺婦被逮。意必婦不從。已謀所致。大戚。投首於官曰。殺婦者我也。問何故。亦不能答。瞿繫獄良久。無確供。臬

司某公廉而察。復檢驗婦尸。審爲屠刀致命。因訊瞿曰。汝交游中有屠戶耶。瞿曰。無之。然而每日之夕。某屠戶必過吾門。願未嘗與之接譚。某公曰。得之矣。命拘某屠戶。一鞠而服。

黔省假雷火殺人案

黔省某年春夏之交。去該省三百里縣治地方。有一鄉民家。夜爲雷火震屋。斃命三口。事聞於縣。縣令親自履勘。知其家一翁一媪。生子女二人。子娶婦。謀食遠方。久不返。女尙待字閨中。是夕遭雷火。子婦歸寧。勘畢。發善堂收殮。逾月武營失去火藥兩桶。將營卒移縣辦。令曰。罪人斯得矣。遂升堂傳審。願謂卒曰。儉火藥罪小。殺人一家三命罪大。爾知之乎。卒號冤枉。械以三木。果伏罪。初翁子遠遊。婦獨處。不安於室。卒爲其母家鄰右。從小相識。故與通焉。一日潛之婦所。於其小姑之前。春光漏洩。翁姑聆婦醜行。詬誶加之。婦因與卒設謀。必置三人死地。卒乃儉火藥來。教婦埋房中。導以引線。倘遇雷雨。你預先趨避。燃引借電。燬室。庶或可掩耳目。不圖事發。爲令所察破。卽拘婦來案鞫之。供詞無異。遂以同謀殺人申詳。正法市曹。當獄成之日。有人問令。決此疑獄。何從知之。令曰。從勘地知之。凡雷火傷人焚物。必由上而下。曩勘民家。由下而上。是以知其埋火藥假雷火也。然假雷火非成桶火藥不成。今得卒案。遂可決其與婦有姦情串謀矣。人皆拜服。

東流王三衙案

戊戌六君子之一侯官林墩谷烈士。其大父東流公。嘗有平反冤獄事。公諱福祚。以舉人謁選。令皖之東流縣。縣人有王三衙者。與建德人黃孔英相友善。孔英年視三衙倍長。三衙夙兄事之。洪楊亂後。三衙不知所往。其婦蕭尙少艾。失所天。則走建德。依孔英以居。孔英黷蕭色。欲鬻之。而取其貲。則誑蕭曰。王氏全家已殲於賊矣。歸亦無所倚。盍更嫁乎。蕭不得已。因拜孔英爲義父。而改適縣人陳氏。然三衙此時已歸東流。初不知其婦在黃氏也。會陳以事往東流。蕭囑訪求母家尙有人否。至則得其弟於城外破寺中。告以故。弟問狀。卽奔報三衙。三衙遂挾陳同赴建德。之張家鎮。面詰孔英。孔英慚懼無以對。乃令家人治酒食款三衙。而已則乘間入室中。閉戶飲藥死。孔英子憤其父之死也。則遷怒三衙。謀所以報之者。夜舁尸置山中。誣控爲三衙毆死。引路旁棄輿爲證。謂三衙既毆其父致死。而以輿載尸。棄諸此也。建德令孫某。憚往驗。檄尉某代往。尉得賄。徑以毆傷報縣。信之。輒酷刑迫三衙。使誣服。獄成。上之郡。郡守周某。以貨郎得官。其族父瑞清。方以奉常爲軍機領班章京。勢焰甚張。周守倚其勢。頗驕縱。蔑視上官。東流民羣聚赴郡。鳴三衙冤。守下其事於公。公以爲三衙既殺人。且以輿舁尸入山。必不肯棄其輿。召人蹤跡。且輿夫未得。竟以一輿定殺人罪耶。乃飭役先緝輿夫。竟得諸鎮上。蓋輿夫本三衙族兄弟。孔英死。翼日。方在鎮上。

觀劇。黃氏得之。謂卽載尸入山者。公謂輿夫雖未同謀殺人。然爲兇手載尸。卽不能無罪。乃不遠颺避緝。而尙在鎮上觀劇。此非人情。輿必非載尸者。研訊之。則三衙有族父。設肆鎮上。適有疾。家人以此輿來迎。輿至而病已痊。不遠歸。輿夫無所事。偶出門觀劇。爲孔英子所見。而因以誣之也。獄上。周守大怒。駁使夏鞠。公不可。乃撫公他事。以詳參脅之。公卽至省。見大府。力請剖棺驗孔英尸。開棺檢驗事大。皖省數十年無行之者。制府沈文肅爲檄召江右某名作。作來年已八十餘矣。旣開棺。孔英尸果現。服毒狀。周身無一毆痕。孔英子始服誣告罪。而周守孫令皆鑄職去。公復任東流。父老歌泣相迎。至以其事編爲戲劇云。

十六 趣譚擷趣

流過幾回水

王霞軒觀察善談諧。嘗勸人莫作狎斜游。其人答曰。亦不過行雲流水耳。霞軒曰。究竟行過幾回雲。流過幾回水。閣座大笑。

做鐘撞和尚

姑蘇城外有男女二人。自幼同居同學。後遭亂流離。不相見者十餘年。男長爲僧。女長爲娼。一日女適入

廟進香。見僧驚曰：汝非某郎乎？僧亦驚曰：汝非某姑乎？皆曰是也。因共述亂後蹤跡，彼此歎息不已。女曰：皈依佛門，是大好事。僧云：有何好處？不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不如汝遠矣。女答曰：我亦有何好處？不過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耳。聞者粲然。

標飄漂

四明游狎子。家赤貧而喜狎邪遊。僑寓滬濱。日徵逐於花柳場中。衣服車馬。恣所嗜好。而北里姬爭相結納。或詢其故。游狎子曰：世之善博者。有三字訣。曰：等、很、滾。抱此訣。無往不利。僕以爲善嫖者。於潘鄧鐵驢狗外。有三字曰：標、飄、漂。僕之所以得法者。此也。於是箋註家爲之釋曰：標。現於外也。朽糞土之牆。留還珠之櫃。虛其裏而好其表。赫焉煥焉。孟子所謂宮室車馬衣服是也。飄者。不定之貌。如風絮如遊絲。聽之有聲。逐之無形。恍兮忽兮。寂兮沒兮。其卽今世俗傳滑頭之謂乎？漂。從水票聲。浣濯之謂。昔有漂得氏者。漂母是也。比夫嫖債鱗鱗。起臺高築。腰纏已罄。阮籍途窮。則漂之功大矣。

奇文獨賞

文人好弄筆墨。往往訂書一本。不著一字。先署書面。大約四字者居多。強效風雅。可發一哂。有客訪友。見案上琴書。陳設楚楚。閒坐繙閱。見有一小本。裝訂甚美。署曰：奇文共賞。及翻三頁。不見有字。至末頁而止。

蓋字碑也不覺笑曰。奇文何在。其人辨曰。奇文者全在空處著想。但取其神而已。若以形迹求之。則近於鑿矣。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客曰。然則須改一字曰。奇文獨賞可也。其人拍案曰。誠如君言。

居心不正

南人最多痔疾。吳諺有云。十人九痔。其疾雖不足以困人。然亦如骨之疽。拔之不去也。滬人某甲。一日閒行至大馬路。痔病驟發。蹣跚不能舉步。急喚東洋車。坐於車上。左坐則礙於右。右坐則礙於左。西歪東倒。無一刻安寧。車屢欲傾翻。車夫大爲所難。大罵曰。我在滬上拉東洋車。歷有年所。閱人多矣。從未見有居心不正如君者。吾不慣與小人乘。欲推之使下。某不肯。經旁人詢其有痔病之由。車夫無可如何。仍拉之而去。

尙有第二箇來

四馬路四如春點心店內。油煎饅頭。最爲馳名。以肉皮漿抹入餡中。迨至煎熟。其湯融融然。食時必須先以口徐吮之。其湯始不下墜。苟不得其訣。則遽嚼一口。其湯自指流於手。手一揚。自手流於臂。臂一揚。又自臂流於背。直至臀尾而後已。一日有某甲。貿貿然來。喚吃油煎饅頭。時坐客已徧。遂與某乙搭桌。叉角相向。甲腹中飢甚。急不能待。堂倌將饅頭送上。舉筋大嚼。其湯如矢。直注某乙面上。如洒噴筒。甲低頭而

吃。不暇顧問。乙不怒亦不言。堂倌見之。急以手巾送乙擦面。乙徐徐搖手曰。不必不必。少停少停。此公緣吃第一箇。恐一經擦去。尙有第二箇來也。

要錢不要命

徽人某甲。因事至滬。偶至大自鳴鐘一帶游覽。有煙妓見其鄉曲可欺。適巡捕又不在目前。遂扯其衣襟。挾之入室。甲不可。妓故撻之。甲頰發於面。大喊救命。過客調之曰。若輩要錢不要命。君如惜命。不惜錢。破費佛郎一枚。便可超生樂土矣。

上下五千年

有老元緒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居址。以勾欄起家。娶妻生子。子生孫。孫又生子。踴躍滿室。亦大好福氣也。值其壽誕。賀客盈門。禮儀紛集。有某送一匾額。題曰。上下五千年。人不解其何謂。某曰。龜者千歲物也。龜子龜孫。生生不息。居然五代同堂。豈非上下五千年乎。

請打巴掌充酒面

有某甲者。富人也。性健忘。且極慳吝。曾約某乙至寓吃酒。不過口頰言語。照例周旋。言罷即已遺忘。再隔一夕。更拋在爪哇國中矣。孰意乙固信人。如期而往。坐待半日。絕無具酒意。甲須臾入內。良久出。舐嘴抹

脣蓋已背客飽餐矣。仍舊相陪清坐。乙飢腸轆轤。頗不可耐。乃起立告辭。以頰相向曰。請爾打我兩箇巴掌。甲曰。是何言也。豈有此理。乙曰。有箇緣故。我來人咸知是君家招飲。今雖未飲。亦須裝出飲酒形狀。爾之體面。亦我之體面。故特請重重打兩掌。一掌作五分。兩掌作一兩。暫當燒刀。庶幾雙頰齊紅。以便假充酒面也。閣下以爲何如。

壯夫不爲

清季崑山某丙。不學無術。粗識之無。聞人言八股無用。比之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丙拾人牙慧。龐然自大。某年友人勸其應童子試。丙本屬門外漢。縣試首場題。爲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自朝至於日中。不成一字。忽發憤大書壯夫不爲四字於卷面。納卷而出。縣尊見之。批示頭門曰。某童既屬壯夫。卽不應來觀場。既觀場而曳白。膽敢狂悖如此。本宜嚴究。姑念愚駘無知。從寬免議。人縣有良言示汝。本日場題。卽汝終身用之不盡。如壯夫論語未讀。竟不必另讀他書。卽將此二語日讀萬遍可也。壯夫其知之。

飯菜不相逢

有北客三四人。自天津至滬。同住棧房。三人者皆善啖。幡然大腹。有兼人之量。棧房中肴饌。本屬寥寥。不禁大嚼。以三人狼吞虎咽。未到幾箸。杯盤半空。每至菜擺上臺。飯未盛來。預先吃菜。彼爭此搶。至飯齊之

際僅有湯汁而已。遂不問其白飯黑飯。霎時數碗亦復吃完。如先盛飯而後端菜。則吃飯已罷。再行空口吃菜。其隔壁有客見此情狀。不覺失笑。因口占四語以嘲之曰。菜來飯不至。飯來菜已空。可憐菜與飯。何日得相逢。

蛋殼不可動

金陵閩中某號之板上。有一洞如洋錢大。以半箇蛋殼嵌入其中。并題數語于號板云。號板有一洞。蛋殼補其空。寄語號中人。見之慎勿動。動者又何妨。今科必不中。語謔而雅。似爲士子所戲弄者。不知誰人坐到此號。必欲唾罵也。

清慎勤

世之好官。必稱曰清慎勤。此三字。口碑中之最美者也。或謂今時尙又麻雀之戲。可將清慎勤三字移贈。蓋又麻雀。人人喜做清一色。豈非清乎。每至聽張之際。必相戒曰。條子不可亂發。筒子不可亂發。中發白板。尤宜留意。豈非慎乎。自此風盛行之後。上自士大夫。下至負販者流。以及閨閣嬌娃。青樓妓女。人人爲之。百事俱廢。樂此不疲。竟至不可一日無此君。日不足。繼之以夜。十六圈廿四圈。在所不辭。豈非勤乎。

非孔子之後裔歟

某甲至天仙茶園觀劇。歌吹喧闐。見有紅其面而黑其鬚者。手舞足蹈。甲顧之甚樂。移時演定軍山一齣。甲曰。身穿八卦衣。手搖鵝毛扇。道家裝扮。是何人耶。乙告以此乃劉先主之丞相孔明也。甲曰。不差。不差。子言誠不我欺。此非孔子之後裔歟。

稱款開捐

昔胡公壽爲人書畫。其稱款從不加以大人二字。牢不可破。猶有古風。自清季捐班冗濫。大人充斥。各書畫家。相沿成習。隨風而靡。不能去此二字。而一般求書畫者。亦卽以此二字爲兢兢。其甚者。則捐有同知職銜者。於大人二字上。猶當加以司馬二字。其捐有道銜保列道班者。于大人二字上。尤當加以觀察二字。苟不其然。心滋不悅。于是藉書畫以圖衣食者。遂無不少貶其節。極意恭維。因之諂媚成風。而世道乃不堪聞問。曾有人爲籌一策。謂似此惡俗之稱呼。合當於筆資外別加潤目。如欲稱明府者。加潤若干。欲稱別駕者。加潤若干。等而上之。繼長增高。不少遷就。自他有耀。於己無虧。似亦無傷於筆墨一道。且國家旣已不嫌褻此名器。加之闐闐市井中人。則凡藉毛錐以求生活者。亦何必高自位置。以致道之不行耶。惟是稱款之間。亦開捐例。未免貽譏大雅。而爲九原下之公壽所不齒耳。嘻。

洋監生

清光緒間。滬上有馬某者。與人訟。懼不勝。其友童某曰。現在官吏。最懼洋人。子若具洋監生頭銜。不患訟不直。馬叩所謂童曰。子先捐一監生。而後投入教會。卽爲洋監生矣。馬依其語而進行。訟果勝。案結後。洋洋自得。先拜客祀祖。并張報條於門。以示榮耀。寒儒采芹攀桂。無此煊赫。沈北山太史。作歌嘲之曰。門前黃狗叫。忽聞京報到。穿起衣冠拜祖宗。祖宗嚇一跳。祖宗問道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嗣孫答道債可放。穀可糶。捐箇監生轉箇竅。祖宗又開言。若是文官。定邦定國。若是武官。提刀殺賊。若是道士。法官。畫符捻訣。若是搖灘寶官。看清骰子點色。嗣孫又答道。安不得邦。定不得國。提不得刀。殺不得賊。畫不得符。捻不得訣。搖不得灘。看不清色。不過費用幾箇臭銅鈿。捐著一箇天誅地滅。聞者莫不捧腹。

吃在身上

吃在肚裏。著在身上。形容好撐場面之徒也。此二言習聞之。毫不足怪。及聞善於翻案者之言。則曰。吃在身上。著在肚裏。是則不能不深求之矣。夫著在肚裏四字。冥搜之。猶有可得。蓋其人貧不可耐。將所有衣服。付諸長生庫。而日以自給其食。是著之者。果在腹中矣。乃吃在身上。則苦於不得其理。或曰。試躑躅於福州路廣東路諸處。見有衣服整潔者。皆窶人子也。途中遇人。叩以何往。則不曰某校書家雙樓。卽曰某詞史家飲酒。或則番菜。或則消夜。不能指定。偵探之。則一班滑頭子弟。藉衣服交友而博飲嗜者。所以云。

吃在身上也。

不得不苟延殘喘

世俗遇父母之喪。凡用哀啓者。其結尾數語。必曰窀穸未安。不得不苟延殘喘。勉襄大事云云。積習相沿。千篇一律。固不可以爲訓者也。有善於談諧之某君。偶見某姓哀啓云云。不禁啞然曰。原來如此。無怪世家大族停棺不葬者之多也。人問何故。則曰。若一律埋葬。則不得苟延殘喘矣。聞之可以一笑。

十七 崑仙靈判

浮石散仙判海上羣芳

羣玉山樵者。淡於榮利。不慕仕進。性嗜遊。足跡半天下。尤好扶鸞。爐香囊沙。恆以自隨。每當獨坐無聊。輒焚香出囊沙傾盤中。與鬼怪仙狐相酬對。所錄鸞詩。積久成帙。清戊戌夏間。薄游滬濱。有友李君延之。請仙。夜三鼓。山樵如約而至。焚香飛符。少頃。筆懸空。圓轉如飛。繞盤數十匝。忽然停止。徐示降壇詩曰。貝闕珠宮迺選開。驂鸞舞鶴共徘徊。朝回五嶽天將曉。萬頃滄波洗眼來。吾乃浮石散仙是也。今日諸君見招。有何賜教。山樵以李君在此對。崑乃盤旋大書曰。余耳君名久矣。君平章風月。嘯傲公卿。豔福清標。神仙

亦羨。未識近今游興何如。亦有所當意否。李君曰。僕十年浪跡。五蘊皆空。萬紫千紅。視同浮幻。無所謂當意。亦無所謂不當意。視縱夢夢。而心殊了了。絕不着一毫塵漬也。此書曰。君悟澈禪理。大可清談。蓋不如此。不可與言。李因舉海上名花二十餘人。請虬仙一一判示。散仙各判以詩詞一二語。謂將一千人前因後果。包括無遺。其詞如下。

問陸蘭芬。判天下多美婦人。此其首選歟。鷺立蘆花秋水明。問何解。不答。問林黛玉。判天長地久有時盡。歌筵舞榭中詎有盡期耶。寂寞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問金小寶。判借問路傍名利客。何如此處學長生。問傅鈺蓮。即昔之曹夢蘭。判富貴何如草頭露。問花麗娟。判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問王秀蘭。判知己從來不易知。人生老大須恣意。集高渤海句贈之。問王秀林。判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問張書玉。判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問陳雪卿。判舊人唯有何哉。更與殷勤唱渭城。問林月英。判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問李雪琴。判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問金麗卿。判驀然見五百年風流雙窈。長留一劍報君恩。問范彩霞。判肝腸似雪。意氣如虹。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問林寶珠。判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問徐琴仙。判夜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問陳翠娥。判孤帆遠

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問高月鴻。判可憐金谷墜樓人。問小如意。判高堂舞榭鎖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問林鳳寶。判今年春色早。應爲剪刀催。問金佩琴。判小橋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問周桂林。判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問張寶寶。判得好休便好休。問謝二寶。判可憐飛燕倚新妝。問王慧娥。判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按所判各人。後來結果。是否應驗。無從一一查攷。惟就老上海所知。如林黛玉。庚子拳亂時。適往津沽。於戎馬倉皇中間。關出走。備嘗艱險。判詞所謂江山搖落。何事天涯。正相應合。又金小寶。於當時各妓中。結果最佳。嫁陸某爲正室。伉儷相安。陸爲海上名人之一。金至今猶健在。正果克成。後福無量。判詞所謂何如此處學長生。似非漫然而發。至路旁之路字。似尤與其所天。之姓有關也。又林寶珠。以歌唱過勞。不克永年。曹夢蘭。以狀元夫人。重墮孽海。判詞皆甚顯明。其他諸人。非老上海所知。不敢妄贊一詞矣。

啜墨山莊之乩詩

鄭君冠芳。工詩文。善長短語。而於靈素之學。尤能窺其精微。乙酉春館五都余氏啜墨山莊。其處小有園林。地勢寬敞。窗明几淨。水木清華。頗具幽曠之致。一日其友王卿雲偕客往訪。冠英逆入。見齋中設列扶

鸞具。凡壇中沙盤墨判等罔不備。王曰。君藉神仙之術。遊戲人間。然嘗借技於人。非此仙所自有。倘有不
知韻語而能詩。不知岐黃而能醫。則此術誠可信矣。冠英曰。君言固自近理。但常擬以腹稿。至畫沙時。往
往心意慌亂。追溯輒忘。制勝出奇。絕無佳句。而此則信手飛運。左右如意。若不由人之自主者。而詩詞聯
語。文判藥方。隨手而成。雖有宿構。亦不能如此之速。且仙才敏妙。過於其人。平日有十分之功。至此則有
過之無不及也。王曰。問休咎驗否。冠英曰。數日前有童生數輩。問小試利鈍。所召之仙。爲回道人。判云。二
月山城未見花。春來百草長新芽。諸君都是青雲客。薄采芹香直到家。衆大喜。以爲必售。及案發。盡落孫
山。因思二月山城。早已有花。其不見花者。蓋隱指不售也。客因請扶乩。卿雲曰。須邀能詩仙人。請其吟咏。
才果在君之上。方能深信。冠英曰。是何難哉。爰焚香默禱。書符紙焚之。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已而手持
乩架。若有所待。壇場肅穆。聲歛不聞。未幾。乩動。大書一呂字。冠英曰。呂仙至矣。速叩請。卿雲與客伏地。請
賜佳章。乩大書曰。余頃自東海斬惡龍。歸道經此地。蒙居士邀留作詩。即事口占二絕。此間雞犬亦神仙。
信是桃源別有天。覺得春風都著意。綠楊如畫柳如煙。九十春光已盡頭。連天大雨漲江樓。明朝定有新
鱗上。分付仙童理釣鈎。蓋黟縣有桃源之稱。夾岸桃花。沿隄楊柳。李白嘗深慕之。時正三月。兩日前大雨。
至此始晴。故詩中道及之也。方欲再請。乩書須赴玉京覆命。居士欲結焚香之緣。異日再至。乩遂寢。忽又

動書華陀到壇。有二十八字。博諸君一粲。詩云。逍遙時節且逍遙。兩箇葫蘆一擔挑。行步又來三尺地。茶香酒氣可憐宵。書畢寂然。少頃乩又動。書趙師道至。趙爲嘉道時皖中名士。好諧謔。以十七字詩著名。卿雲叩之曰。先生十七字詩。膾炙人口。今請賜教。俾晚生再見一斑。乩遂書曰。做鬼亦可憐。夜臺不見天。猶有難言處。祇寫十五字。忽不動。王祝曰。尙有兩字如何。乩又書曰。要錢。諸人皆笑。乩亦止。時已薄暮。冠英乃焚符請退。

太白酒仙判武榜

光緒某年。武闈未揭曉之先。嶺南鄭生。與二三友人。潔治精舍。焚香稽首。請仙降壇。乩示粵省武舉之應制科考姓氏。維時太白酒仙駕臨。所書之字活潑潑。饒有當年醉眠長安趣味。生因默叩曰。是科與某同姓者。一枝雀翎。何人可戴。乩卽書云。挽鬢堆螺髻。催妝報捷先。阿儂真有福。嫁得婿朝天。初固茫然。後榜發。知有鄭繼光其人者。選入宿衛。方悟詩中首句。卽應其名。蓋髻與繼字異音同。挽鬢堆雲髻。髻因之而光。非繼光而何。後察悉其人。獵取功名念切。以故未有室家。則後二句亦驗矣。

譚瀏陽降壇詩

戊戌政變。六君子被戮。翌年粵東某富戶請乩。乩書吾譚嗣同也。附詩一首云。亞陸已無華世界。輪迴尙

有淚洩瀾。這回莫問人間世。渺渺天風送玉鸞。又湖北是年元旦。剛到四鼓之時。鄂督署內驚惶傳呼。各兵雲集。忽空際光明。儼有人影三兩。騰空而去。中坐者約略可認。有素識者。確指爲譚。但有見有不見。而半天光明。則固衆目所共睹也。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是理之常者。無足怪矣。

碧秋女史卮書小令

無錫余成之上舍。述其嘗與朋輩請卮。有碧秋女史到壇。專作小令。自後無日不至。惟但許人和己之作。不肯和人之作。而詞句清豔。直造兩宋名家。有十六字令云。鍼刺鳳描鸞。用意深。紅絨線。吐向粉牆陰。芊綿清麗。香口如聞。不知何代閨秀吟魂。遊戲人間也。

十八 幽怪閒譚

蔣小畹失扇冤死

蔣小畹。松江才女也。能詩善書。楷法精妙。適霽上莊生南田。生頗有文名。既詠好。遠伉儷甚篤。莊與沈西亭。茂才友善。沈每至莊家。夫婦皆不避。一日小畹赴西門外觀音寺燒香。遺失一扇。越數日。沈至莊處。又麻雀戲。邀其友韓姓至。韓手握一扇。莊取視之。則妻物也。上有小畹自書春閨雜詠數首。詩云。春來愁緒

爲郎賒掛起疏窗六幅紗。幾樹粉榆渾似繡。堦前吹落亂飛花。窗紗深暈綠模糊。半是苔痕漾有無。貪看
 棲梁雙燕子。一時拋卻繡工夫。無情沒緒軟於綿。春意撩人倦欲眠。夢裏不知巢燕去。香泥拋墜繡牀邊。
 香銷金鴨撥餘灰。軟倚菱花懶不開。只有打毬贏笑語。一回破闕上眉來。東風小立碧桃邊。無力腰支軟
 似綿。分付紅兒添半臂。薄寒輕暖杏花天。花期辜負幾番休。鎮日相思鎮日愁。只爲隄前楊柳綠。阿儂不
 上望春樓。玉樣溫存水樣柔。三春情事太綢繆。枕邊細數團圓夜。除卻離家總並頭。悶雨連朝放日光。眉
 稜愁重懶梳妝。不知春色添多少。一夜新紅上海棠。眼前光景幾番新。爲約尋芳結比鄰。不是同游情興

。紅萬紫爲誰春。深閨久不畫長眉。一半湘簾盡日垂。小妹幾番呼鬥草。弓鞋無暇繡花枝。淡淡煙籠
 新漲綠參差。斷霞一抹明天際。正是深閨憶遠時。墜地烏雲信手蟠。梳成新樣鬢團圓。恰如
 十五嫦娥面。任爾嬌顛倒倒看。下書小曉自書近作。莊生閱竟大疑。問所從來。韓曰。前日晚歸於觀音廟
 前拾得。莊曰。此是山荆之扇。未必輕易失去。莊正向韓詢問。滿腹狐疑。沈茂才在旁一笑。莊不言而心益
 疑。二人去後。莊入內問小曉。近日曾失何物。女曰未也。莊出扇示之。女始知之。又見良人面色不佳。因力
 辨其事。莊曰。汝不須辨。沈西亭已知其細。尙瞞吾耶。女向天矢誓。莊曰。誓亦空言。否則沈何以竊笑哉。遂
 自誦女子無才之句而出。女無以自明。遂入房自縊。其魂訴之地府。以爲沈生一笑。致夫懷疑。死於非命。

冥王命拘沈對簿。沈極口抵辯。以爲無罪。王問何故旁笑。沈曰。當時之笑。實出無心。小碗非某所害。女曰。妾夫與汝至交。使當時汝以一言解疑。斷無今日。乃汝非但不言。竟作冷笑。可知此笑可眞可假。似訕似嘲。出入甚大。妾非汝之一笑。何至輕生。今當相抵。冥王曰。沈生。汝知陽間律法乎。有心是故殺。無心是誤殺。小碗之死。雖非汝陷。總由汝一笑所致。莊某之疑。人情不免。士君子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今卽以誤殺科罪。亦屬應當。汝本有科第。今罰令削去。汝罪尙不至死。可速歸。女亦不敢再爭。因謂沈曰。妾有二詩。付汝攜寄莊郎。沈曰。陰陽殊途。何能攜去。女曰。此詩妾於絕命時。藏在房中食籃內。可令郎君取之。沈曰。諾。鬼卒遂送沈回家。比醒已死一日矣。家人以其暴死。正在傷悲。及甦合家大喜。沈備告前事。送信莊南園。取視食籃。果有二詩。其句云。傷心薄倖竟摧殘。此恨重題骨亦寒。寄語郎君須子細。可知小玉玉仍完。湘管花箋惹禍胎。此心銜恨未能灰。欄前試向梨花問。那有韓香贈夜來。莊讀竟。雙淚潸潸。追悔不已。嗚呼傷已。

彭絳仙被蠱桃妖

絳仙姓彭氏。庖人女也。雖出自蓬門。而秀慧罕匹。年十七。愛花成癖。花開則珍惜備至。花落必泣。以爲常。平居弄月吟風。每有西子捧心之態。會清明。隨母掃墓。墓旁有桃花一株。紅蕊繽紛。含嬌若笑。女見而愛。

之手折一枝歸以插於瓶。終日對之。惟恐其凋落也。一夕將就睡。忽有美少年臥於牀。緋衣絳幘。面如凝脂。雙頰斷紅。倦眸欲化。因念曰。天下豈有此美男子哉。欲奔告父母。情不忍。足亦止焉。低聲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少年醒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女曰。伊何人者。在我闔兮。少年曰。我陶三郎也。蒙卿愛我。我故來。不然則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也。女曰。屈殺我哉。然君來。倘父母知之。奈何。少年曰。卿勿憂。姑假我一夕之宿。何如。手指窗外曰。似此風露侵人。卿亦何忍使我深夜安之乎。女遂不言。和衣而睡。少年乃解襦寬帶。伏而求歡。女初不肯。少年長跪哀之。女歎曰。無可奈何矣。遂與繾綣。枕股交臥。遽然同夢。及東方既白。女星眸乍啓。少年已不知所往。自此每夕少年必在室中。亦不知其何自來也。一日女與少年對坐。女指桃花曰。三郎面似桃花。少年曰。花卽我也。我卽花也。何似之有焉。女笑而不信。少年曰。卿不憶清明之日。攜我俱來耶。女大懼。又欲奔告父母。恐事敗於己。不敢亦不忍。遂安之。久之。女漸病。玉顏憔悴。飲食減於常。父母延醫治之。卒勿愈。每聞女室中笑語聲。入視則無有也。又數月。女病益甚。父母見案頭桃花灼灼如鮮。時已新夏。以爲怪。折而棄之。女大哭曰。花者兒所以生也。花死。兒其死乎。一慟而絕。噫。薄命桃花。多情倩女。同歸於盡。吾當爲絳仙一哭。

魚妖變官肆淫

閩中某處衙署之側。有一枯井。上引巨鍊。鎮巨石焉。聞父老傳說。該處初爲府治。置有守官。時一郡守挈眷蒞任。夫人美而賢。守亦有政聲。退食自公。閨房之愛。有甚於畫眉者。一夕夫妻方寢。聞人叩門甚急。似將告警。守遽起。開戶燭之。門闢。身仆。旣而復起。夫人聽悉。亦持火來照。察守無恙。詢知門外無人。料係誤聽。卽入臥室。衾枕狎暱。綢繆臻至。但覺守身畔有一種腥氣。卻不知所自來。以是細故。置不問。居有頃。值天師入覲。道出彼都。各屬牧令皆出迎迓。獨守稱病。委屬持手版赴行轅道歉。天師曰。彼旣不來。宜令其夫人代行。屬官回稟。守逼於勢。莫可如何。強飾細君往見。天師傳入。謂曰。而夫固無恙乎。夫人歛衽對曰。妾夫患探薪憂。不能造朝。仙闕伏惟恕罪。天師笑曰。業障欺吾太甚。爾事仇爲夫。尙不省覺耶。夫人曰。妾夫固在。何云事仇。天師曰。是非爾故夫也。魚妖也。爾欲與夫雪仇乎。吾當除之。夫人驚泣曰。是果非夫。卽是妾仇。除之何憾。天師遂執指書符。令持歸。守覩符戰慄。向塵亂灑。衣袍委脫。身變爲魚。粗鱗巨口。化爲狂風。奔投天師案下。乞命。天師召夫人至。指曰。而夫葬是魚腹。寧不知耶。爾與是有宿因。但不應此時完合。爾夫與其無怨。竟被吞噬。法該償命。姑念其修煉功苦。慎職愛民。免其一死。錮禁枯井。使其不見天日。由是夫人始悉守傾跌後腥風撲鼻之故。遂招魂家去。矢柏舟之誓焉。

夜叉啖魄

唐代小說載哥舒翰。其愛姬。停屍室中。翰情不能捨。夜半伴屍而坐。怪風陡起。燈燭盡滅。忽見夜叉數輩入室。攪屍而啖。頃刻立盡。翰不覺痛悼失聲。急起操杖逐之。夜叉驚駭遁去。回視屍首。則依然如故。始悟所啖者。係未盡之陽魄。並非真形骸也。翰後大貴。故夜叉亦避其鋒。余友計葆齋。早歲嘗隨其尊人遊幕山東。時值匪亂。道路阻梗。計從某縣赴省。探其尊人消息。因貪趕路程。誤趨僻徑。時夕陽已墮。四無人烟。惟見山麓有孤廟一所。推扉而入。閱其無人。遂坐拜墊上。閉目養神。忽聞遠處有呼救聲。漸呼漸近。繼聞呼聲愈急。已至廟門。計君恐係匪人劫財。不敢出探。潛匿神龕中。從板隙窺之。旋見數鄉人縛二人至廟。勒殺之。委屍而去。計驚駭欲絕。屏息不敢少動。俄而新月微明。蟲聲四起。淒人心脾。計伏久倦而欲寐。忽聞笑聲起於牆外。瞥見一人飛入。披髮赤身。巨目大口。形狀可怖。知爲夜叉。夜叉見屍而嗅。笑聲大作。向外拍手。旋見又一夜叉飛入。互將屍首攪啖。仍拍手大笑。越牆飛去。計君心膽俱碎。蜷伏至天明。踉蹌而出。見二屍仍在庭中。始知昨宵夜叉所啖。乃魂魄而非形骸。與哥舒翰事。相引證。

趙孝廉見鬼

皖南趙孝廉。生平無惡不作。魚肉鄉里。道路側目。一日或喧傳曰。趙孝廉死於上海某客棧矣。或言數日前。尙遇諸四馬路。不聞其病。何死之速。或曰其死甚奇。某日向午。趨出外。見有八人隨其後。知其爲鬼也。

亟趨第一樓茶肆。坐甫定。則八人施施從外來。趙驚駭異常。而他人不之覩也。尙有隔座相識與之寒暄者。趙唯唯而已。旋即起去。鬼復隨之行。自思不可回棧。遂入南懷仁里滬園浴室。鬼竟不至。心竊喜。解衣磅礴數時之久。無去意。時已三鼓。浴客漸稀。浴室主人促之。趙乃出。見鬼候於門外。大恐。飛步至兆貴里林姓校書家。囑卽備酒。問客凡幾。曰僅我一人。趙素稱豪奢。妓館信之。當卽治具陪飲。並遍召名花侑觴。趙舉酒四顧。見坐於牀倚於榻者。無非鬼也。此時真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矣。思借酒力以壯膽。遂與諸妓拇戰。痛飲大醉。而心殊了然。娘姨詰曰。天已曙矣。大少終夜勞頓。似宜少休。趙視坐者。環列如故。不敢就臥。不得已。喚馬車送至棧。而鬼已先瞰其室矣。知不能免。乃爲其僕縷言之。頓覺胸中作惡。頭痛如裂。因臥於床。俄頃起立。口出狂言。似與人爭。僕出急爲延醫。醫未至而趙已卒。

陳某斷獄被控

都中刑部老吏爲余言。光緒中河南司主稿陳部郎者。治獄有聲。時某章京已逐僕人某。瞰主母色。豔乘章京入值。挾刃前往敲門。婢不應。許以重賂。始啓門。令入。主母不從。遂刃之。事覺獲案。僕論凌遲處死。婢論斬決。稿卽陳手定也。一日陳因有要案。辨色而起。欲趨署辦公。顧時尙早。遂衣冠假寐。猝見卑衣持帖入。書主人有事相商。同乘車往。捷如風。路經前門內西交民巷。一老者荷豆腐擔立。爲車攔。翻不顧而去。

比下車視之。乃城隍廟也。城隍出迎。延請上座。寒暄畢。城隍曰。今有人控君濫殺無辜。出卷示之。卽婢僕一案。陳曰。可令入質。斯須婢攜頭上階呼冤。言童子何知。遽處駢首。陳曰。旣云無知。胡知得其賄也。婢無語。撲地化爲烟。城隍拱手曰。明公判斷甚確。然嗣後他案。尙望留心。卽送陳出。抵家被石絆而醒。乃命僕人赴西交民巷審視。見果有豆腐擔翻倒於地。詰其故。言天甫明時。有旋風一陣。將擔捲倒。陳乃出資償之。慨然曰。小民情僞百出。治獄二十餘年。他案難。無濫枉。於是託疾致仕。

女鬼飲恨吟詩

夢花生客西冷。寓某姓廢園。一夕月明如水。閒步荒垣斷礎間。猝見叢竹內一淡妝女子。倚竹凝佇。姿容嫵雅。而眉黛慘楚。不可名喻。生疑係大家閨秀。潛起就之。倏忽不見。而牆牖遺有七絕四首。墨瀋猶未乾也。其詞曰。月上簾鉤轉柳陰。臨行幾度復沉吟。鬢邊卸卻釵頭鳳。恐冒花枝驚妾心。薰籠斜倚數羅更。花影橫窗月色清。猶恐小鬟眠未熟。隔屏低喚淪香茗。妾心誓作井中波。其奈郎心如紙何。莫道十郎情薄甚。玉兒畢竟締絲蘿。綺夢霏微渺紫烟。不堪重讀會真篇。紅顏力弱難爲厲。長守泉臺又幾年。詞旨凄婉。不堪卒讀。明日詢之灌園叟。言園係某大姓邸第。大姓有女。年及笄。悅中表某。越禮焉。遂訂婚娶。而某復有他遇。卒負約。女雉經死。叢竹卽其埋玉處也。

沈茂才冥中判案

太倉沈茂才。自言爲冥官。三五日輒往訊案。無論晝夜。必有人執柬相招。遂乘輿而去。書吏侍案側。卷宗堆滿案上。易結者一二次卽了。難結者雖數年不能斷也。衣服宮室。皆與人世同。有茶可飲。但不能食物耳。某年沈寓金陵。會時值中秋。太守宴客。座中有某統領。沈默語客曰。某統帶見余有權色。客問其故。沈曰。吾已鞠問兩次矣。問何事。曰。某歷年尅扣兵糧甚巨。現在冥間控告者約五百人。推鞠再三。案無遁飾。不過三月。此案卽須發作。恐不能遁也。迨冬至。某衙參回。下馬絆跌。遂中風不起。

心邪入夢

琴川某生。博學多聞。讀書於某郊西寺。嘗夢見一女子。導生至一處。室中陳設精雅。有梅妃春睡圖一幅。懸之座隅。餘都不甚記憶。小院有梧桐一本。階前多植鳳仙。簷下懸白鸚鵡架。生與女遂成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杭州某寺內。見有一院。梧桐鳳仙。以及簷前鸚鵡。宛然夢中所游。生因習岐黃術。聞院中係某宦寄居。女有美才。長而未字。近得心疾。會有友荐生爲之視疾。迨入室。則陳設精雅。壁間畫幅。尤歷歷夢境也。切脈旣畢。褰幃審視。不特生驚疑欲絕。女亦容色頓異。蓋向所遇乃女之魂也。又吳興劉生。夢入一倡樓。與羣妓狎飲。暱一姝。遂與定情。後每夢必至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

襲衣。亦心邪所致。嘻奇矣。

再婚媒受冥刑

劉某。常州西廟溝人。一日猝嬰奇疾。手足拘攣。狂呼徹夜。言生平無他過犯。惟爲再婚媒四十餘次。今爲該婦等前夫聯名告發。冥王大怒。令入阿鼻。受諸種種惡刑。今已受畢。然陰律甚重。須仍斬決。限明晨處斬。行刑者卽素充劊子手之唐某也。唐係故人。求之或可有效。促子往求援。子未信。屆時大叫一聲。喉中血一縷濺於外。已隕命矣。子大駭。急詣唐。遇唐於途。唐言頃得一奇夢。見冥王令決囚。囚非他。卽汝父也。不得已閉目刃之。各述其事。咸深駭異。

鬼妻

涿涇李某。彈棉花爲業。八歲時聘定胡姓女。與李同年。十八歲女以療疾亡。李困於家貧。無力續聘。遂作鰥魚。越數年。李一夜薄醉。孤臥。忽聞叩門聲。啓視之。則絕妙女郎也。自言涇涇胡姓。夜深失路。來此寄寓。李大喜。納之。并自煮晚餐。以燒酒素肴相餉。殷勤勸進。女頹然醉臥。竟不能支。李色膽如天。竟與女亂。天甫明。女醒而起。謂人言可畏。須避嫌疑。一若不知昨宵事者。李無奈。任其自去。越七日。女夜間復至。李復納之。綢繆備至。夜漏將殘。李有友人名阿三者。忽來叩門。初不納。叩之急。始出拔關。燈下見女衝出。阿三

失色大驚。問此女何來。李不敢告。阿三曰：君無蹈殺身之禍。此爲胡女。卽君之前配也。某與貼鄰。向識其面。君如不信。可出門觀之。李驚懼異常。急出門追之。杳無蹤迹。但聞呀呀數聲。自是不復至。

布客遇山魃

安徽廣德州在萬山之中。峻嶺叢巖。向多妖異。有布客張姓。與茶客王李二人夜行。時已三更。月華如水。忽聞林間人影幢幢。疑爲綠林之徒。驚而諦視。則巨人四五。擗貌長身。在林中膜拜。張等益懼。恐爲巨人所見。匿於石後。見巨人皆係山魃。另有一媪。類魃母者。坐巨石上受禮。張等匿不敢出。既見山魃一聲長嘯。行步如飛。向亂山而去。山闊二丈許。山魃如跨小溝。天明張與同伴方敢行路。向人言之。猶驚怖不已。

鬼隸索手輕錢

秦興某生。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叩門聲。啓視之。有女自稱桃花三姑娘。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媪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生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於本縣城隍廟。是夜夢城隍拘犯聽審。責三姑娘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門。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姑娘索錢。三姑娘始猶不與。隸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等嬌嫩之臀傷矣。焉能行路。各女皆於裙帶中出錢謝之。三姑娘出向人曰：昔我在陽世。與人犯姦。曾被掌頰。陽世隸役皆向我索手輕錢。不料陰司亦復如此。